

地 250
42
部 = 87

江西通志稿

第八七册

鉛山縣志序

明 費



予兄鷺湖先生初及第讀中祕書考求四方故事間得鄉邑遺文如羣賢堂贊出楸莖徐先生手作所以記諸賢行實者甚詳因錄以示吾子弟竊嘆焉夫楸莖鄉人也羣賢堂鄉制也記於鄉者弗能存而願存之於祕籍則夫祕籍弗及者於所遺亦已多矣又嘗遊於章熾觀磨崖遺愛碑思前令惠政於五十年後而識之識者錄其名也夫能使人感思於去位五十年之後則其人之賢可知知識遺愛而不自錄其名則固非有為而然也而令君之名今已無聞匪藉此碑之存則望實泯矣嗚呼使志無缺寧於此而道之手以是知志之不可無也予自稍有知識以來訪尋吾縣志不憚購求或曰具於昔而今亡也則予弗及見也問之故家則藏焉者無矣問之故老則見焉者無矣鉛之縣時於唐不為不久遠者姑

九三

未論自入我朝來已百六十祀於茲中間枳棘樓鸞百里淹曠代有賢官豈無有見於是者而竟無望焉則非予所知也豈以郡志存而此在所畧乎抑謂是不急之務而不以汲汲也將遷名速而弗圖於早也愚惟家之有大宗小宗紀近以承於遠而近者親焉尤為要矣故統志始祖也者志郡志者別子與繼別之宗而縣志則繼補之宗也是故者郡志貴畧不畧不足以包遠縣志貴詳不詳不足以括細恃畧以忽乎詳或未然也抑今之志非古之史乎有一國必有一國之史而吾鉛為五十里當在子男國史固不可以缺焉者志弗立而事靡觀微顯闡幽之數微而彰善厚惡之權輕於是乎鄉評不足以為勸而美俗偷善政無所於稽而取舍昧風漓政為職此為由固有受其病而不知者矣然則謂志為非急之務也可乎嘉靖癸未秋姑蘇朱侯於縣來試吾鉛越明年奸

屏弊絕政通人和百廢具舉爰及志事顧予於堊室之中予方負
 愿滔天哀號瀕死奄奄餘息寧復逮是而侯之誠懇不可辭且亦
 不肖風志而願固侯以成之者既哀事慈堂服屆祥禫乃強拭淚
 就館纂輯成編始於甲申冬十一月明年春正月告成其事則取
 羣志紀載之舊前邑博金君璠私錄之遺庠生張君乾澤考證之
 公暨凡古剝郵亭斷碑殘碣窮厓荒墓騷迹名蹤參以紀傳所載
 事理相符彙采不逸務在廣而詳精而核以期可信於後而僭妄
 之罪予固不可得而追也侯名鴻漸於磐其字別號雲漢子少有
 俊才尤邃史學既登第命纂修武廟實錄於南畿有古直筆風是
 編也多其所折衷云

九四

平寇錄序

明羅玘

正德十二年秋上命都察院左僉都御史王守仁為提督召官襄
 兵開軍門於南安用蕭平諸寇孽為民害者於時應召而來都指
 揮僉事許清至自與知府邢珣至自贛唐瀉至自汀伍文定至自
 吉李敷治通軍門指揮郊文如之指揮余恩自贛至知縣王天興
 自甯都至張戩自程鄉至南康縣丞舒富先立戰功亦在選胥集
 盡下軍門審分之為十道道與卒千釐為左右翼兵備副使分守
 參議以精兵衛餉道比遊擊軍門隨以推官危壽指揮謝昶馮廷
 瑞卒千殿中軍下令曰惟天子不鄙夷守仁俾與二三臣工承茲
 大役顧就緒不就緒國有彝典在卒其曾誅伍昇在守仁又曰兵
 法攻堅則執乘瑕則神吾度桶岡遠左谿橫水迫且屢執瑕果乘
 之則堅且易與耳乃十月己酉禡中軍趨橫水則清珣天與右翼
 趨左谿則文瀄數恩富左翼趨文定截且趨且擊以遏奔衝約與
 中軍會甲寅中軍迫橫水而陳以緣旅孫升絕嶽夜半燎起礮旬

林整震賊兵環蹙之黎明破曼五遂破橫水各道乘勝破曼二十
 有三遂破左縣中軍則閉營休兵以先各營會湖廣巡撫院約犒
 角桶岡不為慮戊午令各道縱進己巳破曼一十有五諸橫左者
 悉平乃領兵笑曰五日桶江耳謀璫是龍入利十一月癸亥令十
 道俱發督兩吾疾登酋已背絕壁阻水陳珣亂而前我衝其右又
 定繞其旁急擊之賊少却富天與疾趨接戰賊奔瀆迎擊賊敗甲
 戌合兵大戰賊遂大敗破曼十有八得大酋凡八十六於是百年
 通誅之寇隕然土崩矣嘻宸樞廟算一何神耶方嶽羣僚大悅哀
 詩次為平寇錄於以為國賀為天下賀來屬地序地懼或塵乙夜
 之覽名氏不敢諱也乃燧孫氏金泰氏兩巡撫副都御史儒者氏
 巡按御史璋楊氏副史宏黃氏參議又推本吏部尚書華守仁父
 也川獻吾君益重世臣焉

劉省傳遺文序

明羅經

江西通志稿整理組 備紙

今世所稱文章雖不必盡出於功名之士類皆窮數十年之力思
 有以自見於天下夫然後去十存一更張而衰次之庶幾當於學
 者之所為若夫少年英俊每課一藝父師方嚴摘其疵而惟恐不
 至而厚自期待者益退然求進涉筆落紙恐恐然畏人知也而至
 以是區區者邀身後之名豈作者之意耶劉子省傳余鈍菴同年
 家嗣也甫成童而聲名藉甚竟以歿其師周君靜甫歛其遺文
 若干首序而存之鈍菴痛不忍閱更以示余嗚呼余亦何忍讀省
 傳之文省傳之不幸而以是存省傳所不及料也余與鈍菴交最
 久相知最深省傳方在抱竊見眉目靜秀謂異日必稱其家兒迨
 束髮入塾讀書過目成誦其後從周君遊余歲時過從省傳執禮
 甚恭共盤飧外惟手一編不置余嘗私語周君云省傳體甚清瀟

念宵旦披吟志窮上下斯以勤矣周君謂彼周樂此不為疲非吾
 與鈍菴迫之致此也嗚呼省傳幸生而才又幸而知勤於學使得
 竟其才與學之所至下之必得志於有司上之將求至於古之志
 於道者無難也奈何天早奪其年雖欲希世俗尺寸之榮不可復
 得可不悲哉夫推省傳之志所愿自見於天下者宜何如卒不幸
 而以此自見固省傳所不料亦為之父師者必不得已之情也然
 觀於文心刻露筆力峭拔之能亦可以知其概矣

蕭冰辰詩集序

明 羅 鈞

詩非為傳世作也本乎情性止乎禮義詩不能以不傳也若三百
 五篇是已當周之盛國風之詩多出於田夫閨婦之口而其辭義
 之真香節之正皆可以被於絃歌而為法於天下夫豈學而能哉
 蓋先王仁義禮樂之教自闔門而建於邦國由朝廷而下於閭巷
 所以漸其心志而形諸四體和其聲音而發於文章有不自知其
 如此之盛也王迹既熄風雅道喪宏才碩士句攻字琢用意非不
 精用力非不勤即無異空花炫目好音過耳夫豈才之相遠哉所
 教而化之者無其本也然太極之運不息則人心之天不喪是故
 彖傑之士間生其中亦無愧於古者若靈均之憂憤杜陵之忠憤
 陶彭澤之冲淡皆本乎性情之真度乎禮義之正闕於民彝物則
 之大規風雅不知何如惡可以後世之詩例視之哉宋氏有國云

江西通志稿整理組 稿紙

百餘年治教之美遠過漢唐道學之懿上承孔孟南渡以後國士日覺文氣日卑而道義之士接踵於東南其間以詩詞鳴者格律之工雖未及唐而周規折矩不越牙權義之大闕又非流連光景者可同日語也若冰屋蕭公亦其一人矣公諱五之字都蕭田人登進士科仕至通守遺世捨嫌未反上乃自放於詩當其意到賦若觀岳馬矯若凌雲鶴媚若春園之桃李蒼若冬嶺之松筠視三君子者不知何如亦南渡之後之高品也公詩宗以四派澗泉梅公李忠公雅愛澗石羅公公高澗石所知則其詩可知矣同世以道德鳴者羊履吳公以忠義著者疊山謝公公納交於草履又見知於疊山則其人可知矣公予士贊強李太白詩今行於世公集舊板燬於兵嗣孫儀鳳繼顯前圖欣重壽諸梓屬其序於予予嘗痛科舉之業詞賦之工害天百之學術欲變而未能乃為公序

江西通志續整理組
江西九變博物館
編印

而傳之何也喜其近於本不為無益之空言也

元豐類稿序

明永豐羅倫

南豐先生元豐類稿五十卷續稿四十卷外集十卷類稿宜與板行矣續稿外稿世未有行者南靖楊君參來令南豐刻宜與板於縣學屬倫叙之夫聖賢之學心乎道非心乎文也學文而因窺乎道也道成而文自顯者文與道為一也因文而窺乎道者道與文為二也道也者天命之性本諸吾心而散諸萬事其大者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倫其小者威儀文辭食息起居之節其達諸國家天下尊卑貴賤相接之體制度文為之著其筆之於書以詔後世則易詩書春秋禮樂之文無適而非聖賢之文也聖賢非有心於文也道成而文自顯也孔子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孟軻氏沒而斯文不傳矣後數百年而得黃仲舒焉楊雄氏焉董仲舒

惑於文異未臨乎道楊雄失於黃老美新之文君子羞之其能與
 於斯文乎楊雄氏沒又數百年而後得韓愈氏焉道之大用亦庶
 幾乎然急於富貴而檢身之道不及其能與於斯文乎又數百年
 而後得歐陽氏焉學者宗之以配韓愈然因其言以求其道亦未
 免乎韓氏之病也當是時也其徒唱而和之者眉山蘇氏臨川王
 氏南豐曾氏其尤也二氏之說滲於佛老者有矣唯曾氏獨得其
 正而猶未得與於斯文何也其用心者韓愈歐陽之文而非文王
 孔子之文也當是時也源溪之周子河南之程子橫渠之張子三
 子者之用心文王孔子之文也使曾氏而得其門焉則其所立其
 止如斯而已乎新安朱氏所以與於其文之正而惜其未見大道
 之原也於戲數子者之文率百年而得一人焉其心專而力勤終
 其身也而卒不得與於斯文者心乎文而非心乎道也昔孔子之

江西通志稿整理組 稿紙

門身通六藝者七十二人獨如愚之顏子莫有能及者非惟當時
 羣弟子莫能及而天下後世卒莫有能及者心乎道也孔子告顏
 子以非禮勿視聽言動心乎道者之所事也心乎文者有至有不
 至心乎道者無不至也故孔子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言心乎
 道者無不至也雖然曾之文不得與於文王孔子之文矣然亦豈
 非百世之士乎予三過南豐問焉其世已無聞其祠已為蔬圃景
 泰間訓導汪倫立祠於讀書巖下主其祠者先生之叔父易持之
 後也楊君既梓其文復欲請於朝以祠之予故成其志使聞先生
 之風而興起者知求道於內也

明吉安進士錄序

明羅洪先

昔人有言名不必魁魁不必名蓋嘆人品與科第不能盡相值也
 我朝開科百七十九年吉安一郡舉進士者七百有九十人可謂

盛矣。而名人亦往往出於其間。有足為千百世之望者。豈非國家
 養士之效。輕重低昂之勢。不得不趨於此哉。雖然。謀略如羅宏文
 相業如楊文貞。忠義如顏沛縣。其他政事文學。不可枚舉。固又不
 盡以進士名也。今進士所題姓名。邑里官爵。具在有視之。而不知
 其人者。此果何益於有無之數。然此特言其無能而已。其或集詬
 蒙穢。使人羞與為伍。欲殊井疆。不可得斯一之已甚。又何以眾寡
 為哉。嘗聞諸某有挾進士鄙聞帥者。諸聞帥積不勝忿。一日同謁
 文廟。登禮殿。指四配十哲像戲聞帥曰。君識姓名否。聞帥應聲曰。
 某不讀書。不識為誰氏。但聞皆非進士出身也。戲者慚無以應。嗚
 呼。為進士者。其毋為此輩歟。笑哉。其思為千百世之望也。或是本
 始吾邑學海鄧君績之。為廬陵同年華山曾君。然多遺誤。予為增
 其年世里氏。且補書。改書及近科未入者。凡若干人。泗州魯軒常
 君。以進士知吉水。梓以傳今。為戶部主事。

重刻朱子摘編序

明劉文卿

嘗謂朱陸兩先生之學。自二先生在日。而及門之徒。已有不能深
 知其際者。即象山三書。其深切激烈。為晦庵之知音者。在斯。而蒙
 數百年不泯之謗者。亦在斯。是何知兩天子者之稀也。及觀陽明
 先生所輯朱子定論諸書。則知晚年營微精微。其於象山當不復
 置同異於其間矣。學者又從而藩籬之何哉。陽和張先生復大明
 其說。而益以悟後來。晦翁所至。瞭然如日中天。而或者謂二先生
 表朱以伸陸。亦非也。自孔孟以來。惟有此明明德一路。東此者謂
 之天命。明此者謂之大學。昧此者謂之愚不肖。象山所云。稍有緒
 端。即為異端。於此二三其說。是以杯水為仁。燭火為光。烏能久而
 不熄哉。即晦翁書中云。日用之間。觀此流行之體。初無間斷處。又
 曰。近者孟子見人。即道性善。稱堯舜。是第一義。其形諸咏嘆者。則

江西通志補遺整理組 江西通志補遺 物館

於	於	千	為	庵	不	百	於	失	誠	總	可	藥
醉	醉	門	學	且	揭	年	天	本	之	無	為	永
處	處	則	士	將	悟	兩	下	真	為	變	道	示
鬼	鬼	其	登	失	後	失	也	訂	貴	色	亦	人
本	本	平	跡	孔	詩	傳	天	誼	至	設	藥	始
根	根	生	而	孟	可	非	下	末	誠	有	永	則
垢	垢	努	不	面	以	世	方	議	之	變	之	自
盡	盡	力	以	目	不	無	皆	所	學	者	不	欺
而	而	躋	晦	使	緝	理	皆	稱	亦	藥	可	終
看	看	攀	翁	朱	乎	世	墨	孔	如	永	殺	以
覆	覆	已	之	子	哉	無	而	孟	大	之	於	欺
盪	盪	作	自	有	蓋	窮	一	家	治	流	大	人
春	春	等	在	知	此	理	二	嫡	精	不	治	朱
水	水	閒	得	方	理	在	大	回	全	堪	耳	子
之	之	笑	力	將	天	地	儒	如	千	爐	精	所
中	中	破	者	拖	間	間	耳	是	鍾	焰	金	謂
流	流	以	與	腕	白	白	窮	耶	百	故	不	全
自	自	晦	吾	長	孟	孟	理	故	煉	守	以	沒
在	在	翁	徒	太	此	此	之	其	雖	舊	付	交
雷	雷	之	指	思	以	以	儒	成	火	冊	之	涉
聲	聲	痛	點	而	來	來	所	己	候	泥	鍾	方
之	之	反	非	定	千	千	以	成	不	言	而	深
萬	萬	懲	惟	論	五	五	明	物	同	語	徒	者
戶	戶	檢	失	可	以	以	明	莫	精	之	以	而
		者	晦	以			德	如	全	不	痛	痛

江西通志稿整理組
江西通志稿整理組
卷第

晦	編	陽	生	紛	體	學	德	謂	以	翁	懲
翁	以	明	之	異	呈	者	一	象	威	固	之
者	親	先	詩	說	露	誠	路	山	矣	無	身
無	見	生	曰	漢	如	惠	十	之	陽	是	乃
已	晦	知	若	然	東	不	聖	學	明	語	大
時	翁	象	知	冰	燭	能	同	得	曉	所	得
矣	則	山	禮	釋	高	克	歸	定	此	學	已
不	此	知	用	即	堂	己	二	論	深	已	若
然	學	晦	元	所	朗	復	先	而	意	至	耶
有	當	庵	無	緝	然	禮	生	後	枯	而	所
不	與	者	間	定	洞	則	豈	仲	出	不	學
為	天	也	始	論	徹	此	能	又	警	以	未
藥	地	而	莫	指	可	說	自	何	俗	揆	至
永	始	陽	從	歸	以	終	何	其	所	全	而
之	終	和	前	亦	獨	無	而	勝	謂	之	一
說	而	之	說	且	立	了	世	心	述	手	龍
者	主	生	異	為	宙	期	儒	小	者	過	龍
哉	張	知	同	門	宇	此	又	二	之	苦	一
是	兩	陽	此	庭	之	禮	烏	先	功	將	蛇
編	先	明	語	指	間	一	能	生	與	來	以
也	生	者	蓋	點	毋	復	異	乎	作	晦	誤
陽	所	學	盡	緒	論	則	二	總	者	翁	後
和	以	者	之	除	往	我	先	之	等	之	之
先	表	或	矣	耳	日	之	生	明	也	意	人
生	章	摘	故	先	紛	全	也	明	必	滋	晦

長命君爾若公來蒞嫩邑出以示予且欲重刻而惠之後學可謂
守其家承而盡心於矢學者矣予謂二先生暨貞復先生已自有
言小子方志學敏求為足與知大儒之意然以平日過何所在敢
述以質諸君子

黃石函園居稿序

明劉文卿

余往謂刪後亡詩而有詩有詩而亡詩竊不自揆於當世之作
相晚於工力色澤之外如塗毒豉遠近聞者無不喪身失地建安
以來作者如林蠲者如戰死者如陳陶之兵朱殷草萊鮮可勝詰
則詩之果位非夫古之博大真人哉然而鄭衛之什垓下之音無
不取裁大成盛雅辭苑所謂亡詩而有詩也王仲淹氏謂其性情
不忘殆千古定論諸文士窮祖述惟恐其不肖也不焦此而廬江
也下不同谷而七哀也遠別離烏桕曲莫必有所刺好色而輕失守

江西通志補遺整理組
江西通志補遺整理組
江西通志補遺整理組
江西通志補遺整理組
江西通志補遺整理組

謔笑唾淚蕩柯不也而實則工伎也故其氣格有所得亦有所失
於詩非吾宗也而猶然詩也余友右文氏素博物尤銳詩歌俊慧
清婉無所不當於諸家而近體言杜陵言在丞古言鮑謝如秋興
宮詞等篇刻羽離葉冲融映人如令其帶瓊然鬱鬱然程之五父
之衡必有以平明遠拾遺者右文始基之矣右文履跡稀於四方
於邑之山水無他奇者每為園中膝吟坐嘯千里不忘上風乃太
史公留滯周南渡淮登岱宗而文章益工夫使之神氣踴與五岳
俱蹇者非江山也耶而廬江垓下感於何有參諸至情響以天籟
豈為地低昂擇乎石函知詩之本者也今以後日躡開元蹴梁甫
求所謂果仁者而證之則石函有詩即不格以聖流樸雨始華略
其凌厲傲澤之態亦建安開元之壙也則石函有詩石函於詩固
無所不得矣余輒以往日之測詩者而質之

魏聲公焚餘集序

余社聲公年七十方以其詩行且取焚餘命篇蓋所存僅矣余讀而嘆焉甚矣聲公之慎而天之傳聲公者乃過於聲公之欲自傳也聲公鬚斷工四聲以詩名者二十年迨余與方白兄同社學為詩奉盤匝者又二十年遠近識與不識拾其隻字如吉光片羽又遊迹半天下所經城郭山川所逢高人衲士皆若點染佐置以行君一詩則聲公之詩流傳海內去久且遠豈待今日哉然而聲公之言曰予行天下見朝吟諷而暮登梓者多矣綴緝補湊如浮梯斷梗率取盈篇彙做備體製以為釣名贊利因緣予竊鄙之即一二代不數人人不數篇要亦各有其候焉高遠夫五十二詩五十以前豈真不知詩哉且造物精華之氣文人蘊蓄之心原自無多也

江西魏聲公焚餘集序

卷

一〇二

真

天似妬之而實惜之不特惜之而且成之則余詩之被焚安知非天之為我刪之而定於是朝得一章焉即馳以示之余或於山寺壁間流泉石上過數首焉亦馳以示之或於塾師齋中友人扇頭遇數首焉亦馳以示之或於塾師齋中友人扇頭遇數首焉亦馳以示之分列時不必遞紀余隨受隨評隨梓反若初逢勝友乍奏新聲即鬚公自對亦若忘其為故物者甚矣聲公之慎而天之傳聲公者乃過於聲公之欲自傳也嗟夫聲公幸矣聲公暮年梓詩缺章殘句猶能躬自補索以授之長公余方白兄年甫壯濟南之役筆楮俱盡今余姪階六星皇求遠字廣東如獲奇珍卒不可得即余潦倒此中亦二十餘年矣今函已逾五中郎之妻尚且無傳恐斷紙零篇終歸灰燼一生心血竟屬何人正欲二三老友嚴為釐正若後之可傳不可傳非敢計也嗟夫聲公幸矣梓成敬為述其命篇

之由與得詩始末如此若夫序記碑銘論議雜著同社方從聚公
次第出之續成大觀不得啜以焚餘自秘其公唯唯

幾女訂鵲父集後序

明一劉淑(七)

往者逆璫噓波窮海滔蕩先君以一身障苴其間有如麟對同谿
勢不相容非先君殺璫則為璫所必然耳而禍機之發乃在文字
嗟乎悲哉請劍楮上擊笏毫端事雖未成諒亦為忠臣義士感慨
而欲讀其遺文者也憶不肖藐藐七齡從母氏與難京師分期一
死相隨地下竟以遺命不果先皇帝愍念孤忠許櫬南還於時母
女樓樓萬里招魂僅有遺藁一車蓋先人生平廓落高寄坎壈遐
託君國之所覽涕忠憤之所結盡憑式於茲也昔先兄謝郵北
上嘗摘奏疏策議若干卷將先付梓人以傳舟泊太湖乃為馮夸
所奪未幾先兄蚤世家難紛披老母間尋餘帙付不肖携歸王門
計論序傳誌不下千紙而詩歌銘贊過之亡壻清夜捫香校理稍

江西通志卷三

卷

一〇三頁

稍成緒昊天不有閔凶奄降一業未就而壻竟溢然矣嗟乎悲哉
尚何言歟壬午之歲別業告災劫燬所搜倍於沈汨豈先君琬珞
英華固不獨受妒於人世耶何祝融馮夸亦輾轉摧落也近復括
之敗篋塵案廣求親友所藏千伯什一僅乃得之且步涉天王殘
舛實甚殆不可成紀而猶勉付剞劂者誠弗忍以片簡隻語同盡
於寒浪冷灰而若存若賸之間尚足以棲先人浩浩之魄耳縞幃
無外事不知所以不揚前烈惟冀兒姪稍長或得藉當代奇儒俠
彥流連憑吊綴以片玉則千古之下先君以文字死也終當以文
字生乎不肖女淑謹書

鹽亭草自序

明 劉 堂

余輩何為以鹽亭名也。余素不能詩，丁丑後浪遊吳會，聞浙間登山臨水，每欲搦管索句，而卒不能就，甚矣余之陋也。壬午除授鹽亭，路經山陝，棧道於水見黃河之遠，於山見西華之高，於地見關中漢中之勝，於路見連雲之巉而險，他如名蹟故墟，昆蟲草木之類，備極大觀，然以單車就道，風塵鞅掌，心識其事而未遑一執筆也。迨任鹽年餘，迴視都門遙瞻故里，雲山萬疊，鬱從中積，風晨雨夜，百感交生，因憶前之所經游者，歷歷在目，忘其固陋，率爾成篇，筆墨徒費，語無詮次，命兒書之以誌。余數年在鹽，宦况滴足增人嗤笑，噫，六年在鹽而得此，其負鹽耶！其不負鹽耶！吾以成吾草。

鄉飲酒讀法詩序

明 陳 諤

國朝奄有方夏，即詳定法書，名曰大明律令。又命刑部取凡屬於法者，類編其書，名曰申明。誠諭尤慮中外遠邇，弗加警懼，輕犯憲條，申命文武百司，歲取春冬五月，行鄉飲酒禮，而讀法焉。民間率百戶為一集，位以齒，董以里長，郡縣則肅士大夫之老者為正賓，餘為次賓，而郡守縣令主其席，其儀酌取唐宋而務從其簡，物貴儉素而務適其中，凡飲皆先讀法，然後行酒，所以使人人知畏而重犯法，人人知秩卑尊而隆盛德也。洪武六年正月，實維其時，奉和縣令尹前御史劉公宗啓，即學官而行事，自僚佐暨賢士學官弟子員等，凡若而人，列位於明德之堂。於是學徒二三人于而前，正立，張拱奉法書而更讀之，先令次律，次誠諭，炳炳琅琅，觀者如堵，聽者動色，讀已而燕，蓬豆靜嘉，衣冠齊翼，竟酒爵行，無算有充。

江西通志稿整理組
 江西通志稿整理組
 稿紙

然飽德之實無起坐諠譁之非皆額手頌曰上之澤也令尹之化也令尹治縣克勤克廉端其本不鄙夸其民動如禮法民自以不犯其或親感信嚮之不齊名隸申明籍中不惟其所親所友悚聞誦言面頤發赤雖其怨家聞之亦凜然增歎恨服化之晚誠足以增夫天理民彝之重豈徒飲云乎哉抑刑始於笞笞始於十至輕也過而倍之至於杖又過而倍之杖至於百何笞律簡杖律繁笞十良民猶不敢犯杖百而犯者益衆然則法可不重乎徒輕而流重流至於三千里極矣又加焉非絞即斬而幸輕犯之此國朝所深憫而鄉飲讀法之制所以行也嗚呼仁哉翌日學官自強成詩會稽中常先生和之諸在燕者或慶吟或自賦以質諸令尹謂余忝正賓宜為序遊次第書於卷端

興國縣申免倍徵序

明陳謨

江西通志稿整理組 稿紙

秦漢而來田有賦賦有經豐不加益歉不加損有司守其額徵其入以為常歲比不登明良在上或賜民田租之半或三之一史必大書之未聞倍而徵以權宜而足兵食者也自淮蔡亂二十年東南耗竭力相十而霸權相百而君更起倭謝無寧歲而世無桓文之賢以匡而紂之於是有據一城以抗大國者地狹費夥則征斂百出若章貢歲取加倍之賦是豈不得已哉亦弗恤而已矣及建業兵威其城盡徙其官屬士卒收其圖籍而其倍徵之賦與額無辨主典者徵入急於星火平川常賦七千屯田雜賦不與焉當大兵之後邑里蕭條民惟正之供且稱貸弗給而又倍之雖推剝膏髓無所於出况倍與正不辨將遂為正其為害豈小小哉縣令朱克敬憫其民歎上於府若總制之司不得允則率吏民俯伏泣訴疾下當道者憫惻其誠與之申達且俾緩征俟命未幾命下得可

民頡手相賀。指子孫誓不忘。於是主賦吏相率請曰：吏幸乃承事，今得終役，得不受大府逋責，令之惠孔厚。今茲黜其倍，以歸簿正，無窮之澤，實令所致。吏亦與有鄉譽焉。願先生紀述，示遠近，永譽將來。予曰：令書上考，孰大於是？後之人將鼓舞而頌曰：倍我微者，不幸作俑於章貢，而尤甚。幸反正於朱平川，誠威美不可不書。他政固弗論也。嗚呼！善固國者，先固其民。善寬民者，先寬其賦。充是以往，無行弗達。一平川邑，何足淹哉！余是以紀之。

李梅所詩序

明 譚

古稱耆壽俊者，耆壽語其福，俊美其德，英也。禮六十曰耆，指使又曰八十曰耆，壽而至六十八十，亦云至矣。然而不徒曰耆壽，而必曰俊者，才過千人曰俊，不俊是徒福也。徒福之人，百歲之上者有矣，可以侈國家東帛牛酒之賜，而非所謂鄉先生沒而可祭於社。

江西通志稿整理組 江西一書 物館 稿紙

者，故耆可能也。後為難，嘗試觀三老董公，遞說沛公為義帝編素興軍，其卓識如此。不俊而能之乎？漢之三老為縣掌教化，今郡縣耆老，率是職也。吾於平川得一人焉，曰梅所李。先生先生踰七十，精練如少年，博古今，窮經不倦，通識政體，善應事機。縣大夫至者，皆以老事先生，皆就而問政，可否緩急之宜。先生每開陳忠概切至，歲甲辰之冬，臺城命雄師取贛，平川幾以後啟受攻。先生一如師而城以安堵，則其兀大且著者，吾故曰耆可能也。俊為難，非梅所其誰能之？先生以其吟稿畀予，則集敬錄若干篇，而序其端云：夫先生之詩，老成而慎習，明達而藻麗，有議論，有調度，予之所知者如此。昔歐公舉梅聖俞詩，佳處數端，聖俞不以為然。及聖俞自誦其得意者，歐公亦不然也。嗚呼！先生之詩，或非予之所深知。然先生之賢，則知之深矣。讀其詩也，因是序也，可以得其人為。

謝維高升大學詩序

明陳謨

平川一小縣而在贛為上腴絲麻菽粟之利行乎四方被於上國
 其民亦多秀而文碩而茂蓋維昔然矣在唐則有若鍾紹京名在
 旂常功著社稷在宋則有若李君行學行純懿為世羽儀其猶表
 赫顯顯者也夫平川有如是之先正前烈故世生其間者感慕興
 起樂於為善常有以自表見於時其次亦不失為善士予嘗應大
 夫之聘一至其邑其來學之士有謝嶽維高者質醜而稟厚內剛
 而外謙讀書傳通其間奧習經義要其指歸達於體用之學而不
 滯於時用之宜而不浮可以為善士矣洪武十二年八月有旨州
 縣學生員在學年久學通經術善為文辭容貌端莊行無玷缺者
 升入大學教而育之而平川大夫以嶽為首選嗚呼在於御學卓
 有令譽則夫飛聲於壁水騰躍於天衢固其所耳雖然嶽其昂哉

抑抑乎其進之恭也恤恤乎其守之嚴也沈沈乎其思之長也遜
 其志如有所不能敏於事如有所不及使道之未充者日益充行
 之未果者日益果見聞日益廣而出於尋常者萬萬交遊日益多
 而得於名勝者肩相接也上以副聖君賢相樂育之感心下以慰
 平川大夫士之願望而遠以紹鍾李先哲之高風芳躅也顧不偉
 哉

五君分韻詩序

明陳謨

昔者韓子語孟郊有曰我願身為雲東野化為龍言合并之難思
 欲如雲龍常四方上下相逐有不可得故一邂逅即相與聯句唱
 酬以為樂誠古人之風致也平川呂仲實以五君分韻詩示余求
 序其端以為孫君觀民遠行之贈且志後會焉予讀之悠然曰觀
 民善交仲實好賢諸君子能賦皆不可不序當歲乙巳九月觀民

自賴借吳師魯來游平川於時王伯貞客仲善茅亭所孫吳二君
又異物色伯貞喜茅亭頗異仲善亦喜茅亭得二君又異即復下
榻廖君以善於觀民則太邱元方之交也是夕亦對牀亭中仲善
嘉名勝之集不常樂笑言之雅有益取共君一夜話分韻成詩次
夕又以勝讀十年書分馬詩成各韻度可愛予聞齊鍾嶸詩評云
范雲婉轉清便如流風回雪邱遲點綴映媚似落花依草此六朝
諸賢佳致五君蓋有得之者矣觀民之洪都公務之隙時一展玩
其有不懷韓孟雲龍之感乎然時方向泰又庸知諸君子不與觀
民四方上下而雲龍乎即他日對牀分韻未有已也然則友義之
敦何時而忘之仲實之欲序而志焉豈小補哉

江西通志稿整理組
江西一德人博物館
稿紙

劉啟東文序

明陳謨

僕逆旅平川始識斗明羅先生與其朋徒劉啟東凡數輩不多見
也每讀斗明古文詩歌歎其沈蔚勁覈葩條扶疏掩映敦不羸簡
不鬱得柳柳州風骨三復不忍去手平川先賢勲業如鍾令公為
唐名臣炳然與房杜姚宋垂光轟烈聞其風者雖去之百世猶凜
然足以廉貪起懦而作之氣獨文章由令公來未見薰古人膏馥
而烜赫焉者豈韓子所云宰物者輟與人以富貴重與人以文章
殆是類耶夫唐之文韓子起八代之衰而柳子亦然至於今學古
者不於韓則於柳雖天縱若歐蘇不能外厥繩檢然則勲業在房
杜諸人而文章在韓柳抑又明甚斗明固薰古人膏馥而興也嘗
學官矣已而翻然棄去益大肆力於古向使斗明富貴如今公事
業如今公其文未必能爾爾也其朋徒經其口講指授者皆風氣

日上而啟東最稱才強夫由今公來見斗明由斗明而奮者宜不
少然復不多見文章誠不易得於天如此哉啟東以其文若干篇
示予敬書此而歸之夫子之文明以鎮溫以達東規矩而不輕縱
此正途也昔柳子答韋中立書自敘其學與其為文誠天下古今
準的予熟復而蹈行之古人不難到也此非予言也子之師必嘗
語子矣

泰和縣佳句軍冊後序

明 陳昌積

昌積頃辱巡臺孫公移檄相問復書幾千餘言大抵謂句親丁以
補伍缺其載于令甲者重矣前後臺察綜核其名實提清查五次
之例以為宥者亦既屢矣今也官若博舍而案為虛器老書摺吏
代認戎版為筆莊任意乾沒巨俠富軍歲納季錢千兵掾原文盡
除取逃絕而蠶食里甲匿批迴而狼索倍費所尤毒者捕力不勝
簽及牧豎聊應句補簽朝不謀夕之傭而充長解之費至賣婦孥

江西通志續編 物類

江西通志續編 物類

為給而牧豎則未及識總摸之面已逃且故矣嗟乎黃放白催之
樊豈獨賦歛為然耶今振法洗奸酌可宥與應遠之宜而使軍實
民恬以張職不有賴于今之賢達人乎孫公握六察之權擅一時
之望不以予之底賤而并棄其言復曰核哉予之說也是時公以
便宜釐宿弊剪穢利之徒頗多嗣將丁盡戶絕及換無名戎籍例
該免句之三事覆核上請俱奉旨佳句公尋檄屬司類造青冊上
之兵部及分達各衛所今敢有擅勾者罪之違旨于是泰和得佳
句者四百九十九戶予因里巷之懼復啟謝之畧云三事上聞矜
可恤而雪擇除惡務本適應遺于風馳此公學道愛民之實施也
公復書又有易足以堪之語是非虛已守職而肯撫不自功若是
邪世嘗言為大于細圖難于易為治法以公佳句之三事觀之若
細易而無濟于艱大矣然今之患正坐營事者佳句之桂玩清句之法
為細易而不以為功各既不能立懸于行法之內又不肯伐弊于
毫釐之前徒拘法故而了句當收弱情以填格目境釀師老兵耗

復	之	謂	今	固	使	實	志	兀	樂	發	哉	之
于	成	佳	之	可	軍	施	王	全	千	在	予	禍
孫	書	句	艱	易	恬	行	著	置	足	伍	聞	本
公	里	軍	大	也	民	困	之	出	金	富	深	一
者	給	冊	而	是	熙	從	不	格	而	俠	謀	過
序	一	民	豫	讓	于	中	應	之	此	之	之	點
諸	帙	不	忍	也	敬	制	暮	爵	幸	暮	士	寇
其	以	能	長	公	懷	不	而	賞	于	鏗	有	輒
後	為	親	駕	其	守	徒	盡	隨	免	增	為	不
而	世	而	遠	以	固	張	起	方	役	養	國	能
因	德	戶	馭	為	之	虛	一	以	何	在	設	支
以	侯	曉	之	何	間	形	時	募	患	伍	權	是
質	蓋	恐	獻	如	南	匿	當	士	士	常	宜	豈
	以	後	乎	古	北	禍	事	伍	之	練	之	今
	勤	得	郡	者	各	修	者	不	不	之	策	甲
	恤	因	司	不	自	彌	皆	精	精	餘	謂	使
	民	緣	馬	為	為	飾	致	實	實	丁	南	然
	隱	為	敬	奸	當	之	身	除	而	如	人	哉
	為	心	所	以	則	事	協	文	奮	古	脆	抑
	乃	乃	陳	厲	大	而	勞	法	勇	顧	不	豈
	撥	所	侯	民	固	鈞	內	推	裁	役	任	特
	嘗	嘗	視	乃	可	上	外	心	弱	之	兵	機
	往	往	泰	梓	細	牽	策	置	情	法	莫	猾
			和	而	而	下	應	腹	之	則	如	之
			事	難	難		以	何	彼	彼	造	罪

江西通志稿整理組
江西五印物館
編紙

龍	摘	消	跋	名	師	俱	靡	逞	取	綠	麓	蓋	駢
既	豔	於	扈	節	承	焚	何	遊	備	快	十	聞	語
而	選	黨	而	所	疏	迨	補	諱	教	丹	紀	馬	類
揮	就	綱	成	慨	註	文	明	之	然	經	荒	毫	鑑
塵	青	而	固	法	求	除	善	術	而	向	遠	龜	序
清	錢	文	獄	言	通	挾	誠	齊	晉	言	難	甲	
談	詩	學	何	夸	往	書	身	諧	乘	天	憑	參	
不	擅	悉	堪	借	訓	而	以	尚	楚	老	八	奇	
惜	黃	屬	論	偏	朝	經	致	志	杭	神	索	偶	
蒼	初	乎	忠	遣	譽	爭	祖	怪	國	授	九	以	
生	並	騷	懷	美	儒	傳	龍	之	自	是	邱	成	
遺	續	壇	私	新	術	會	然	詞	為	以	逵	圖	
誤	陳	矣	惠	之	選	武	炬	極	書	書	廓	鳥	
風	玉	爾	而	暮	舉	對	斯	遠	柱	存	無	跡	
流	之	乃	惜	免	務	策	文	窮	下	四	據	痕	
麗	虎	翦	卓	禍	採	而	當	高	漆	代	全	集	
句	才	葉	誅	譏	鄉	醜	厄	周	園	不	泥	縱	
釀	推	裁	才	評	評	僅	復	知	人	欲	玉	橫	
成	白	花	豈	故	故	天	經	博	私	得	檢	而	
東	下	堆	真	吏	吏	人	咸	文	其	疑	古	製	
北	羣	成	逸	多	多	然	陽	約	學	詩	稱	字	
更	雁	美	蓋	循	循	猶	縱	禮	他	逸	帝	至	
張	陸	錦	行	良	良	學	火	誇	如	三	降	若	
齊	氏	薰	誼	士	士	重	玉	多	揆	十	靈	五	
梁	之	香	潛	於	於	重	石	聞	聞	惟	符	五	

研精夫四聲，隋唐求工於數韻，連篇累牘，不出月露之形，積葉盈
 箱，盡是風雲之狀。雖沈宋龜鑑，不足鼓吹五經；即李杜光芒，馬能
 笙管六籍，時丁末室，星聚奎垣，濂溪開理學之宗，洛水闡傳心之
 蘊，泊乎南渡，篤生紫陽，解經切戒，支離功侔，高授說理，無容穿鑿。
 信比顏曾，輯小學以基聖功，撰綱目而正史失，因之有明，括為制
 藝，仕薄他途。
 本朝用資明揚，整無異業，固已人習孔孟，戶登詩書，然或一經粗
 通，未諳知人論世四字成補，不復考古證今，况養正之餘，先入為
 主，啟迪所在，屬對求工，脫令典冊縱觀，汪洋莫濟，徒使誠偽眩目，
 美刺何稽，池景近桑榆，材同榜檝，描頭畫角，媿效顰於當年，却掃
 杜門，傷老大於今日，博聞強記，未從二酉搜來，覽魯健忘，早被六
 丁奪去，既無術以教子，尚有意於弄孫，一弛一張，不必引弓盡舉，
 且懇且勸，亦祇迎機不雷，縱揭領提綱，罕並宋李三字，聊屬詞比
 類，竊附楚中四言，但願望影風馳，騁驥足於千里，見色遐舉，展鵬

江西通志續整理組
江西通志續整理組
江西通志續整理組

翼於九霄，將庭前遍植芝蘭，周非瑜琨，階下挺生玉樹，悉是瑤環，
 則亦登高自卑，行遠自通之助也。歲在戊寅仲夏月自記。

廬陵忠節錄序

明歐陽鐸

元進士彭先生士奇，有廬陵九賢事實錄，錄吾先文忠監丞吳齋
 楊忠襄文節胡忠簡剛簡與周益國文信國而九崇往之意厚矣。
 我朝正統間，廬陵知縣張侯叔倫，因舊錄取誌銘，諸作補吳齋事。
 取劉岳申傳，補文山事，次第世代，進監丞於忠簡上，益以像贊名。
 先賢錄，語在布政使李公楨序中，茲九十有四年，漫憶弗傳，富田
 張頴氏購舊錄，重壽諸梓，有請易先賢為忠節者，以鐸系聯六一
 摹以見眎，且問名竊惟九數辭也，先統辭也，以為吾鄉賢不可以
 數拘也，故統之，然忠簡有祠，實奉德音，監丞使命不屈死，剛簡論
 事貶死，與文節等異齋，雖死家，然疏抗龍顏，志不在忠裏下，曰忠

節不亦近乎沈沈再拜式瞻遺像冠玉森然生氣如在想形容於
 賢解得本末於紀傳於戲天之生才不能數見漢唐盛衰危亡之
 際非無名臣大較四方之人也宋嘉祐號稱極治我文忠公實輔
 其成靖康而後陵遲矣我先正或以危言直道抹其失或以功烈
 文章起其衰訖乎革命有若文山之從容就義凡稱抗節者未有
 若斯其善也宋三百年而吾廬陵先賢相與為始終如出一時是
 孰為之耶我國家聖聖相承億萬斯年吾黨之士尚有修文忠之
 業者乎鐸學荒力屨漸負家訓苟有作者亦足以自解若頡之好
 義尚德割田給族為義塾以教族子弟與此舉皆不愧文山里人
 是民之則也

廬山紀事序

明 桑 喬

喬在九江屏居廬北林隱庵省愆之暇漫輯錄廬山古今事既久
 遂成篇帙目之曰廬山紀事藏諸篋笥聊以自娛非敢傳之作
 也他日淮海孫公見之曰夫廬山亞於五嶽而圖記弗備好古者
 有遺憾矣是作雖蕪穢然姑以借覽考抑亦俟博雅君子之訂正
 焉山誌其有興乎莫為之前孰圖其全踵其事而增華變其體而
 加麗庸有在矣因與四橋陶公筆山虛公捐俸梓之射陂朱侯董
 而成之既竣喬執卷而歎曰嗟夫紀事有三愆而鄙倍不與焉其
 一古之名賢如周景式廬山記張僧鑿潯陽記諸篇今不及見獨
 見其數語於類書中而宋陳舜俞廬山記馬玕續廬山記載師愈
 廬山文物列傳並稱名作亦構之不得願獨以已意撰述去取無
 章程潛德休光多所闕遺閱而不宣無以式遠其二古今名賢篇
 什不為少矣喬旅泊既之典籍以稽往蹟即今時縉紳先生諸名
 製山僧羽流不能珍藏敬逸者十九雖屢搜羅亦無從得其蹟也

江西通志稿整理組 稿紙

逸世之珍派焉無聞進不能煥人文昭盛世之多才退不能為茲
 山增重其三九江者喬之并州也事宜內山北業既已成編吳雙
 江方公見之曰是為九江南康言非為廬山言也夫苟為廬山言
 則宜先山之面者也捨其面而背是先議者將謂斯何且使子志
 二郡內九江可也今以子觀廬山不若以天下觀廬山亟易諸喬
 無以奪其議也故紀事先山南嗟夫巴人下里之言不入於師曠
 之耳喬小子何以掩其瑕亦聊以藉手就正於有道得諛聞焉慊
 可免於壘贖采

聖齋奏稿序

明 歐陽 滕伯翰

奏稿若干篇南豐聖齋即公兵垣所達白者也公在工曹郎以才
 名改兵科給事中直聲殷殷動天下未滿歲遂擢守建甯以出故
 其稿雖不多而所關係於時政極為親切同僚於君徐君建安令
 顧君請而出之益以工部呈稿彙次成帙將錄梓以傳乃微序於

江西通志稿整理組 稿紙

所

予予與即公文最深且諸疏皆京師所嘗莊誦而嘆賞者雖不文
 可無一言以序其端夫今天下之患在於議論之多而不適於用
 言而不適於用在恆人無責也蓋不當是非利害之權故可縱其
 浮浪云耳若夫身任世道之重者則一言之出政體攸關而可以
 易易乎哉近日之言予見其易而傷於太多也盈廷之論非不蔚
 然其可聽而推之於用實多迂疎而不經且甲可而乙否朝是而
 暮非天下之事此所以日見其紛如矣辟之病者羣眾醫而投之
 藥藥愈急而病愈不可治何者眾議雜而自相亂也邵公諸奏則
 何一言之不可適於用而又何多之病哉蓋公平日務實而不近
 名心虛而又闕於當世之故是故其有所言皆言其所不得不言
 而敷陳指畫悉中事理之肯綮斷斷乎如藥石之必可以伐病鑿
 鑿乎如五穀之必可以療饑所謂枝辭以為觀美譏犯以快其志

憲公所無焉。今觀於秦中，條列之事，且勿論其大者，即如易鉉彈
 改皮甲二事，當時所省置造費，遂至數萬金，則其他言可知也。已
 嗟乎！方今事之類於此二者，以不知其幾也。假令言事任職者，其
 言皆如此，斯於天下事，不既有濟耶？雖然，此特公言之可見者耳。
 公今來治予郡，下車方及數月，崇正學，毀淫祠，驅奸剔蠹，節約諸
 冗費，而一念憐憫，化民成俗之意，尤出於今時吏治之所不及。建
 之士民，蓋日鼓舞焉。如欲於河海而潤澤方未艾也。夫世之士大夫
 夫有能言者矣，而或親見之行事，又率至於迷昧。君子以為偏今
 公為左右諫諍之臣，言皆適用，出而守郡，行又卓卓可徵。然則公
 其言與行合者，與予序公之奏稿，故并及之。正以見公為天下之
 全才云，非有所倭於公也。觀者其以予言為倭否。

鷲湖山志序

明鄭以偉

鷲湖山不志信圖經，信圖經所見太平御覽，僅鄧公龍虎明府鶴
 嶺諸山，即靈山亦見。遠焉志鷲湖，自養菴上人始。周禮山川掌於
 職方氏，遠師山師多士大夫之任。後世名麓，半為叢林。於是十一
 著僧史如遠公之志，廬山道安之志，西域近日鎮澄和高之志，清
 涼不一而足。雖與周禮稍異，而山之名亦賴之以傳。劫火洞然，茲
 山之興廢屢矣。第一統志謂以龔氏畜鷲得名，唐為大義，縛禪之
 所學佛者趨之如選場。其後御書樓臨深亭，鞠為茂草，即大義手
 植羅漢松，僅遺枯株。不穀曾過其下，病不果登。徒瞻其造天極雲
 鳳翥龍驤之態，與夫泉噴石轉，歛陰雲陽之變於翠彩中已耳。已
 而養菴上人既自白雲掛錫其上，樹大法幢，若大義之再出，常詣
 不穀，諱其勝，每飯未嘗不在鉅鹿下也。上人暇日，勸山之第而志
 修與山之修而志第均道人之責，乃檣故實，什十洲王無學費共
 成志四卷，曰山水，曰宮室，曰古物，曰燈影，曰藝文，義例井然，實與

江西通志稿整理組
 江西一省博物館
 稿紙

遠公廬山志，事釋執爽，西域清涼，未知孰勝也。因命其徒孫萬融，
 勻不教言作佛事，得而護之。若立貴人，奉俯龍井，可補昔年火事。
 不翅卧遊矣。又喜志出士大夫與焉，乃不教之愴然者，則有在在。
 宋朱紫陽與二陸一章，在鷲湖講九卦之序，彼為大義之徒，尚能發。
 在白鹿講義利一章，在鷲湖講九卦之序，彼為大義之徒，尚能發。
 一棒一喝而為朱陸者，何寥寥也。且不教昔以病阻，今又以奔走。
 道途不及拜四先生之祠，則是禪宗不寂，而余志多縮，愧上人為。
 多，雖然上人業以存白言矣。請言吾學陸子嘗曰：習釋者皆人也。
 亦安能棄仁義，彼雖出家，亦上報四恩。此理之根，諸心不可泯滅。
 者，彼固或存之也。此不可為釋子告乎？陸序復卦之後，謂本心既。
 復，謹始克終，以得其常。私損理益，順理以行，如異風之散，無往不。
 入，在昔釋有踞獅子牀而講易者，此又不可為釋子告乎？若大義。
 標，禪界無欲之旨，上人鏡言之不教，又何贅哉。故皇皇大事，惟力。
 是視始為不愧於大義，皇皇大學，惟力是視始為不背於朱陸。然

江西通志稿整理組 稿紙

後足為茲山重，茲志光不然。山志俱修而學，第山何足張人而志。
 又何足以張山哉。不教讀陶學士安送文宗山長李國眉詩云：鷲。
 湖朱陸講道處，書院獨以文宗名。又云：蒼障曉蒸鉛，水濕黃簾夜。
 度竹煙輕寫鷲湖，最真紫紫陽諡文宗者，以宗紫陽而得名字。因。
 書此以備志之闕，上饒笨菴鄭以偉題。
 忠諫錄序 丁湛著
 孤山丁先生為夕郎嘉靖中疏止徙封，裁供億，抑倭請議論侃侃。
 其大者乃在劾分宜受教北闕下，予讀中秘上下千古，低徊昭代。
 事每覽孤山忠諫錄，私心竊嚮，達之嗟乎。人臣祇一腔忠赤，爾以。
 忠而諫，以諫為忠，將矣。以辨我皇上英斷，操下崇重股肱，大率祇。
 通肅皇然皇上重股肱也，是非與天下公之故，一時劾執政者，寧。
 規填無寧雷霆肅皇重股肱也，威福專之寧器忌無寧缺賜甚者。
 施之不測，楊忠愍是也。次亦鎖樹趨鼎，瀕死者數孤山是也。人知

嵩子誅而分宜敗以為言者之效不知天理人心四字當機首發孤山之說有以先中之也孤山受禍不若忠愍之慘而尚方之請不虛其後踵而起敬歷景藩駸駸開府獨坐矣乃拂衣去歸柴桑栗里之間始終之際揭若日月猗與休哉真能以忠而諫者矣公文孫如水來吾邑有聲民德之誦不啻口語有二芝草有根醴泉有原余于孤山先生有感也

崇祀練忠貞實紀序

曾同亨

練生綺閩長樂人忠臣練公子寧之裔練公故新淦三洲里人後割三洲屬峽江又為峽江人以故今兩邑並祀公當靖難時駢首就戮禍連九族子孫轉徙異鄉不知凡幾而居三洲者至嘉靖中僅遠孫一人貧而寄食鄰家羅文恭公過惻然憫念為詩以志感慨蓋公沒子孫不獲以衣冠奉俎豆者二百年矣即長樂之有練姓峽人不知也會生之兄纓以善書從遊其同邑余年友陳司

江西通志補整理組 稿紙

馬門下司馬公有子計偕北上攜以俱迨余里中楊孝廉應祥以語峽邑劉孝廉向歸遂首倡同邑人士聞於邑侯冲宇黃君君慨然曰有司以崇獎風化為首務境內忠賢孰踰練公訪求苗裔俾奉祀事於以彰往勸來政有大於此者乎為白於督學使朱公遂檄長樂徵練公後堪承祀事者檄凡再往又踰年綺始至時郡大夫高公益崇重合詞請於督學使者海寧查公下所司以綺為縣諸生俾奉祀練公祠隨考充附學肄業如例又為撥學田若干畝以居舍綺登其妻子其事始末詳陳司馬記及劉孝廉呈詞與一切公移中於是生彙次成帙及採郡邑志暨名賢諸作凡關公行履者悉附焉題曰崇祀實紀編余為序余往者革除間死事諸臣始末嘗不壯其志而悲其過也然自文皇帝有使練子寧尚在朕固常用之之語士大夫莫不欲緣此為公表揚之地然自兩邑祠祀之外竟未有能推文皇之德意為公破例請息於上錄其子

孫者至於全始及以綺為邑諸生授之士曰俾供祀典黃侯及郎
大夫獲崇忠節之意可謂至矣然更九朝始有茲舉所謂事如
待者非邪世嘗謂公之後寥寥不振頗疑天道報善之爽然以余
所知即同時齊黃天台諸君子之苗裔皆然不獨公也豈非天地
之精英寄於人者止有此數或為道德或為勲業或為節槩或為
文章有所獨擅於此者則不能無所虧欠於彼況公與靖難諸君
子精忠大節名與天壤俱傲扶輿清淑之氣萃於躬者多矣則世
俗之所謂福澤少斯於當年而有待於久遠亦天道盈虛相尋之
理無足怪者雖然鬱極而發茲其時矣克繼忠賢之緒佑啓後人
使公侯復始兆於今日以無忘賢師帥惓惓嘉惠之意是在生勉
之余不佞輒因其請敬次其語簡端因致願望之私如此

廬山紀事序

明 余文獻

廬山紀事十二卷今廣陵南臯桑君請書廬山中著也憲使四橋
陶公少參淮海孫公會憲壁山廬公屬郡守射陂朱君刻之郡貳
邵君揚君左右之且以示獻獻竊有感於今昔之故論其大者以
著君之志焉始南臯君之寓九江也當是時士喁喁講備倭矣君
既屏居潯溪白鹿間又時時為山中論嘗謂山者宣也廬固東南
之障也實以含澤孕菁為宣者焉皆謂君好修而志在巖谷者予
亦謂君志在巖谷者嗟嗟予時豈不知君哉會予奔走去山中志
方壯謂士必獲用其志乃見耳乃予謝病而南也復從君游徧觀
君所著山疏紀我明聖祖討友諒事甚具予曰君志見矣其意不
在泉石也乃佚而思初維始也即巖谷不可見耶予畧道往時苦
兵之故見君思初之本旨焉夫往牒稱所廬山之勝者以魏晉之
際難首西北禍烈不甚相及至元之季世江南勳勳極矣環廬土
著之民鮮有自完者何也時難起江淮漢沔間其受禍近道所輻

輟其蹂躪勤山介江湖腹背受敵無險斷德安塞吳障肩臂不相
 救無應山磽隄早寒藝不備種無食民蹈此五難而無一利安所
 自完乎我聖祖顯於天為萬民贖命彭蠡之師固建萬世之安
 使民先脫湯火山川並受其福誰之賜哉嘗艱難血戰易之也故
 是紀也刪拾往籍頗採近事要之大旨則以聖烈為本言難所出
 也古大雅者流陳序先德勞苦使民戴王德無窮則君之低徊而
 擊思豈過哉聞長老言友諒既平聖祖因形束勢制為畫壤屯之
 以故民墾田不及他郡十之一二宏治前民間文采若不足田里
 實滋殖士循陶周程朱之遺教實相砥行後難言之矣瀕山南民
 朴還給山北稍藻績民質不給何也予山中人也不敢忘先世之遺
 俗哉乃今則謂何故予有感於君之思而重為凜凜也君謂詢其
 遺冊箭室山中故老莫能對蓋自周顯告太平以來二百年矣民
 方競靡日長寧能念湯火時乎噫民生難得在都朴不在文采承
 平所患在隱屏不在目睫往南昌民變時其見之矣嗟乎古大夫

江西通志稿整理組 江西一書博物館 稿紙

昔老坐閭門誦舊止為民聽意當在本始也則予之凜凜又豈過
 哉以是知君往雖不講備倭其繫心舊有甚者四方巖谷何可定
 論士哉或語予周顯告太平事曰顯非巖谷人何繫心太平之甚
 耶意亦巖谷有所効者不然難出而山之靈閔以啓之果爾則茲
 山固勅太平之符不獨含澤孕蓄為東南障矣與君前說少異故
 終之

明	康山忠臣廟志序	明	舒	芬	
今	之為政者莫急于興頽俗欲興頽俗在于正人心欲正人心在	于	勸名節欲勸名節在于錄忠義忠義錄則名節勸矣名節勸則	人	心正而頽俗興矣嗚呼風俗頽敗豈有如今日者哉予同年餘
予	勸名節欲勸名節在于錄忠義忠義錄則名節勸矣名節勸則	人	心正而頽俗興矣嗚呼風俗頽敗豈有如今日者哉予同年餘	予	今為君宗孔以縣有康山忠臣廟年久迹湮四方弗聞乃圖康

死	死	頽	昌	所	明	政	湖	德	汪	劉	為	往	山
忠	戰	俗	府	祀	趙	園	者	勝	清	義	韓	來	形
者	死	也	刊	死	天	死	先	瞿	朱	陳	成	者	勝
乃	守	夫	行	宸	麟	守	是	世	鼎	弼	宋	弔	錄
惟	以	值	之	濛	除	者	巡	榮	裴	丁	貴	古	建
四	滅	聖	夫	難	明	孫	按	常	軫	著	王	感	廟
臣	勳	祖	御	者	張	燧	唐	德	王	郎	勝	懷	末
且	敵	方	史	孫	德	許	君	勝	鳳	程	陳	之	列
馬	以	雲	錄	燧	山	遠	虞	王	顯	國	兆	作	三
主	定	雷	一	達	夏	馬	佐	里	王	勝	先	以	十
事	大	邁	省	思	茂	思	亦	王	喜	王	李	為	六
黃	業	屯	事	聰	成	聰	錄	仁	光	咬	信	志	臣
參	先	天	知	黃	葉	黃	是	皆	陳	住	金	將	本
議	帝	命	縣	宏	琛	宏	并	聖	沖	姜	昶	刊	傳
猶	以	未	錄	四	萬	四	豫	祖	汪	潤	呂	行	附
奄	八	屆	一	臣	思	臣	章	自	澤	后	文	之	本
奄	葉	乃	縣	事	誠	忠	城	將	丁	明	貴	請	縣
非	天	有	事	為	十	臣	忠	以	宇	王	李	予	忠
壯	子	十	要	厚	四	本	臣	征	表	德	志	序	臣
烈	而	四	皆	忠	臣	傳	廟	陳	華	常	高	予	子
者	社	臣	以	錄	所	忠	所	友	鄭	惟	張	按	節
何	援	三	正	俾	祀	節	祀	諒	興	德	雄	三	婦
哉	有	十	人	南	被	祠	友	戰	曹	德	徐	十	及
嗚	變	六	心		友		諒	死	信	山	公	六	
呼	得	臣	興		鄒		諒	鄒	史		輔	臣	

江西通志補整理組
 江西一覽
 物
 稿紙

昔	者	胡	韶	周	馬	孤	至	則	新	不
文	方	閔	高	是	葛	忠	于	風	主	敢
帝	孝	郭	翔	修	誠	死	宸	俗	思	不
靖	孺	任	宋	顏	虛	義	濠	頽	命	嚴
難	黃	盧	微	瓌	振	之	之	敗	復	而
之	子	迴	巨	高	蕪	意	變	豈	職	錄
名	澄	侯	敬	巍	太	消	則	有	史	不
雖	齊	秦	山	康	王	沮	合	如	官	敢
正	泰	暴	茅	康	省	畧	城	今	而	不
然	昭	昭	大	鎮	四	盡	勸	日	馬	備
革	陳	昭	若	葉	十	蓋	進	者	君	嗚
除	繼	王	王	惠	七	亦	而	哉	適	呼
君	之	良	王	周	人	深	人	芬	有	此
臣	張	胡	良	璿	當	負	懷	銜	是	論
之	統	子	胡	謝	時	文	二	恤	請	明
義	景	紹	子	昇	議	皇	心	草	不	則
自	清	宗	紹	高	臣	正	激	土	覺	人
不	卓	忠	宋	不	揚	大	烈	不	感	心
能	敬	鄭	忠	危	己	天	死	暇	慨	正
忘	毛	恕	鄭	盧	遂	地	忠	論	扶	而
其	泰	陳	恕	原	私	之	僅	天	發	頽
甘	董	彥	陳	質	寘	情	見	下	幽	俗
心	鐘	回	彥	戴	名	矣	孫	事	潛	興
焉	曾	姚	回	德	好	陵	許	昨	然	矣
死	鳳	善	善	彞	黨	考	然	承	詞	

明成仁遺稿序
明舒芬

子行篋有文山指南集二冊集杜句一冊吟嘯集一冊又有疊山

詩文集二冊歲久壞爛亦多磨滅病中敬補綴之以是集皆行乎

忠難臨大節而不可奪者乃復訂其訛脫而宋史本傳與夫祠記

銘狀祭文輓詩則取而各附于後總題曰成仁遺稿付書林余氏

刻之嗚呼仁之難成久矣孔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自非果開道

者烏能殺身以成仁哉二先生之成仁夫人能言之矣然有繫於

救敗存亡興滅繼絕世或未之知也乙亥文山以勤王兵入衛即

議建四鎮以却大敵執政者不從明年知臨安請徙封二王鎮閩

廣以圖興復執政者又不從及元兵壓境始行其言則宋之亡而

未絕者有二王也故雖國事既去猶足以延宋祀三載向使從其

四鎮之議而舉國以聽命焉則救敗存亡必有以大過孔明而媿

休臣靡者矣疊山守州大結民兵捍庇鏡撫隱然一長城也此敵

退執政者欲假軍費罪之何邪明年敵下安仁攻信州人遂不守

則先生變姓名以去之宜矣雖其才畧有非文山比者然十年之

久奉奉以武王太公之興滅繼絕望仕元之故臣是其一念不能

釋宋之仁豈有異于文山哉嗚呼使文山之忠伸于前則宋之祚

未必移也使疊山之志伸于後則宋之祀未必廢也然則二先生

之所得于道者不其有以勝天乎哉一死以成仁固不足為先生

多雖然宋亡而文山幽于燕者三年元人感其忠誠將釋之留夢

炎曰天祥出復號召江南豪傑置吾十人于何地夫天祥毀家以

紓國難身九死而不顧若十人者安知其終不死耶疊山予篋于

建寧者十年元人亦屢詔釋江南有罪人矣留夢炎程文海力薦

之于元何耶是亡宋者固宋之宰相也非元也殺二先生者亦宋

之宰相也非元也不知宋之諸君亦何負于宰相也哉

之宰相也非元也

之宰相也非元也

曾南豐先生詩注本

明符遂

晦翁朱夫子為我曾南豐先生作年譜作前後序其序有曰公之
 文高矣自孟韓子以來作者之盛未有至於斯夫文與詩一也分
 而言之曰詩文合而言之詩亦文也猶手足亦身也身肥碩則手
 足亦肥碩豈有高於文而不能詩者乎筠之彭淵材謂先生不能
 詩為江南第五恨其端一起致有謂其短於韻語者又有謂其有
 韻輒不工者某竊疑之因取先生之詩且讀且玩則見其格調超
 逸字句清新愈讀愈不能釋淵材諸人何所見而云然也或以江
 西諸有宗派圖而先生不與某復以圖中二十五人者細考之惟
 陳公師道有聲則文出於先生之所指按餘皆不及師道詎敢望
 先生殆難以此論也及味水村劉公之評椒邱何公之詩然後知
 先生之詩果高而淵材真所謂黃口之詬諸人不免為聞聲之吠

曾南豐先生詩注本

三三三

其妄誕而不足信也明矣矧晦翁常曰古之君子德足以求其志
 出於高明純一之地其於詩固不學而能之白沙陳公語門人亦
 曰子欲學詩未有足於道而不足於言者觀於此言以先生之學
 問文章而謂不能詩其妄誕而不足信也又明矣是以志其疏淺
 於類彙中摘其首八卷為詩者為之注字難者音之譌者正之關
 者補之不能補者空之有出處者采之意渾含而未露句妙而泛
 讀不覺者表而白之然又必以晦翁之序水村之評椒邱之詩並
 錄於前者蓋欲後之君子知某此舉本於前輩諸大儒之公論而
 非區區一己之私議也若夫卷類之分題目之列悉依類彙舊定
 而不敢妄有所移易云

明 泰和徵總冊序

都邑有大利病聞之自昔亦嘗為民誦言之良有司少加意足用

為賜乃今興革死親其成詎非六鄉一大快事哉嗚呼圖冊不清

賦役不得其平矣民病有大是者乎正德己巳陸侯汝亨除邑今

同年各以意見言治狀于時年少狂率笑曰安用是切切辦治無

亦於縣總問之耳是十九人者操贏縮之權與上下敵能使私輸

先公家完其罪蓋有浮于舞文吏者陸侯踰年索弊端除虛賦殆

數百石成易見冊然不知十九人者安用得脫後十九年陳侯梅

甫莅政因以告陸侯者告之梅甫把諸總宿負震疊之得首實免

又令民間墾田自占起賦成補虛查隱冊若糧未歸戶而坐諸田

田且謾此猶總之遺奸也然大端已露內有公家之案外書冊流

布不可以湮沒至是王侯竭齋學收淮政訪求往事得書冊善之

又于義民郭元暢所得易見冊棄取其意而惜其未盡爰禮召元

暢暨劉天佑陳德昌楊南康意五人者于廳事後監總翼揭查得

紅江省通志館稿紙

飛詭官米五百三十石有奇民米七百七十石有奇夏米五十九

石有奇交徵米三百石有奇魁日致里書人戶參伍究竟歸其

飛詭而豁除交徵以從于一又委都長百一十人比對除收以戶

合甲甲合圖圖合都合縣額無弗備矣願冊底在官民不能周

知乃摘回總數刊書布焉予為題曰徵總冊言徵則可信也夫得

其總則有所不合者各于其總乘之寧至于絲棼不可竟耶予前

承里役恣自運便甚于時鄉不皆行侯今推之通乎一邑此法與

此冊俱存侯之仁澤烏有已哉或言正本清源非文曰

不可君撫南畿蘇松嘗行之矣真至于鄉難之曰僕去官即一老

農夫耳敢用已私撓官家事念吾邑虛糧非無可歸者如彼病者

汗之當自愈峻而下之恐反延心腹之憂耳曰邑人復有告文者

如何曰雖稱二三都其間實不過數人今都統既折摘文之無不

可者失一猿勤一國野人誠不免過計聖王以人情為曰無使竭

脅獨抱苦心焉

新城本吳晉以來東興永城二邑境也。後合於南城。宋紹興中，復析南城之黎澗鎮名邑曰新城。故新城稱黎川云。虞文靖公作新城學記，言未縣時，故太學說書李公觀直講王公無咎尚書左丞鄧公溫伯處士灌園呂先生南公已生於其鄉，有盛名於天下。而吳文正公送左令序，又言宋三百年，儒科構建九邑，惟新城有進士第一人，謂張公淵微也。先後名賢隱見，崇厚功烈不盡著。然其節彤文章，即匹夫一命，往往顯名當時。蓋又不特四五公而已。後來之士，景其風軌，不可復見，則幸其有著述者存，而歲月遐悠，閭編淪逸，今惟盱江一集尚全。諸賢徒有集名，且並其名亡之者亦名矣。余退居之暇，念前獻之遺，旁搜並錄，間得百之一二，輯而傳之。庶亦盡續承者之責，以無忽此地靈之所鍾也歟。

江西省通志館稿紙

曾文定公文鈔引

明歸安茅坤

曾子固之才	雖不如韓退之	柳子厚	歐陽永叔	及蘇氏父子	兄
弟然其議論	必本於六經	而其鼓鑄	剪裁必折衷	之於古	作者之
旨朱晦菴嘗稱	其文似劉向	向之文於西京	最為爾雅	此所謂可	
與知者言難	與俗人道也	近年晉江王道	思昆陵唐應德	始亟稱	
之然學士間	猶疑信者	年而至於膾炙	者罕矣	子錄其疏劄	狀六
首書十五首	序三十一首	記傳二十八首	論議雜著	哀詞七首	嗟
乎曾之序記	為最而誌銘	稍不及然於文苑	中當如漢所稱	古之	
三老祭酒是已	學者不可不知				

得陽跋臨序

清 文行遠

得陽之地控吳楚咽喉顧瞻廬阜而納滄江九派之流形勝為天
 下鉅麗上下數千載帝王卿相學士大夫高人羽客大德尊宿樓
 止游覽其中多陳述風流靈異可喜可愕之事何一不有允言跋
 臨之集一方之史乘也沈往侍夫子側讀所編傭吹一集心樂之
 為板刻以行世雖雜撰偶作傳人者不在此然已足傳矣經史牲
 牢大肯也古詩文辭燔炮膾炙也菜食之子見異味者染指焉耳
 若夫口饜肥甘酒坐中夜而不噍於是菹蒲醢醢進一雞跋之微
 足以適齊王之嗜而食之不已而况乎事闕史乘有以發山水之
 光采展前人之遺軼網羅放失之舊聞可備輶軒之採擇者乎故
 曰此已足傳矣使天下郡國皆有人如允言則地志舉舉固一代
 之盛事也允言讀書匡廬山中所著靖廬詩文諸集各已成家漫
 出餘興而成石室庭間得湯跋臨二書庭聞一家之文獻跋臨則
 一國之文獻展閱品目無所不備至吏治兵防所條載頗悉中寓

江西省通志館稿紙

三四頁

經濟留意獨深不可僅視為雜撰偶作已也

經歸書院錄者錄祀陳雲住先生於鄉冠以殘篇斷碣而士大夫
 歌詠附之者也先生名澔所著禮記集說載在功令編之學宮與
 程胡朱蔡四家註表裏五經如五星之配日月炳然稱不朽矣顧
 經歷秦禍惟禮記自漢人言不盡出先聖小戴之記原刪之大戴
 八十五篇之中今大戴遺文多涉秦漢間語至於糟糟實實玉玉
 酒酒血血與夫天揖時揖土揖之類皆近偽子書不可深考即小
 戴號為推馴而傳者非一家紀者非一史言人人殊莫為折衷且
 因舒王傳會周禮宋儒遂右袒而力攻之又以儀禮止為士禮不
 可通行而小戴一記遂哀然與四聖五代之書爭衡天下學庸復
 加表章與論語竝立記中多微言與旨說固難詳鄭箋孔疏誠有
 不盡蕩乎如中流而莫之攸泊莽乎如歧路而莫之適從也自先
 生集說成除周禮闕疑外不獨戴記四十七篇明如指掌即儀禮
 七十篇貫串於其中亦朗如列眉也虞伯生學士表其墓曰經歸

江西省通志館稿紙

誠經歸也與哉說者謂先生三世經術家學淵源生於宋季至有
 明而始顯幸而遭逢孝宗之仁聖佐以閣臣如商輅劉定之及學
 臣邵賈等從容咨訪卒不獲與程胡朱蔡同從祀先聖之廟庶祇
 立祠於鄉社下况才子文人放臣逸士或宦跡所至流寓一方好
 事爭為俎豆者相去幾何學者不能無惜於此矣然從祀之與不
 從祀固無損益乎先生之真也竊讀當時部牒下祭生平行實有
 餘歎焉昔叔孫通綿蕞之儀非不適於時務而魯兩生鄙之何也
 為其漢治雜霸故也元起北陸一時號為儒者南吳北許莫不為
 所牢籠靡其好爵而先生獨棲隱於彭蠡寂寞之濱抱遺經以老
 死是魯兩生之志也嗚呼尚問其行實乎甚矣人不易知知人亦
 不易也德翼丙午之春客於昌邑幸與先生之十四世孫素誠素
 養遊得覽前錄備知所以興廢近者鼠兔叢於隴墓荆榛鬱乎講
 堂絃誦不聞鐘鼓莫覩古不云乎國依於民民依於禮今之君子
 必有任斯責者爰進二素而告之曰子知之乎禮者履也經者徑
 也非禮勿履非經勿徑九原可作微先生夫誰與歸

才高節互相作述為大老虞揭輩所稱至有明以解首魏科領袖	士考指模人倫更往往不之茲者陳諸茂才以義門山去郡百里	而遙敬處者難聚鄒南又祠宇狹陋改園於城北枕江而處即故	堂宇稍加丹堊以妥先靈縱不能族居如昔庶幾歲時伏臘猶可	別牲牢以序聖齒於斯也適祥符致茶使君來守是邦聞之欣然	曰我亦同出也倡言義睦義周義公義感義過義培義施所以得	施者以教於子姓以詔於國人三十三條之家法寧渝於七義也	乎哉余觀陳氏根槃枝茂源遠流長其合而離離而復合總之不	離江州者近是非買他人之告身指異代之賜隴可同年而語也	况元余之所自出老友五常氏既先之以壇坫又申之以婚姻使	君且以更老賓之於鄉矣率仲叔季弟幼子童孫以屬余序余敢	以不嫻於譜牒之學負其敦睦之教也哉
---------------------------	---------------------------	---------------------------	---------------------------	---------------------------	---------------------------	---------------------------	---------------------------	---------------------------	---------------------------	---------------------------	------------------

江西省通志館稿紙

纂釋家求序

清謝宗京

書之作也。有源有委。祭川必先河而後海。凡以源委之不可紊亂。易曰：眾以養求聖功也。禮曰：化民成俗由於學。又曰：蛾子時術然則眾求一書蓋可忽哉。是書之成，向經史子集以至釋官野史靡不蒐羅，使不為纂釋將古人之事亦得其畧而未得其詳，而欲於千百載下歷歷言之，瞭然若燭照數計而龜卜詎有當於源委之義乎。余教授生徒，講論之暇，不惜餘晷，因覽是書，撫卷而嘆曰：士人讀書安得謂不求甚解耶。爰討經索典，多方採錄，以原句為經，以纂集故實為緯，書成凡數百篇，燦然可觀，不作僂孟衣冠態，可謂源委畢貫而有功於學者。匪淺鮮矣。願之曰：纂釋家求則由茲而求之，或亦化民成俗之善術云。

才高節互相作述為大老虞揭輩所稱至有明以解首魏科領袖	士考指模人倫更往往不之茲者陳諸茂才以義門山去郡百里	而遙敬處者難聚鄒南又祠宇狹陋改園於城北枕江而處即故	堂宇稍加丹堊以妥先靈縱不能族居如昔庶幾歲時伏臘猶可	別牲牢以序聖齒於斯也適祥符致茶使君來守是邦聞之欣然	曰我亦同出也倡言義睦義周義公義感義過義培義施所以得	施者以教於子姓以詔於國人三十三條之家法寧渝於七義也	乎哉余觀陳氏根槃枝茂源遠流長其合而離離而復合總之不	離江州者近是非買他人之告身指異代之賜隴可同年而語也	况元余之所自出老友五常氏既先之以壇坫又申之以婚姻使	君且以更老賓之於鄉矣率仲叔季弟幼子童孫以屬余序余敢	以不嫻於譜牒之學負其敦睦之教也哉
---------------------------	---------------------------	---------------------------	---------------------------	---------------------------	---------------------------	---------------------------	---------------------------	---------------------------	---------------------------	---------------------------	------------------

江西省通志館稿紙

纂釋家求序

清謝宗京

書之作也。有源有委。祭川必先河而後海。凡以源委之不可紊亂。易曰：眾以養求聖功也。禮曰：化民成俗由於學。又曰：蛾子時術然則眾求一書蓋可忽哉。是書之成向經史子集以至釋官野史靡不蒐羅使不為纂釋將古人之事亦得其畧而未得其詳而欲於千百載下歷歷言之瞭然若燭照數計而龜卜詎有當於源委之義乎。余教授生徒講論之暇不惜餘晷因覽是書撫卷而嘆曰：士人讀書安得謂不求甚解耶。爰討經索典多方採錄以原句為經以纂集故實為緯書成凡數百篇燦然可觀不作僂孟衣冠態可謂源委畢貫而有功於學者匪淺鮮矣。願之曰：纂釋家求則由茲而求之或亦化民成俗之善術云。

曾松門先生遺稿後序

清 謝鳴盛

江右十年來詩學日著於天下而一二名人始有知松門曾先生者先生幼奇窮發奮於學以古作者自期既列諸生籍益閉戶讀古書傲岸不與俗伍而周諏人才愛護恒若不及者然當是時人於帖括四子一經外相戒為不急即後進可語以古者往往為父兄葉錮先生抑鬱無所與語益獨吟四十餘年而後有聞於今也方先生聞松門而居日坐卧山水間興至則覆被而吟吟已輒倚松眺望孑然自尋其趣久之得一二作者與為上下晚年邑之從學詩者日眾聯菊榭詩課意興始大振然先生已寔老矣歲丁丑先生年六十有二菊榭諸子後先散去鳴盛亦菊榭之一也方遊萍鄉冒春雨來叙別先生抱病起日送鳴盛至松門意若有所屬及鳴盛冬歸抵豫章而先生九月卒矣襄墓者惟門人張皋皋布

賈而才亟為先生所重鳴盛馳車奔哭皋捧遺稿以授曰先生之卒也待子而不及也明年諸子歸以先生命不可他屬乃銓次後先并舊所已梓者別為古近體合錄之統為松門遺藁以壽諸未始鳴盛與菊榭五六人從先生遊一日披重裘携酒盃訪雪松門先生聞諸子至掀髯大笑攀援山石間撥松上雪清酒中吹笙擊茗鐺以為樂至夜盡不能歸數年來鳴盛與諸子各以饑驅而今雪復皚皚盈窗外乃熒然一燈以錄先生詩也嗚呼先生當風氣未開之先獨吟四十餘年其精神所寄蓋亦遠矣後之讀江右詩者其必有以知先生也夫

江右遺稿後序

三

余聲谷遺詩序

清 謝鳴盛

嗚呼朋友難矣予少讀先曾祖龐舟詩於程山師友之際未嘗不
 低徊歎羨思得易堂其人以詩文砥礪而有成丙丁間予年既冠
 乃同湯慎廬譚未齋學於城南金沙余子聲谷日來就二子講古
 朋友之誼予因得交焉明年戊辰遂與崔斗垣予從兄退菴相訂
 學詩於松門曾先生世遠有菊榭六子一先生之日是時意氣豪
 甚會酒賦詩月有常課往往高歌達曙幾不知世有死生離別事
 及已夏予與聲谷退菴以古學受知張藻川督學出所為謝與諸
 名下相徵逐大江以西又無不艷慕有菊榭每榭課日六子外與
 聲谷相倡和者惟故友青鶴汀鶴汀固具別才者也聲谷幼與學
 詩質苦鈍辭不自達既經松門指授豪之以酒則刻意沉吟別幽
 獨遠工候日深遂與鶴汀詩別出一徑為賦濃華藻麗日可數千

三元

言然其專好在詩而其情於菊榭為尤篤嗚呼予六子之為朋友
 意固謂易堂可以菊榭繼也乃十數年離多聚少至今日又成死
 生隔別予與諸子之存者其將何以為情耶予觀易堂當日之為
 朋友彭公躬菴來隱寧都初不知有魏叔子及陌路粹語遂挈妻
 子傾肝膈以來託而九子之相契亦遂一如昆弟即吾程山與之
 相隔三百里時值多故恆有患難死生不保終聚之恐而百餘年
 來其所以為朋友之真意尚炯然貫輸於詩文之中何其盛也故
 予丁丑與聲谷書謂吾輩年方壯強猶期不泯菊榭初約以終踐
 易堂後乘詎知序曾先生遺詩未十年遂序鶴汀詩不一年又握
 管為聲谷詩序也予能哭松門有云未有新知已而傷舊友生蓋
 深傷朋友難也今而至此其沈痛於予心尚何可言也尚何可言
 也乾隆戊子仲冬友弟謝鳴盛呵凍研淚書時去聲谷卒已十有
 一月聲谷名韻字寄山別署金沙釣客

大戴禮記解詁自序
王聘珍

劉何別錄云古文記二百四篇古文者孔子壁中書也漢書藝文志云武帝末亂共王壞孔子宅欲以廣其宮而得古文尚書及禮記論語孝經凡數十篇皆古字也又云禮古經者出於魯淹中及孔氏學七十篇文相似多三十九篇及明堂陰陽王史氏記所見多天子諸侯卿大夫之制雖不能備猶庠倉等推士禮而致於天子之說其目有記百三十一篇明堂陰陽三十三篇王史氏二十一一篇此禮記之所由來惟孔氏壁中之本也孔穎達曲禮疏曰鄭康成六藝論云戴德傳記八十五篇則大戴禮是也戴聖傳記四十九篇則此禮記是也晉司空長史陳邵周禮論敘云戴德刪古禮二百四篇為八十五篇謂之大戴禮此大戴禮之書篇數具在惟於古壁古文未嘗闌入諸家也或曰壁藏之書當在先秦

三〇

今禮察保傳篇中皆有秦二世而亡之語與賈誼新書同得無大戴取於賈氏書乎聘珍顏注漢志云家語云孔騰字子襄藏書於夫子舊堂壁中而漢記尹敏傳云孔鮒所藏案史記孔鮒為陳涉博士固在亡秦之時而子襄為漢惠博士則秦亡久矣漢惠本紀四年除挾書律張晏注云秦律敢有挾書者族然則漢惠四年以前皆是藏書之日而古文記二百四篇亦非出於一時一人之手若禮察保傳諸記乃漢間人所為合於二百四篇之中而為孔氏所藏亦別有流傳在外之本而為賈氏所取此賈書有取於古記非古記有待於賈書也又大戴禮有孔子三朝記七篇曾子十篇皆是古文記二百四篇中書自劉氏總羣書而奏七略序藝為九種分諸子為九流於是出三朝記於論語之類出曾子於儒家者流此又劉氏割斷傳記而非大戴采取諸家也今小戴禮記燦

然具備而大戴之篇祇存四十。隋書經籍志謂戴聖刪大戴之書為四十六篇。漢末馬融足月全一篇。明堂位一篇。樂記一篇。其說頗為附會。蓋因大戴八十五篇之書始於明堂位九終於八十一。其中又無四十三四十四四十五四十六四十七四十八四十九而闕四十六故支離其辭以為小戴所取耳。豈知月令明堂位劉向別錄並屬明堂陰陽固古文三十三篇之內者也。而樂記疏引劉向別錄云禮記四十九篇樂記第十九則樂記之入禮記自劉向所見本已然矣。又何待於馬融之足哉。且當時古本具在大小戴同受業於后倉之門小戴又何庸取大戴之書而刪之。蓋二家俱就古文記二百四篇中各有去取故有大戴取之小戴亦取之。如喪衣公問投壺等篇者也。况大戴所闕之篇其名往往見於他書如王度記勸學記

三三

政樓篇之類皆不在於小戴記中。豈得以大戴闕篇即小戴全篇邪。夫以大戴之書同是聖賢編錄自古未立學官兩漢經師不為傳注。陸德明不為音義。迄無定本。後周盧辨雖為之注。然而隋唐宋志並不著錄。則其書傳者蓋寡。是以闕佚過半。其存焉亦譌變不能卒讀。自時厥後未有專家近代以來人事校讐往往不知家法。王肅本點竄此經私定孔子家語反據肅本改易經文。是猶聽信盜賊研審事主。有是理乎。又或據唐宋類書如藝文類聚太平御覽之流增刪字句。或云據永樂大典改某字作某。是猶折獄者舍當官案牘兩造辭證而求情實於風聞道路得其平乎。是非無正人用其私甚者。且云某字據某本作某。豈知某本云者皆明代坊賈所為。其人並無依據。是直向聾者而審音與盲人而辨色。凡茲數端大率以今義繩古義以今音證古音以今文易古文。遂使

孔壁古奧之經變而文從字順洵有以悅俗學者之自然而經文
變矣經義當由茲而亡可不懼哉聘珍今為解詁十三卷目錄一
卷與諸家所見未敢雷同惟據相承舊本不復增刪改易其顯然
偽誤者則注云某當為某抑或古今文異假借相承依聲託類意
義可通則注云某讀曰某而已其解詁專依爾雅說文及兩漢經
師訓詁以釋字義於古訓之習聞者不復標明出處稍涉隱奧必
載原書亦復多引經傳證成其義問有不知而闕必無杜撰之言
舊說有可采者則盧注云以別之至於禮典之辨器數之詳壹以
先師康成緒論為主以禮本鄭氏專門之學而其學則聘珍生平
所私淑諸人為也未免膏肓之疾難辭墨守之愆以云有功經學
實所不敢但於三千年來天壤孤經亦可謂盡心焉耳已憶垂髫
受書於家父口授此經聘珍年纔幼學迄今誦習三十餘年矣為

三三三

茲解詁稿凡數易亦歷有年所不但稟承家學抑亦博問通人今
檢其簡札弁諸書首以誌師友淵源著書數月庶傳諸將來知非
鄉壁虛造者也

雙江唱和集序

清 王士禛

詩三百五篇。於興觀羣怨之旨。下逮鳥獸草木之名。無弗備矣。獨無刻畫山水者。一有之。不過數篇。篇不過數語。如漢之唐矣。終南何有之類而止。漢魏間詩人之作。亦與山水了不相及。迨元嘉間。謝康樂出。始創為刻畫山水之詞。務窮幽極渺。挾山谷水泉之情狀。昔人所云。莊老告退。而山水方滋者也。宋齊以下。率以康樂為宗。至唐王摩詰孟浩然。杜子美韓退之。皮日休陸龜蒙輩。正變互出。而山水之奇怪靈閔。刻露殆盡。若其濫觴於康樂。則一而已矣。虔州當閩楚百粵之會。挾雙江之奇。為東南山水最勝處。宋君牧仲奉命視權其地。閩粵湖南初定之後。為政清靜。務與商旅休息。放衙無事。時時與客登高望遠。形為詩歌。又其邦之高士彭君魏君。巡蹟金精山中。君皆能致之。相與流連唱和。至駕扁舟數千里。所過如匡廬九子彭蠡落星諸奇勝。畢見於詩。誠矣哉。古未有也。今讀唱和集。有二謝。有王孟。有杜。有韓。有皮陸。又有西崑。有元白。

江西通志卷之九

三三三頁

有張王樂府。蓋山水之奇秀。至是而刻露無餘。而康樂以還。諸家之體製。亦至是而綜括無遺憾矣。自用兵以來。霸石烽燧。建章門者數載。一旦得君巨麗之筆。爬剔而洗濯之。豈非西江山水之厚幸哉。余既為評次之。更述其梗概如此。

白鹿書院志序

清王恩訓

合宇內名山鉅川及小邱絕壑奇偉幽秀之觀皆佛老之徒之所
 盤踞而吾儒不與焉以奇偉幽秀之觀界釋老之徒使其窮土木
 飭金碧動糜千億而儒者所隸祀典宮室有制其齋戒祇事自春
 秋丁祭釋奠釋菜外不數數然其用必省而為禮簡以畧也則是
 異教果足以勝儒者之正學而人心之趨嚮真怪僻不可知耶非
 也白鹿書院在廬山五老峯下蓋昔賢講學之所也其地背嶺臨
 溪幽邃靈輿實宇宙清淑之氣淳蓄而蟠結於此為聖域賢關之
 所寄信不誣矣夫廬阜周迴五百里梵宇琳宮金碧輝映遊人累
 月不能窮然其時興時廢如浮雲之變幻靡有常態而鹿洞經朱
 子講學迨今六百年俎豆弗絕當事之興賢育才者修缺補廢日
 以增加歲丁卯我
 皇上親灑宸翰有學達性天之額又以廷議躋木主於十哲人人
 感動興起學惟朱氏為趨而中丞白公以清德重望建鉞茲土方

江西南通志館稿紙

三四頁

將增學舍益廩祿為肄習久遠計其屬吏亦奔走効力以後為羞
 予乃愈信異教之不足以勝正而斯道與天地無窮果不隨世為
 興廢也始予校士南康事竣過鹿洞謁紫陽祠星子令毛君率肆
 業諸生祇肅以俟予知毛君蓋竭心於斯文者因與商榷補苴以
 繇力勦中丞公之一二而未有益也會毛君洞志新成寄正於予
 予樂夫正學之日昌而通際其感也為之序而歸之

理學統宗序

清 王貽芳

昔昌黎韓子嘗言孔子之道大而能博門弟子學焉而各得性之
 所近嗣後分教諸侯之國原遠而未益分當時若子夏子張親受
 業於夫子其論交友已不能不異所聞况受業於諸弟子者乎况
 奮起於千百載以異其人之材質又區以別其原愈遠其末亦愈分
 要之以聖人為宗則未雖分原自合豈必爭門戶競同異哉自古
 亂聖人之道而以其說惑後世者前有楊墨後有佛老孟氏與昌
 黎氏辭而闢之聖人之道用是廓然復明自漢唐至有宋真儒繼
 起至周程張朱而益顯屹然為孔子後一大宗馬元明諸儒尊而
 事之然當朱子時象山陸氏已有異同明則姚江以致良知為學
 甘泉以體認天理為教爭程朱門戶者遂排擯陸王之學使不得
 與道統亦已過矣夫論語必溯其原論人必考其實諸儒雖稍異
 程朱然皆遠宗孔氏躬行大道故其功業彪炳節慨凜烈朱子之
 於 史於學靜固心敬之今其書具在砥磨辨證未嘗有所排

江西卷通志館刊

三五頁

櫛也設與王湛諸儒生當並世以所學相砥礪雖不盡合必不至
 相去若秦越何則其學不同而其以孔子為宗則一也吾廬陵明
 經羅敬亭先生傷末學之辨疾門戶之爭迺著理學統宗以救正
 之其書起有宋訖當代自周程張朱而下人學一傳首正宗次及
 於子靜陽明氏兼為之別支派明授受自非灼見夫斯道之大原
 惡能化同異之見而知其一哉蓋嘗論之言學必宗孔子猶萬
 物之本乎天人之本乎祖也孔子所祖述者稱堯舜後之人則桃
 堯禘舜而祖孔子周程諸子皆以別子為大宗者也自是而次有
 繼別之宗有繼高祖之宗繼別者百世不遷繼高祖五世則遷親
 盡矣又各別為小宗執已遷之宗而強與大宗為一固不可也乃
 以親盡之故而為大宗者競斥之曰非我族也是不亦誣其祖乎
 彼宗程朱而排詆諸儒忘其原之同出於孔氏者何以異是故必
 知統宗之義然後可讀先生之書蓋正宗猶大宗翼宗為小宗由
 是而推別子之所祖與始祖所自出蓋知正學之無二本而惑世
 誣民之說不待亂吾道也夫

南安道源書院訓言序

清 雷 鎔

自有宋周程夫子直接孔孟之傳。朱子繼承而光大之。昭昭然若揭日月於中天。顧周程之相授受。實自南安始。程大中公倅南安。周子攝司李。二程子因受業焉。余竊意其山川必鍾宇宙精純淵粹之氣。故得大賢相聚。而開千百年之絕學。惜未得遊覽其間。以慰仰止之思。太守心水游公久任是邦。建道源書院於東山之上。延思亭黃先生主講席。游公政行事舉。教澤洽人心。每至書院。懇懇為諸生溯道源之傳。曷以躬行心得之要。思亭先生日月刮磨屏斥俗尚。一以窮經克己為務。諸生饜飶訓言。思壽之梨棗。以永其傳。郵書至京師。屬余一言。余於道無所窺尋。而二君子皆吾閩人。游公素以學行重於鄉。余心慕而未之見。思亭先生余同年友也。道源統緒。自周程而行於閩。今復自閩而振於南安。亦循環往復之機歟。大庾尹余思瓊承游公命。興廢舉廢。於書院。尤殫厥心。亦閩人故。并誌之。

江西南昌通志雜稿紙

三六頁

李捷齋先生醫學入門序

清 鄧 觀

先生諱樞。字捷齋。北隅望族也。兄橋為先朝名進士。先生乃超然物外。精力醫學。數十年而成此篇。其用力精專。而濟世廣遠。讀是書五六十年矣。中間名言如屑。而誤處止有三事。所誤者亦皆前哲之說。而先生特因之而已。先生此編。上自素問靈樞。下迄明薛立齋全書。無不博究精研。包括詳盡。而其所最高於羣書者。則在以七字為句。且排偶成韻。令初學可成誦。而熟習也。每論一病。首一二句。必分其久新。而辨其虛實。理既易明。辭復不煩。蓋教人入於規矩之中。而又有得心應手之妙。是編成而諸醫書無有出其右者。自明萬應浙江馬仲化先生素問靈樞註證發微一書而後。

繼之者則先生一人而已。至於王宇泰先生之證治準繩、李瀕湖先生之本草綱目，俱與此編同時竝出。先生固未之見也。然可以耶正此編三事之誤，則亦惟馬仲化先生能詳辨之。他書亦同在夢夢中矣。先生之編，瘞証也。日少陰四正厥，四旁太陰辰戌丑未病。大四正則子午卯酉也。子午為少陰，君火；卯酉為陽明燥金，四旁則寅申巳亥也。寅申為少陽相火，巳亥為厥陰風木。辰戌為太陽寒水，丑未為太陰濕土。君火與燥金異治，相火與風木分經。寒水與濕土殊情，安能一概以太陰少陰厥陰同用治法乎？先生之分十二經管十二時也，曰肺寅大卯胃辰中脾巳心午小未申酉腎戌亥三子膽丑肝通。此謂以一經之氣血主此一時，則可。若謂以此一經之氣血遂周行於一身，而不與焉，則前代大不通之論也。夫一時有八刻，一刻有一百三十五息，人一息脈

江西通志補整理組
江西通志補整理組
稿集

行六寸，一百息則脈行六丈。肺經止十穴，穴脈不過三文餘。何以能行至六丈乎？且太陽膀胱二脈自足至周身以及頭頂皆是而

云申時八刻悉屬周行，則前之肺經者，脈既縮甚，而此之膀胱經者，又何其漫長乎？至於三焦之誤，則自張仲景先生而後誤至今矣。夫三焦有二，一為有名無形之三焦，則在身前，上焦屬膻中，中焦屬中脘，下焦屬臍下。氣海即仲景所謂上焦，如霧；中焦，如漚；下焦，如瀦者也。皆有有名無形，無脈。其脈與八皆屬任脈。一經耳。若有名有形，有脈有穴之三焦，則在背後，右腰下之一塊脂膏，如掌大者，與左腰下之膀胱相對也。膀胱之水欲出，則此三焦之脈必動，而後乃能出焉。故膀胱為州都之官，津液藏焉。此三焦為決瀆之官，水道出焉。一出，一藏素問久已明言之矣。其脈起於無名指之

端名闕術穴有二十三穴至耳門而止蓋與手厥陰之心胞絡相
表裏而右手尺部浮按之則為手三焦沉按之則為手厥陰心
絡也此三說皆出馬仲化先生之辨真可以起萬世之謫諫也
此三誤則此書固為不朽之書矣初學入門者為得而廢之哉

重刻廬山志序

清 毛德琦

嘗讀太史公封禪書言蓬萊方丈瀛洲在渤海中金銀為宮闕木
至望之如雲及到反居水下臨之風輒引去終莫能至其說譎詭
不可盡信若神臯奧區之在中國者莫大於五嶽而廬山雄奇偉
異反不在登封之列豈歷代所志述者或溢美而失實歟余嘗疑
之又欲勒成一書以傳信於後顧非身造其境目覩其勝而徒舊
志之是從將考核闕畧則失之陋據拾虛誇則失之穢道道上古
遊引眇怪則又失之荒吁難言矣哉明侍御桑子不謫居九江偏
歷博稽微水經註作廬山紀事去今百六十年書雖傳而板蠹矣

江西通志編纂理組 江西一覽館 廣紙

於都門得吳榮叟山志博洽詳明惜板亦不存其書罕覩今之通
志為僧定嵩所訂割裂舊本文雅馴不足觀也琦自承乏茲土日
在寒山影裏流水聲中而不能實訪精求一洗匡廬面目山靈有
知不亦笑風塵吏之鄙且俗耶况我
皇上眷顧茲山扶輿磅礴
御書宸翰寵錫頻加一時名公碩士揚休托雅炳炳琅琅而續纂
未詳其何以藉華藻而表揚奇秀哉爰因桑吳二志彙而集之或
搜之散見他書者證以自身歷目觀又與鄉人士詳校之未備者補
之緝之糾紛者正之訂之山川分紀多仍其舊文翰則隨時而增
至於白鹿秀峯近事一一恭紀以昭曠典凡兩易寒暑書成總原
本舊文始終不敢攘為己有而沒先民之矩矱也由是茲山之綿
亘五百里上下七萬八千四百尺中翠壑丹崖飛泉激瀑雲霞香
竊仙壘窟宅一展卷而瞭如指掌庶幾謝公之屐廬生之杖不致
迷途即身未能至者亦可挾冊而當卧遊所謂匡廬面目幸得其

真俾世之覽者咸知其與五嶽並尊而覺三神山之海中猶去人不遠則余向之所疑因是可以釋然無憾矣倘有疎謬以俟後起之君子

廬山志序

山之需志由來舊矣乃名山終古摩青而志則隨時漫滅若上交之西山上官之麻姑宋人著作不復可觀矧晉代萬仙幕阜之志耶此亦道古者所未如何也廬山奇秀作鎮東南視五嶽且不相讓何論幕阜麻姑之屬余承乏江右登眺者不啻再三乃知山奇於瀑龍池玉淵谷廉而外復有擅名三疊者昔賢聞而心折焉其秀在石天然肖宋元皴法九十九峯星羅棋布而五老窅兀七千餘丈出雲致雨俄頃萬狀山疏所云廬嶽無主峯峯峯自雄長者其說疎已若乃東西二林象設最古暨宋而五百僧房綴以靈牌宗風亦云盛矣邇者

江西通志稿整理組 稿紙

御書般若心經供奉開先寺中兼賜秀峯寶額雲漢天章照耀林壑煥乎稱山南梵刹之冠至於白鹿洞者則尤斯文之寄托而江表所仰瞻者也地雖關於季暑客教實與於子朱子我皇上重道崇儒於文公倍加篤信賜額曰學達性天升堂配享復

以十三經二十一史頒賜洞中俾士子春誦夏絃溫渢乎度越千古因歎自有宇宙即有匡廬遲之又久乃得遭逢聖代儒術光昌而文教蔚起視從前之封爵宰醴失實近誕者山靈有知當必歆此而厭彼矣廬山舊志始自東晉慧遠又景式而下餘家皆失傳其有完本可閱者惟桑侍御喬紀事吳學使焯續志釋定嵩通志與夫但宗華之文紀詩紀而已星子毛令德琦輯故增新釋疑訂誤積勤者二載聿觀厥成是能表潛名嶽而拔藻儒林者也余故樂以一言弁諸簡端

重刻迪吉錄序

易曰吉凶與民同患夫痛癢隔癘則秦越異視既而同之安得無
 患而有吉無凶者天也趨吉避凶者人也同民斯可前民前民乃可
 代天義軒以來百未一爽堯舜為君雖有神禹且不能以不惠迪
 邀吉更不必以惠迪諱吉况其他乎後世儒者高譚性道輒以禍
 福徵應疑有覲心犀豈弗道嗟乎使儒者如堯舜不愧純德斯亦
 已矣乃更欲襲履虛教據梧南郭稿滅如不繫之舟乎今使有一
 物焉宛轉號呼一人恐不登也若一人恐或罹刀俎又有人焉願
 道就斃一人刺刃墜石一人掉臂袖手一人或被髮纓冠數者其為
 人賢不肖何如也每欲推廣連類病夫少兒多怪者之趾相錯建
 鼓求亡舌津枯病得願光哀所著迪吉錄捧讀之餘躍然起舞曰
 孔孟周程羽翼之言竺乾元乘秘密之蘊兼之集集甲大指約畧

江西通志館稿紙

卷

頁

可究后從諫而臣盡忠先賢靖獻言行道亦行萬方蒙休孰大於
 是國本豫教定策調和故昔人策治安所以稱為時務能保貴於
 有容體國在乎忘身次及于遊取中韶蓋其要也嘉兵祥刑生殺
 之大慎重守命民生之本古昔止先解網之意漢治循良之詔猶
 有見焉孝弟百行之原天婦人倫之首潭好色於獨居擴慈教于
 遠下而本敦矣端度人於學術過非道於黃白師友之無忘口業
 之必惕而辨嚴矣推而至於小善之必勤賑濟之必周枯骼無或
 遺肖翹無或忘臧獲等流三致意焉孰謂太和不通滿宇宙哉或
 是則為熒惑為離間為妬嫉為橫溢為阿附厥危為枉濫黷貨酷
 惡博逆唆謀冤淫種種諸惡出乎此則入乎彼厥有炯戒彼竺乾
 元乘半滿盈載考鍾伐磬斯固已日星揭之即使傳者垂紳端几
 高談純德亦周駕說焉故曰孔孟周程羽翼之言竺乾元乘秘密

之蘊可兼也人事盡天道未有不見子瞻比天定勝人人定勝天之說不若此之著明深切也度盡衆生咸躋仁壽光衷之志夫或曰光衷勤心懿行宜膺殊錫胡弗竟其施光衷以五經該洽已落第當事陳於楓宸墨書賜第竟冠冕進賢郎領南宮清秩使早自菲劣斯亦非常意中事况寶帙廣傳大年萬禩豈朝夕之施哉顧九疇先生特加評定傳神寫照發珠玉之光予以歸里多暇爰與同志按梓以廣其傳

江西通志館稿紙

卷

頁

策府羣玉序

清何三省

唐虞夏商其治綦純其事彌約至成周而有六經同官周禮故後人猶得循三百六十九賦九式同封邱甸之制是風尚遷流匪一姑置循蜚疏化之荒渺儒者論治體必首唐虞若夫稽世會而法後王自不得置漢唐宋而薄為近晚也韓昌黎曰由周公而下其說長雖長豈得已哉倘徒守結繩畫象而懿訓無稽則微言何以疏繹而玉迹無乃缺畧乎一代之興衰必有所由隆必有所由替原始以慮終則立法無苟且之患困窮而得變則守法無窒格之憂垂諸軌則殫厥美善矣古大臣秉珪曳組固已展諸經濟而考道崇議折衷古今亦曰舉此而措非徒言焉而已直與日星河嶽昭同遠禎其品行其論說可執券合焉先大司寇椒邱文肅公繼美冢宰公勳業道德賜謚制誥載在國史炳炳麟麟固不勝臚列

矣	惟	前	閣	部	會	議	從	祀	有	德	行	比	薛	瑄	文	學	同	邱	濬	之	語	名	臣	錄
云	父	子	尚	書	有	數	姓	惟	何	比	獨	盛	識	者	擬	之	范	文	正	忠	貞	焉	首	不
尚	辛	未	倅	附	春	榜	而	程	錄	中	召	見	監	司	引	家	宰	公	招	隱	歌	成	賜	宴
便	殿	從	祀	策	錄	引	公	宜	與	邱	文	莊	比	駕	何	莫	非	邀	先	人	末	光	雖	累
曠	克	穎	何	異	捧	藁	上	以	增	恭	愷	哉	公	所	選	述	幾	於	充	盈	魯	鄴	茲	於
文	集	先	為	哀	次	以	公	精	神	所	滙	聚	而	灰	燼	之	餘	尚	有	成	書	可	考	也
策	所	在	集	中	已	摘	其	尤	近	得	其	全	本	備	而	錄	之	則	公	蒙	枯	古	今	之
概	兒	矣	見	天	人	之	原	焉	見	性	道	之	蘊	焉	見	經	史	之	要	焉	見	吏	治	民
生	禮	樂	兵	刑	之	大	焉	歷	稽	從	來	傳	人	何	止	千	百	班	焉	而	下	非	無	能
言	之	士	也	詰	理	者	參	而	不	一	陳	事	者	紛	而	無	統	匪	惟	為	仲	淹	所	譏
實	千	古	所	同	歎	孰	若	公	策	所	諸	編	揭	其	要	而	汰	其	蕪	準	其	是	而	結
其	失	粹	然	一	軌	於	正	師	其	說	而	見	諸	施	行	熙	績	立	效	如	水	之	必	寒

江西通志稿整理組
江西一物一博 物 館
補紙

火之必熟五谷之可以療饑布帛之可以禦寒藥石之可以愈病
 為金石不胃也說先是邑侯婺源余公東莞張公梓集行世今邑
 侯閣中張公重命梓之叔此志運借咸同志及其輩襄其事甚盛
 舉也道法治法彰往察來約而可該於是乎在若曰士子之津筏
 固緇及之抑亦未見望洋向若之嘆哉

蕩堂文集序

清何廷謙

上高李蕩堂先生輯國朝文錄凡三十六家業已風行海內多士
 奉為圭臬矣癸亥五月謙視學江右聞先生尚有續錄之集藏之
 篋中踰年經楊素園太守夏味甫大令從其家索取鈔本相與縱
 觀之所遊又近五十家凡前錄未見之書及其人之有文而無名
 與有名而其文之醇雜不相掩者悉擇而錄之蓋先生論文之大
 旨專主高雷以不名一轍惟其精神之所至而招接之視世之侈
 談史漢拘守八家規規於繩尺間架以為文者相去遠甚故其自

序謂文無古今惟得其神解者為貴洵不易之論也竊謂古文之選自明以前衰然成帙而國朝文類僅至乾隆中葉為止茲閱先生所選之續集尤多網羅散佚障發幽潛而其大要在於學問文章經濟史事四者凡無益之文不與焉其有裨於世道人心不可僅作古文論也再先生自著有滿堂文集及未刻之續集卓然可繼國朝諸老淵原今擬仿先生例擇其尤者輯為數卷以殿續錄之後夏謀之兩守令布告同人集賢付梓以廣其傳俾異日操國朝古今之選者得有所折衷焉

三詩合編序

清帥念祖奉新

豫章之詩贈矣古今咸矣康原山詩派一百三十七卷續派十三卷二書極為該博惜流布廣得而讀者鮮焉以余所聞王厚齋劉後村撰列詩派姓名次第又各不相侔何歟近時張扶長先生江西詩派圖錄考核精詳而為王直方立傳尤足補呂紫微劉潛夫

江西通志稿整理組 江西通志稿整理組 稿紙

集中缺畧雖後起諸公咄咄欲排突前人亟需表章而前之宗派井然洵巨觀也夫吾鄉詩派首推山谷山谷後嗣蕃衍如碩廬先生以五經中鄉會高科歷宰甯海藍谿癸丑抵金華賢能聲藉籍吳山越水間予奉聖天子恩眷由順天巡察特命督學浙省歲試金郡公以試題擬作相示一題十五首琳琅滿目何勞吏也而擅名士風流耶既又示余太史吳公西和黃公山人李公三詩稿三稿卷首公為序傳而總序則中堂高安公筆也予嘗思徵集吾鄉著作擇采殊尤當成一書以備豫章文獻之傳不謂碩廬公先得我心他日如可合扶長先生圖錄共成一帙則吾鄉今昔名賢薪傳不息而後學之觀感興起者不且雲蒸霞蔚盡出而黼黻太平鼓吹休明也歟公詩為世珍重予思引玉先以里言貽之白攀花登上苑飛鳥下東陽竹閣清風滿莎庭暖日長桑麻勤董勸山水間平章臥理無他事新詩煥錦囊梓里傾心久塵途見面相逢承咳唾不盡轉珠璣話舊情交暢論文興欲飛皇華催舊道臨別

更依依今觀公之捐俸以梓三公之詩固可想見而既為公賞讀之三詩其可傳於世亦無俟余言不脛而走矣是為序

劉廣生詩序

清 魏應桂

余與劉家兄弟同社諸子相漸於筆墨余有一日之長而何印茲劉廣生齒最少享有大名早於王子安之年自辛未至丁丑十年內印茲置劉氏兄弟踵接棧南宮丙子歲廣生旋雋于鄉主者得廣生卷歷本房喜見看目純存誇耀之色由廣生平日憲菴無脛而走四方間取房博而甲乙之如昏夜曙光開人曠曠購其書不惜重貲無間遠近也米幾年時事不相關同社倦遊尋帝城春色于夢中再開春聞遠海外從龍大臣詢廣生名覓于都中不可得不知廣生親致為意園主人箋註歌詠有以自得每過節序撩心良長佳夕未嘗不與社中五人流連唱和趨時恐失喪幾以消

江西通志稿整理組 稿紙

歲月客相遇有意氣者復不肯當百錯過但恨酒盞之友不咸在翰囊日之全盛耳余望七兒輩始次第茲諸什付梓前七卷皆廣生所定後譽過甚或者以慰老人使無損興迺讀其序言忽以中郎為况自傷其著作無付者云一生心血竟屬何人正賴二三老友嚴為整正蓋指印茲及奈也豈其緋衣道迎預知其兆耶今先刻詩篇若干卷批剔微妙灑脫處屬之印茲余言其略焉候物力稍盈嗣出其所藏使天下知廣生所以大過人者不獨先時制菴兩人豈能辭其責哉嗚呼人生百年閱樂事多聞苦事亦多盛衰存亡之故可勝感慨然得閉身常足疏食濁醪保其天年無驚纓車馬之勞有篇章之樂未為不幸惜乎廣生見其進也未見其止也

寧都先賢傳序

清魏禮

魏禮曰寧都僻處江西之末距省會千三百有餘里地介閩廣而
 貨產不饒韓愈氏所稱白金水銀丹砂石英鐘乳楠柚竹箭千尋
 之良材一無有也故士君子商賈到者希矣孔子曰十室之邑必
 有忠信賢哲之生代有其人焉而天下莫之傳予嘗過泰山陵遲
 而上其巔四十里止已孔子曰登泰山而小天下後世莫不宗泰
 山然西南諸山其峻衍者綿峙數百里與等夸者不可勝紀由是
 觀之僻鄉之賢其不傳於天下無怪也夫寧之西金精四十里奇
 石拔起岩壑靈奧未嘗不足與通都名勝相軒輊而行遊者少寧
 人樸又不善緣飾使表著於世然說者以為寧產士恒嘉河出衆
 人亦地靈使之嗚呼有賢不彰豈非里後生之責與禮生也晚竊
 嘗聞諸父兄是用米舊志及身所聞見作寧都先賢傳婦人女子
 並得紀錄其以摩勵世俗為功於後之人一也或謂紀鼎革義死
 者不諱道與禮應之曰忠孝者天地之大義人君所以獎率其臣

江西通志館稿紙

一四五頁

子也自三代聖王漢唐以下之令主莫不褒崇勝國之忠臣語曰
 為己之婦則欲其嘗人也而又何諱哉

軸園初稿序

清 曾 都 起 禧

程山甘子捷齋學道而能文章者也自六經孔孟之文不可復作
 天下聰明好古之士其言或醇或雜莫不求工於文成一家之言
 以傳於後世於是文日盛而真意消亡實學中絕至於宋明儒者
 則又以文章為玩物喪志而不屑自二三大儒外類取足道其意
 而止卑弱膚庸漫衍拘牽之病隨在而有讀者不數行輒擲去或
 相與揶揄厭薄之以為戒然吾嘗為之求其理初無悖於六經考
 其人生平不可謂聖賢之徒而顧令天下後世厭絕其文至如饅
 餚之食魚肉之饜敗之陳於其前嗚呼則亦不文之過也孔子曰
 言之不文行之不遠於易曰修辭立其誠立誠以為質修之而後
 言可文也聖人之於文蓋惓惓矣昔者先王之制禮也敬而已矣
 必且辨為度數品物儀飾之節有所謂以多貴者有所謂以少貴

一四六

者有所謂以大以小以高以下以文以素貴者聖人之於文亦然
 文以明道而繁簡華質洪纖夷險約肆之故則必有其所以然蓋
 禮不如是不足將其敬文不如是不足以明道孔子曰辭達而已
 矣辭之不文則不足以達意也而或者以為不然則請觀於六經
 孔子孟子之文其文不文蓋可睹矣余愧不能學道竊謂今天下
 之志於道者既心體而躬行之必違當世之務以適於用必工於
 文章使其言可法而可傳嘗與易堂即而康論文而康今之有志
 學道者也禧之言曰簡勁明切作家之文也波瀾激蕩才士之文
 也紆徐敦厚儒者之文也為儒者之文當先生去其七弊可深樸
 而不可晦重可詳復而不可煩碎可寬博而不可泛行可正大而
 不可才堵可和柔而不可靡弱語可以不驚人而不可襲古聖賢
 之常言其旨可原本先聖先儒不可搖筆伸紙輒以聖人大儒為

發語之端。巨山宋先生見而非之。曰：若是則教儒者以作文矣。先生蓋學道而有成者。嗚呼！此余所以懼夫道學之不振也。非不振於文之為不工，而其得失可唯而知也。甘子多少才，風流跌宕，善歌曲，至不嫌以身試優伶，壯而好經世之務，嘗自區畫邑田賦上下，有司行之無少變。建議勦山賊為圖策，口手指畫大吏潛身走賊壑下，以知其險易而為之計。既又慕其素所親善友謝約齋先生，翻然執贄為弟子，篤行誼以聖賢為歸。迨五六年，又好與易堂諸子講求文章，而其文亦日以益進。今夫甘子凡三變，至於學道而後，加意於文章，其為人甚奇，其文當必有個，儻超拔不可羈絀之氣。乃讀軸園稿，朗暢和平，冲然多菽粟布帛之味，而其正統論文帝短喪辨甘氏家廟通濟橋記諸篇，則又高勁有法度。為近世能文者所難及。甘子於唐宋大家文最好，其鄉人曾子固要亦以

江下通志卷之三

夏

其餘力及之，未嘗極其所至。昔呂公著謂子固行誼不如政事，政事不如文章，余亦謂甘子行誼勝經世，經世勝文章也。軸園稿若于首，余既別而存之，為之評點，已百夏。甘子復以書來，命余叙，余以甘子有兼人之才，固當於余平日所論議者合而致之，以振今日學道之衰，而為之叙之如此。

會昌沈仲孚雞肋詩草叙

清吳正名

詩固不可無意然予謂必有意而後作詩亦非詩之極致嘗觀夫
 天地間一水一石一草一木以及風雲魚鳥固未嘗有意為之而
 自然之致遂令人心目領取日新而不厭也予幼學詩每偶得句
 自覺可喜亦或為人所歎賞迨後刻意摹擬反無足觀豈非自然
 之致日少而有意為之之過歟湘江沈子仲孚年方盛壯才堪肆
 應於業制舉之餘發而為詩得若干卷幽折往復雋永多姿間有
 至理名言出於自然之中不煩繩削而自合規矩不求甚似於古
 而究未嘗遠於古人蓋其天分有過人者予篤嗜之仲孚乃自題
 曰雞肋何哉予惟仲孚嘗走三百里登金精千尺之峯執贄於吾
 廬夫子之門其自命不凡若不僅僅匡詩文者故以雞肋視之宜
 也使仲孚惟欲以詩文自見甯肯安於僻壤屈首蓬門將挾之遊
 通都大邑與名流相馳騁當今之世尚詞賦之學必為公卿大夫
 所物色一朝風雨破壁而去仲孚雖欲從深山中師友講求至道

江西通志雜稿紙

四

安可得哉予寓霞綺園為湘江勝境晝把其詩吟哦於修竹夜則
 篝燈兀坐一室中幾忘寢食唐人之論詩曰飲食不可無鹽梅其
 味嘗在鹹酸之外予於仲孚之雞肋草亦云

南豐揭居魚亭上詩而奇窮嘗歲暮追債者盈門君獨行山中避之往往無所得食數日乃得歸譚古愚侍郎為山布政嘗以書招致幕中君至之日適會客演劇命君即席賦詩詩成侍郎大加驚嘆即日薦主潞州書院時君年方二十歲耳在山左數年以母太孺人年老辭歸遂不復出嘗一應當事者之招居數月君怫然不可於意作詩謝之去時人多怪君落落難合遂窮困以死而不知天將以昌其詩而盡摭其豪宕之氣也昔韓文公序荆潭唱和以為懼愉之詞難工而窮苦之言易好後之論者謂公特為文士言之耳使讀清廟維清諸詩當爽然失矣余謂天下之窮無如周公其詩之窮而易入人心亦無如周公者常棣之詩窮於兄弟而作也鴟鴞之詩窮於君臣而作也如公乃窮之尤者世人之窮特窮

一四九

於一時之遭遇耳讀清廟明堂之詩固不如常棣鴟鴞之足動人心也今夫候蟲之響猿狖之鳴淒風苦雨之聲無與於人也而聽者往往凄然以悲悽然以惻然必深山窮谷寂無人聲之處乃可得其境使居高堂邃宇都邑繁盛之區則不能知之矣漢人摹騷之文朱子多不取以為類於無病而呻吟者是豈獨其詞之不工哉不身歷其境則其情必不真其情不真則其詞必不足以動人是猶居高堂邃宇而欲肖候蟲猿狖之悲者必無幾矣然則君之困阨不遇天所以使君備歷其境而發其奇者也君善飲酒晚年以病乃屏去為人不假修飾交友以誠篤有過輒面責之不少諱平居踽踽獨行意愉愉如也古之窮而工詩者多為戚戚之詞獨君愈窮則其氣愈豪宕嗚呼此又君之氣量不可及者也將死以詩若干卷付其友人李生覺曰為我梓之既逾年李生與同人擇其可存者得若干首囑余為序

筠瀾詩草自序

清 吳 森

黃州春暖。發發風花。赤壁秋高。茫茫今古。未能操刀而使割。當年
 殊繆初心。固窮被褐。而負薪此際。何堪回首。問儂衾影。矢斲日以
 無慚。念彼寢興。亦捫心而不縮。然而煙波江上。何妨置一介迂儒。
 逸之寒碧亭前。竟爾作三生佳話。山川幽邃。本放臣接武之鄉。旌
 旆飄颻。正太守下車之始。舉惟握手。賓至如歸。剪燭談心。雞鳴不
 已。宏開東閣。筆牀偕茶竈。為綠膽彼西山。明月與清風。競爽千尋
 斷岸。霸氣都銷。八尺沉香。華胥入夢。此謫居之勝概。遂逸興以造
 飛讀美人香草之篇。敢以幽憂致隕。撫少女青蘋之恨。豈其無病
 而呻慄。玉局之前。擬借金聲於後勁。源泉萬斛。平爾標觚。歲篇三
 更。覩然學步。爰合叢殘小語。彙為草澤私書。貯以行滕。攜之齋舫。
 驅馳梁晉。高登續虎之比。輾轉甌閩。老作諸侯之客。於是質之宗

一五〇

匠猥蒙賜以鴻題。憐小子何知得罪。而風霜甚苦。吊仙翁遺跡。寫
 懷而厲筆。無猜有畫。有詩亦風。亦雅。茲以倦遊歸卧。時而擊節長
 吟。看孫曾遠院。嗒嗒或風雨。閉門寂寂。追維曩眷。念因緣。非尤
 龍懸鑑之高。金馬碧雞。言旋何日。况孤鶴橫江之際。鱸魚斗酒。副
 響誰人。匪特纖芥俱忘。抑且隆情莫報。倘他日沅湘便道。當拜公
 於荒煙蔓草之間。計爾時梨棗告成。應識我於白露蒼葭之候。

非我齋文集序

清金履那方鐸

武甯或居于野南豐謝居愧屋以文章學問顯於時江西人無論
 識與不識皆知有二居者錢侍郎稼軒以乾隆己卯年主江西試
 榜發無二人名為感縮不甯者久之既廉知二居俱不與試事乃
 已然二居亦終以不遇也愧屋家貧無以自活頻年客遊曾兩到
 江南訪予半谷握手述其平生歡然也已而慨然丙戌四月客武
 林書來寄示非我齋集且微為序嗚呼予讀愧屋之文章而神交
 其人者幾二十年時愧屋年甚壯意其魁梧磊落卓然振起事功
 之會用以信其學而堅吾輩之趨向者在是焉繼兩見江南方以
 文字為時嘗警幾隔於罪辜營營不得其所志迄今又六七年愧
 屋益窮且困而于野之死久矣前歲壬午愧屋客今宰相陳公榕
 門所陳公既知之嘗副都諫翠庭錢少司寇稼軒兩公亦深知愧
 屋歎重其文章卒無有拔而起之者予嘗悲學古人之學的然可
 以自信吾鄉如華師道諸杏程輩概不乏人要皆不得志於世師
 道學最富遇最窮而年復不永嗚呼其偶耶其固然耶予序愧屋
 文章益不能不感慨於斯也

江西通志卷之...

...

五

...

佟漚白中丞密奏序

清 黎士宏

封事文章之書也。封事以文章傳者，往惟陸生江都最著。其下賈劉諸家言，人人殊。至宋歐王蘇曾，所為上書劄子，裒聚各數萬言。是豈獨文章也哉！其一時人國之安危，民生之治亂，君相之舉措，與夫邊陲大吏、勞臣、宿將之設施，俱於是乎見。甲午乙未之間，閩海多事，數傳勤王師，竊嘆制勝無人，令鼠輩跳梁乃爾。然內外相依，附不易動，搖朝廷倚任寬恩，又不忍遽付執法。夫羈縻老婢，不足制懷光，而一二杯羹之語，反為循恩輩口實。使當日首清君側，然後馳一旅之師，絕蜂蟻之援，下樓船之擊，豈遂潰決至此悠悠之論，坐失事機。今痛定回思，尚堪彈指咋舌也。往佟大中丞公撫閩之日，簡兵料賊以撫局，必不可成。力主剿議，密疏廷請者，至再。首發賊書，絕反側觀望，賴聖明卒用其謀，投畀安荒。隨舉六師，廓清內外。上天厭亂，海溢已漸甯謐，斧根洗薪之見，非公之力，而誰力哉。今取其疏讀之，敷陳詳切，勦合機宜，吾不識去董陸諸公何似。

江西省通志館稿紙

一五二

然考董陸諸公當時或用其言，而棄其身，或不盡用其言，或用其身，不能盡。皆致尊顯。我公以一言結主知，隨上軌報可。天子數貴重公，三年之內，一鎮閩，再鎮虔，今再鎮浙。視古人之言，無不及而視古人之遇，則已為過之也。後之見是書者，既可以得一時君相時事，邊陲將吏之處置，即他日時異事同，咸可按方取效，無復嘆昔悔今，則斯一編者，非一時之言，而天下萬世之言也。

湯佐平先生文集序

清兩城徐芳

南豐湯佐平先生其人司馬涑水之人而其文則歐陽子之文也
 予恆誦而志之矣迨彙其內省齋諸稿屬予評定予讀而嘆曰此
 所謂有德者之言乎孔子稱文莫猶人而躬行未有得若佐平者
 其殆餘於行而溢為文者乎始庚辰春與佐平偕提南宮予駭穉
 不能知更事獨念溫飽弗志昔人所訓當在今日而朋輩中宏才
 勁骨以天下已任未有佐平若者因歡然定交佐平亦不鄙孺子
 而教之長安數月晨夕靡間所講求砥切者一以古名臣及當世
 之大賢為師當是時吾兩人意氣壯甚謂他日治不東海守不清
 獻立朝正色不宋廣平皆上負吾君父而下不齒於友者也其後
 宦轍中外各矢此意以往予競救過而佐平為能激昂奮發以生
 平所學盡見之政事雖揚敷載廉惠大著督撫道隣史公倚眷若

江西通志館稿

五三

左右手一時朝右柱礎要地鎖鑰無不虛左推轂思得佐平重者
 而佐平竟以忤時相故垣署僱蹇分司遠出然後敷施懋立海厯
 崇階天下事不可為而佐平之身亦終於隱嗚呼天之生才果有
 意乎無意也如非有意等質齊量可矣若馬然羣駘之不必駉驥
 若木然群櫟之不必其豫章桐楸也如有意耶則宜與之時以大
 其用若駉驥之必千里豫章桐楸之必舟楫梁棟使生其時者群
 被其澤以無憾也然從來天下治日少亂日多賢人君子固抑之
 數多而得事之日少則豈其果無意抑雖有意而不能私厚之通
 與塞一聽之於其遇耶又豈其別有以用之而所重者不盡在於
 榮名顯功之際耶嗟乎佐平以追風躡景之才不馳騁天衢而頓
 折於羊腸鳥徑之間其干雲拂日者不以倚楨幹於清廟明堂而
 窮稿於空山絕壑其堅忍毓毓於斤斧之肆睨雪霜之權悴蓋亦

有年而佐平之人亦於是老矣此吾所以讀其書而傷其過也然時數在天而道在人無地不可自勉佐平以其生平所學砥之於躬又以躬之所不盡而著之於言使後之服其訓者引繩削墨若工之有矩而營度不遷若醫之有方而所投沉痾之必起斯其所濟不逾遠乎往佐平在揚留意於恤所平反寃獄至數百計其敷政惠藹不下東海于公而焚告之嚴一如清獻其抗禮大璫當上下茅靡之際而平裁獄立召入考選并彼權奸之薦剋見解而一刺不入以是厯梧垣遠掾乘鉞額表鸚擊貪墨幾于萊公一筆而銜憲握爵擁犀渠十萬眾若某勳某輔者抑首下氣請斯須之間弗得也其立朝正色又何減宋廣平當日夫人如佐平亦可以止矣所不能為者時而考其樹立亦可弗愧矣司馬公居維十五年而資治通鑑成後世賴之使其十五年中書不過一時之治安也

江西通志館稿紙

而是書至今傳學士大夫之尊信誦習與紫陽綱目並崇不朽者未始不以司馬公之故言之輕重存乎其人蓋彰彰矣於佐平莫疑又安知天之所以用吾佐平者不於一日之榮名顯功而千秋之典則耶予情且拙不能副鞭策十一而終始同志三十年如一且知佐平深亦固有莫辭者因讀是集而謬為表著如此若其為歐陽子之文凡諸有月能辨之矣

山川語序

清 徐世溥

史稱陰陽之術使人拘而多畏以余觀之殆莫甚於形家言矣佩
 盤囊袖磁石挹水晚鍼凡言能為人葬其親者皆使人之親不得
 葬者也昧者貪不可知之福慈者懼不必然之禍獨子陸於身孤
 多男復忌偏威雖有仁孝聰明之子又或以其身未行道而特見
 不足以取信議不足以破私誠心慘但不足以銷忘此賢公卿所
 以或數十年不就宅而仁人孝子所為中夜飲泣傷心也嗚呼
 始為是說者何與蓋古者天子七月而葬諸侯五月大夫三月士
 踰月未有經年者若是其速也則其葬故之缺者蓋有之矣春秋
 有不書之葬古不修墓以戒闕也故子思曰喪三日而殯凡附
 於身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矣嗟乎古之人誠慮夫人子有
 不誠且信者也於是乎歛之以福怵之以禍使之無敢苟於附棺
 歸土之際以安厥親孰知趨避之說出而仁孝之念移世衰道微
 向之所為假趨避以牖誠信者乃適足以誨爭而致怠高明之家

江西省通志館稿紙

一五五

親戚朋友各引其類眾言淆亂人懷一心親未卜壤兄弟已為路
 人矣豈不痛哉欲究其弊莫若使人子皆通形家言而勿惑於葬
 師拘牽穿鑿之說欲使人子身通家形莫若去其繁迂之言而示
 以簡易方回經曰山川而能語葬師食無所夫山川曷嘗不能語
 哉高卑語我形緩急語我氣曲直語我情聚散語我勢故其圖象
 紫微方象天市綴次象諸辰行列象營衛近取諸身遠取諸物細
 而草木大及朝市萬狀羣分五行應類合之以生剋驗之以向背
 吉凶可知剛柔有制矣絲葬師觀之則山川終古不言絲知者觀
 之山川曷嘗不語哉瑞昌曹洞山參軍少以才名冠江楚晚感東
 隱之亂棄儒冠從戎大言嶽嶽不能與時府仰平東侯印十年不
 克佩天也然所著書已數十萬言尤精地理壬申虔南告警撫軍
 興化解公方伯烏程潘公延督水師欲練一軍軍上游以備不虞
 因出示別後所著屬余序其山川語奇而簡簡而易為人子者家
 有是書願親葬有所矣方回舜七友之一也舜微時與遊歷山雷

澤之間夫古之言卜者始於庖羲醫始於神農黃帝岐伯陰陽始於容城大撓是皆神聖開天造不可幾之人而今之行是數道者乃皆中人以下吾濟所得所養蓄之其不足倚仗無論且如周室卜居公劉公旦最著也二聖人三單九伐古今之兵法莫加焉於戲非足跡遍天下資兼文武者猶未可以語山川哉

徐旋齋刺史息園詩鈔序

清沈毓蓀

曩歲庚寅余主講上饒靈山書院識信江山長賴縣戴君卧白卧白工詩唱酬之暇極口稱其鄉徐刺史旋齋先生為一時作者余心頗有年矣今秋僑寓南昌卧白以書郵先生息園遺稿來屬余序首簡昔人謂文章之道近山者沈雄近水者秀穎余嘗以此驗古今詩人雖才力有高下宗派有異同而所得於山川之助者大率不越此兩言賴邑附郡郭郭外崆峒天竺錦屏赤石諸山嵯峨峭拔遠近環繞章貢二水至此合流有襟帶千里之勢余四至其地至必登八境臺憑闌眺望駭目盪心其地之能詩者如宋之王

江西省通志館

一五頁

漢謀陽玉巖曾文清元之王竹逸蕭極初明之劉雪樵宋梅溪皆有威名意山川鍾靈當世必有繼前賢而起者時先生已歿余亦未與卧白交無由見其邑之詩人而詢之也今讀是編其骨峻卓其氣瀟灑其神韻淡蕩而纏綿所謂近山沈雄近水秀穎者實兩兼之先生處為通儒出為循吏有本之言豈必模山範水要自有不期肖而偏肖者周讀終卷如重登八境臺眺崆峒諸峰之奇觀章貢合流之瀾渺目為之駭而心為之盪宋少文卧遊於畫余卧遊於先生之詩矣書此以報卧卧白必首余言其邑又有鍾員外官城者年少工詩近與余唱和議論多合異日讀先生詩必不余言為河漢也

重校刊太平寰宇記序

太平寰宇記二百卷宋太常博士直史館樂史所撰史事蹟見子

黃目傳者所著又有生知天下記掌上華夷圖等今不傳史官至

商州刺史判留司御史臺傳列其生平所撰述不下數十種蓋史

官南唐及宋初其時漢晉以來載籍尚未散佚故太宗修御覽等

三大書及史撰此志微引繁富多南宋以後所未見本即以地志

論晉太康土地志宋永初山川古今記關關十三州記顧野王與

地記魏王泰括地志賈耽李吉甫十道志以迄國摺應周勉堅李

克周處陸機晏謨張勃鄧基任昉諸人所列錄者多至百數十種

史雖不善決擇然零篇斷簡藉是書以存者實多此其所長也至

若也里外又編入姓氏人物風俗數門因人物又詳及官爵及詩

詞雜事遂至祝穆等撰方輿勝覽寧暑建置沿革而人物瑣事必

江西通志卷一百一十五頁

登載不遺實皆濫觴於此此其所短也其者佛於墓並云墓有二

所漢書地理志雲陵雲陽並左馮翊縣而云雲陵即雲陽也以此

蒙門當漢蒙縣以唐陵當楚蒙縣蓋以論傳論多不參攷如此性

願嗜雜家小說于泗州下則載淮渦神無文初潤州下載高驪山

海神以酒醴聘外夷女等事意在徵奇罔知傳信是又非史例矣

乃自序反譏賈耽之漏落者首之缺遺不知已之病適與之相反

也然地理書自吉甫以後籍以考鏡今古聯綴前後者實無踰此

書宜其傳之久而必不能廢矣自元以來雖刊本不一然皆不甚

精審此刻自宋影鈔本外能彙集諸篇本補其遺亡校其譌舛于

近日刊本中最高完善則先生之有功于樂氏病不少也刊成屬

為之序爰書其得失即以質之先生嘉慶八年陽湖館後學洪亮

吉撰

白鹿洞志序

清 湯永誠

白鹿書院其來久矣肇於唐盛於宋治於明迄我朝有
 御書之賜而制益大備幸值
 聖天子文明之世一統有志郡邑各有志至廬山亦輯有志靡不
 載之甚詳茲復有書院志者何曰重道也孔孟之道惟朱子集其
 大成而白鹿書院為朱子設教之地精神所萃登斯堂而遵斯教
 可為學道之津梁誠有如李忠毅所云者則茲志不可以不重顧
 舊志已弗可考即前廖守遵忠毅原本輯為一書而版又燬於火
 星子毛令自引見時敬承
 天語即有志於修輯乃越五載之久始告厥成余覽其於前志七
 則外廣為十則繁簡得宜去留各當則李崆峒先生所言晦者晰
 脫者補遺者備亂者統茲集已無遺憾又余嘗以事至院與院中
 多士論文課藝彬彬郁郁皆有可造其各體
 聖主崇儒至意遵朱子之規以進於聖賢之學實不能無厚望焉

江西南通志館稿紙

五頁

教慎錄序

清 湯來賀

語曰獄者天下之大命也民之哀樂政之理亂將於是乎繫若之
 何其勿慎也昔歐陽永叔語張芸叟曰吾昔官壽陵取架閣陳年
 公案反復觀之見枉直乖錯違法徇情裁情害義無所不有當時
 仰天誓心自爾遇事不敢忽也余丁丑闈此因惕然曰此吾輩將
 來之責也於是究心刑律蓋三載餘矣庚辰謁選承乏廣陵孟冬
 抵任見飛蝗蔽天道殫相望夙夜憂心圖所以救之而無其術因
 念南臯先生云化有事為無事化大事為小事必也加意敬慎使
 肺石無冤訟獄衰息庶有裨於萬一手於是以前勸賑救荒為務凡
 小事疊控者輒置焉遇姻族訐訟則委曲開導必使之息爭而後
 已且察批詞事久者概請註銷蒙江臺詹公忻諾允行其他間有
 齟齬而去其太甚斯民亦稍無訟獄之擾矣所訊皆重辟半屬成

朝廷之威嚴上臺之喜愠同事之德怨官途之升沈皆所不知惟
凜然敬百姓守三尺不敢輕視民命以自失吾本心耳嗟嗟庸碌
莫如賀而直行已志且能取信於上臺况才力百倍於賀者苟推
教慎之心以行之又何施而不可哉

家禮酌宜序

清湯來賀

易曰上天下澤履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又曰君子以非禮弗履
禮之為用大矣哉蓋樂曠達畏矩繩世俗之恆情也縱其所往而
不為之坊則暴慢率畧驕盈於誇靡所不至其不流為悖亂者幾
希矣惟禮行而氣質以變風俗以淳四體以之舒泰九族以之惇
叙萬邦以之協和其用顧不大哉然三代而上以禮為治天下之
大端三代而下以禮為治天下之一事正學弗講而人心日競於
功利日趨於脫畧禮教之不明也久矣禮教不明而欲風俗之厚
豈可得哉昔紫陽家禮簡約而精覈使高者不得踰卑者有所持
循而可及先輩為之註釋而其道已備然世之遵行者實鮮其人
冠禮久廢邇來幼穉皆冠而禮益廢矣富貴之家嫁娶奢侈有僭
擬王侯者有貧士自耻其固陋亦勉强稱貸以飾虛儀於是互相

江西通志稿整理組
江西通志稿整理組
稿紙

責望怒而為評語激而為反目窮而為溺女視婚媾若寇讐殘骨
肉如草芥皆奢之為害也至若喪葬踰禮者禘禘人物備極奢華
甚至招優伶作雜劇忘哀為樂喪其本心而自陷於不孝何其謬
也舉世習行莫知其誤非以禮教為之坊又何所底止乎予反甘
健齋參諸眾論因時損益題曰家禮酌宜志期於變俗而心切於
公善蓋亦紫陽遺意也噫健齋以經濟才而能斂華就實與約齋
為十年友一旦師事之而拳拳於禮教非有過人之識而能若是
乎雖然家禮一書非君子弗行記曰忠信禮之本也無本不立先
儒謂三百三千一言以蔽之曰毋不敬夫君子之治躬也必先於
莊敬故曰斯須不莊不敬則慢易之心入之矣讀是編者能本之
以誠持之以敬而行之以弗怠則禮之道歸焉矣

曾南豐先生文集序

清 湯來貴

江西通志稿整理組
江西一第博 物 館
備 紙

南豐先生文集其初名曰元豐類稿者有正續有別集自宋已述
其大半余友中翰彭毅齋新校刻之定為二十卷考公成進士於
嘉祐初然自慶歷以來聲名在天下已二十餘載窮鄉絕徼咸誦
習其文當神宗銳意用人公獨久在外至元豐而始充修撰賜金
紫人咸以熙寧之不大用為公惜而不知公固不樂用於熙寧即
執政且不得而用之也何也公與介甫相知極蚤當其未見知於
世以為引翼而薦揚之觀介甫所作曾氏誌銘其諫議大夫則曰
某視公猶大父也於太常博士則自稱曰故人子王某也可不謂
親厚乎假令其秉鈞日公稱迎合其意則韓呂諸人因介甫而顯
者不在彼而在此當是時天下傾慕奔走有嘆其無因而不得故
或前詆而旋媚之或既附而後乃叛之不一其人公豈非人情獨

無彈冠之慶乎。不善其所為，故屢書切諫，不聽。又賦詩以見志。載集中者，可考而知。至在上前，則直指之為佞，非訕友也。勇於有為，吝於改過，二語實中介甫之病。愛君之深，不敢為友諱也。且欲以成就介甫，冀得翻然改悔，不終執拗，以被惡名於後世。其愛友也，亦云篤矣。是以寧使其身不見用於時，而不肯苟且以枉其難進。易退之守，此公之大節也。其在齊州會朝，廷變法，遣使四出，公推行有方，民用不擾。使者有所希求，公執不可。夫公豈不能致仕而去哉？康節嘗告其門人故友曰：此正賢者當盡力之時，能寬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投劾何為耶？斯言也，獲公之心矣。或者謂子宣之事，公胡不呵止之？夫平甫和甫皆極言新法之弊，彼兩賢者不能得之於其兄，而謂公獨能得之於其弟乎？此又不足為公辨者也。介甫於異己者，輒惡之，而未嘗加怒於公，非以其直諫素著不

江西通志 高第理組 江西一書 物誌 卷第

汲汲於手進，有以大服其心者乎？輯稿之名曰元豐意，豈在是哉？殺齋於是書用功之勤，非一朝夕，讀其序與凡例，昭然揭作者心思，以示人。蓋生平好學，深思持躬方正，不惑異端，不事奔去，與公正合宜。其於公之書好之篤，而言之深切如此也。先是司訓劉二至時相遇，從甄與賞奇，析疑會取。此集丹鉛者數本，故殺齋是刻多存其說。既成，予得而讀之，因推公出處之大端，以見其卓然自立。其學為有本，至如文章之出入，經史足以竝駕龍門。昌黎者在諸儒久有定論，無庸贅也。

陳毅齋遺集序

清 涂 瑞 新 撰

白世之論學者，分道學經濟二之。於是道學之文有經濟之文，一本分岐而體用裂矣。夫經者經也，常道也。經末有不濟，蓋經濟即道學道而經濟備矣。陳子凝齋，諱有甲之書，沈潛性命，壯游吾

師崧甫黃先生門有得於程子自和則不能以為有為應迹詰益
 研精定性書自足雖車馬風塵勞攘事已輒收視返聽內觀凝然
 久之更網羅元明諸儒皆能自得先生謂可與通道而先生官刑
 曹每當繁劇疑齋從容佐辦並有條理及銜命江南讞疑獄先生
 必命之從則道道學之效也其居家佐前人義舉訓詞君分巡浙
 東諸所設施尤非經生迂誕者敢望政其發為文章也說理則微
 事言事則根理內外體用學無分功文亦無二致顧嘗欲閉戶十
 年以大成其所學又欲更作文以發胸中之蘊未遑今所遺文僅
 若干首然其為有體斯用之學則固可按而得矣余與凝齋同門
 相與切磋者幾二十年而自所學不遠甚序以誌媿亦幸師門
 之尚有人焉云爾

希賢書院錄序

清 查培繼

書院之成循眾志也成而祀十四先生使仕者學者有所取則則
 教之意寓焉不僅為畏壘之祀祠鄉之祀也余與湯庵湯先生記
 而劃諸石又上其事於兩臺咸獲報可崇道右文嘉惠一方之士
 德意良厚而藩伯及學使者又皆樂於鼓舞這用有成信乎事有
 開而必先成之於下而作之必自上也地在使院之側每當政閒
 吏散則與負笈生徒質疑問難亦足開拓心曾願以薄力經營僅
 同埽除布席而未啓絳帷孰為擁篲雖升緇館誰與受餐耿耿未
 忘鮮終是懼既而思之樂育自有公懷同心不無將伯古云斯文
 未墜必有英絕領袖之者則表章前賢興起後學卓然自任吾道
 干城固有待矣余也三徑未荒杞菊堪把而并州舊夢將在此管
 絃俎豆間故於其行也詮次所由於左

江西通志補整理組 稿紙

終中丞爰亭詩集序

清李元鼎

大中丞終公撫我度之明年余不佞從江淮歸里偶鼓櫂溯流而
 至與二三舊知尋鬱孤八境遺址拜周元公濂溪書院見贛郡山
 高而水深城郭廬舍依稀曠昔且士歌於庠民耕於野黠駘飲飛
 輦各安其營壘商賈雲集烽燧日怡而隣封揭竿伏莽者越千里
 稽首轅門悅受戎索恐後熙熙穰穰江省十三郡惟贛首稱治安
 蓋公未到之先所未有也余不覺起而歎曰治固在人哉存公以
 詩文見投井出近集屬序不佞拜而卒業見其淵韻朗神居然有
 陶謝風而整暇靜穆之氣浮於楮墨然後知公之為治者即其所
 為詩聲音之道不與政通乎夫天下事散則冗冗則劇劇則費惟
 整則一一則暇暇則靜凡所規畫出之穆如也公自游膺簡命
 以來毋論兩浙八閩間由藩臬以至節鉞皆值戎馬生郊軍旅控
 惚之日即今撫茲上游當江粵閩楚之交簿牒煩興符檄旁午草
 疏為閭閻逕困請命殆無虛日而往來輪蹄舟楫絡繹不絕公獨

江西通志館稿紙

一六四

能不大聲色處之裕如胸有成竹案無留牘日坐堂皇不踰時而
 百事畢舉弊祛風清退而讀書爰亭取凡古今載籍篝燈繼晷手
 不停批故形之咏歌本以性情有清新俊逸之致而饒忠厚和平
 之思豈獨騷人墨客鏤冰繪藻不足當其萬一以方漢魏鏡歌朱
 鷺諸曲甯多讓哉雖然有本焉詩三百篇大抵皆忠臣孝子感情
 而作故夫子教小子以興觀羣怨必極之事父事君頃不佞見公
 良鄉紀夢諸什述先將軍之忠勳感先大夫之幽憤仁孝之言凄
 惻委婉令人悲不忍讀至絕海上之虛聲解勤兵之遠戍成謀勝
 算確乎不移入告密章非衆直陳忠悃披瀝則其事父事君可揭
 日月而行昔人云天下文章莫大於是公之謂矣過日聖明側席
 元老出入均勞且晚召直綸扉奏詩郊廟鼓吹休明大雅之遺復
 見於茲恐翠浪玉虹未得久私我公余不佞將繼赤烏袞衣之什
 則斯言其嚆矢也夫

左傳濟變錄序

清 李其聰

嗚呼國家之事苟可以一切治之則無事乎濟變之才矣惟所處之時所遇之人有不同變生於倉卒禍起於不測此時而無權則君國將不可問蓋世有持重而成亦有持重而敗者善濟變者卒然臨之而不驚喧應衆控紛擾之而不亂投機而決迎刃而解世之人蟻逐蜂起聚論而不得一當者彼皆不動聲色不假謀議何以定危難於將履其深心妙用即腹心密友父子兄弟之間不可得而告語屠牛坦一朝餅十二牛而芒刃不頓者用是道也或曰權者小人為惡所假以濟耳君子之學純乎經者也其美事夫機械變詐之術嗚呼見其安而不見其危又豈識聖人之所謂權也哉濟安以經濟危以權夫所謂權者豈蘇秦張儀之術也哉蘇秦張儀以機械變詐趨乎利而悖乎義吾以化裁通變合乎權而通

一六六

一六六

乎經此一時一事必權而後得其宜即謂之此一時事之經亦可故必仁至義盡智深勇沉然後可以達天下之權處天下之變豈猶夫人肆其說遇以邀利也哉嗚呼權之為道蓋可藉而不可恃可以濟仁義所不足不可以背仁以為非知此而後吾人之學可治可亂而不至窳於時勢之窮也吾師的齋先生深憫學者之不知權而不能禦事物之變因課左氏傳而取其濟變之畧二十有八篇詳加評註以示諸及門者先生之屬望於門下士而有心於天下事也可概見矣

謝退菴詩鈔序

清 李根植

歲乙巳退菴謝先生返自閩先生客閩三十年三返里至是築菴
園居之將歌嘯終老不出先生為程山約齋先生冢裔少從伯氏
愧屋先生學受詩曾松門日與叔李醒菴聚原詩酒唱和相娛樂
當是時先生叔季詩歌重大江南北而伯氏愧屋以古文名天下
及壯不欲以詩歌見遊閩賓諸大吏所佐幕府皆有惠愛凡仕宦
客遊之至自閩者莫不知有謝先生而西江人之客是者尤愛重
之不置昔鄉先輩梁懷葛布衣從程山易堂學為有用之學後佐
西陲帥府垂二十年居鄉捍土寇守龍宮寨指揮堵禦四十餘日
不倦後之學者求得見其詩文如獲異寶焉而先生佐臺灣募土
酋黃教叛其時縣令曾公巡禦境外先生隻身居危城中不沾席
三閱月所以運籌安全之者至今臺灣人猶能道之先生後梁布

一云

衣數十年何出虞行事與布衣類也先生遊閩時植生甫十歲後
交先生子宗紹暨諸子宣而從事愧屋醒菴二先生久故於先生
事獨詳去秋與先生同舟十餘日得盡訪履進草因命植叙先生
詩嗟乎先生豈詩人已乎先生力求有用之學積之數十年僅畧
見於幕府今執一卷稱詩人老菴園豈先生意與先生今年六十
有一精健明敏求人才以續有用之學意尤殷且厚也而薪盡火
傳先生必有所寄竊終執此一卷抱膝菴園中稱詩人以老耶其
有用之學將欲重有所見者果何待耶植不敢叙先生詩叙植私
欲請於先生者

言水鄂南鼻先生以明萬曆五年舉進士。值江陵奪情視事。繼吳趙諸人抗疎極諫。同受杖謫。天下由是高其氣節。明自王守仁倡良知之學。流傳尊信。幾遍天下。先生從泰和胡直得守仁之傳。與一時馮慕岡周海門等相唱和。由是天下傳先生之理學。先生嘗為吾二世祖閻齋公銘叙同鄉誼。且謂公與永康程文恭論學。閻新建說。不無牴牾。又以文恭起謫籍。令安福時。吾祖不得與故鄉耆耆相印證。為惜。而不知吾祖墨守程朱之學。以貽子若孫。至今未嘗敢易先生之學。雖與吾祖異趣。而深相許。與其銘曰。吁嗟先生含章於身。駿發後人。匪人之傑。亦龍之靈。蓋君子之道。和而不同也。如此。自先生沒。至今百二十餘年。余以謗勞。謬藩江西。而先生裔孫。以先生奏疏。及願學存真諸集。重授之梓。請余序其端。詩云。惟桑與梓。必恭必敬。止矧先生與余。先世以道義相應。求而氣節理學。彪炳當世者。耶。吾謂先生立朝奏議。與其平時與士大夫論

江西南通志館稿紙

學諸書。具在集中。不待余言。而顯即余言。亦不足為先生重。願吾讀先生集。竊有感也。明有天下。二百七十餘年。而大勢三變。洪永之世。猜忌英明之主。在上。罪丞相不設。群臣慄慄。救過不暇。其大權在君。洪熙以來。三楊入閣。辦事無相之名。有相之實。嗣後進退人才。獻可替否。其大權在相。自江陵以後。一時在官者。以攻訐政。府為名。高閣臣。嘗不能安其職。其權遂歸於言路。而黨論起焉。然先生與吳趙諸君子。論江陵於柄政之時。李植江東之諸人。建言於主意。既移之日。時勢難易不同。而用心亦或各異。自是以後。言事者。益裁量執政。執政日與。杖柱水火。薄射門戶之禍。訖於明亡。讀先生和衷諸疏。未嘗不嘆息痛恨於黨局之為禍烈也。孟子云。誦其詩。讀其書。必論其世。余之序先生集也。寧惟是。耀桑梓之榮。與先世締交之私好而已哉。將使讀先生之文者。於先生之氣節。理學。可考而知。有明一代得失興亡之由來。俱可得而按也。

四科之中有文學。子游子夏非自遠於德行，其所長在文也。春秋筆則筆，削則削。夫子之文也。子夏之徒不能贊一辭，則游夏惟長於以辭贊也。子貢則一貫而性道與文章已分辨言之，後世又舍威儀而專以文辭為文章，六經尚矣。經天緯地之文也。下此而諸子百家以迄於今，汗牛充棟之書不能不分辨言之。文有出經入史者，公穀左國諸傳是也。有經邦定國者，如管晏孫吳董賈趙充國諸人是也。有記事議論之文，班馬諸人唐宋諸大家是也。有淑性陶情之文，出師陳情表歸去來辭正氣篇是也。有講學明理之文，周程張朱諸儒先語錄是也。至於適用，則農圃醫卜皆有其文。惟申韓佛老之書，誠不免於離經而畔道。或人如其文，文如其人，或文不必如其人，人不必如其文，或一人而各兼其文，或一文而

兼有數長者，不可勝舉。要皆立言有本，故其文亦傳至今不朽也。吾師程山先生早習舉子業，為諸生年二十學禪，有所得。三十後始宗儒，越四十始一以程朱為宗。年六十七而卒，門人私謚曰明學。其將卒自作墓誌曰：大學中庸切己錄，凡八九易稿始定。竊欲折中先儒，期足以啟發來學，自訂所體驗者，日錄二卷，易堂諸友節行文章，為海內所重。某不自量，亦欲學其詩文，才短終不能就而已。學亦遂旁泯，不得深造。周元公曰：文所以載道也。文辭藝也，道德貴也。歐陽文忠公曰：聖人之文雖不可及，然大抵以道勝者，文不難而自至。魏叔子曰：有作家之文，有才士之文，有儒者之文，最為分辨。蓋聖人之道極其高美，而文自如之。才士作家志在文，不在道，而文容有幾於高美者。儒者志在道而不在於文，如叔子所謂卓犖膚庸漫衍拘牽之病，誠有之。要不失其為講學明理特

四代焚餘存稿序

清 甘 表

余既老倦遊歸里病瘵之餘取予四世詩文檢集之名曰四代焚
 餘存稿蓋以待後之去取也先考軸園公諱京字樾齋大父諱士
 應字應侯曾王父諱治字白水皆有名諸生白水公生隆萬鼎賦
 時具偉畧善詩文書法體極肥厚凡三病背癢得愈遂悅禪著述
 多禪語應侯公工制藝天崇間尚駢麗詩文近六朝風致先考為
 舉業於崇禎間後棄去從事程山性理之學交易堂旁及於經濟
 氣節文章予則生長不辰放棄帖括受業邛邦士魏叔子二師為
 古文與屈翁山陳元孝講求詩律正道願以貧困持不龜手之藥
 而泮澗沈餬口四方因依於人卒以有志無成故白水公不免入
 於禪應侯公多棘園表判語先考近宋儒傳証理解不屑斤斤求
 合古文蘊真予則化屢鹿車望洋門外則予四世詩文若有不足

三

六

七

存不足取者然宋儒理學未嘗不存詩文東坡多禪說文字安石
 善四六表啟下而曲學藝士有里謠謗語之足聽皆得附入詩文
 則亦可存不可去也初崇禎間封山妖寇起謀不軌白水公設法
 禦之寇銜怨率黨破了溪焚吾鄉閭舍白水公所存多焚去乙丙
 之際流寇閻羅及趙兵兩焚吾村應侯公所存又焚去予家城居
 百餘年遭賊屠破者二先考與予逃竄巖穴凡先人珍玩書籍園
 畫皆焚則予四世詩文誰有取而存之者夫時至不能存而有禦
 捍災難利濟民生之功若白水公之設方畧平封山妖寇整飭城
 社坊表修學宮創制義田軸園公之畫議破陽石砦設防救荒均
 賦役查免荒田稅諸事皆其精神文章可存者也然其有可存而
 又不敢存者則余父子又嘗自焚其所存而存不存之間殆不可
 以去取論定有時焚人所取存人所去有時存吾所焚去吾所存

然後知吾焚存去取可以前後相通而不相悖自近年以來天下能文之士皆恐懼輟晦擱筆自焚所存故予無可贖之同人竊念夫存不存之故難以盡言又常思先考同曾王父皆年六十二而卒大父五十二而卒予以十八歲咯血殘息獨得六十有四年踰祖父徵倖出望外益力自勉屬因取四代詩文識此言以遺子若孫者安能不流連太息三致意於斯焉

賴稽立泳古堂詩序

清楊枝遠

會昌賴君稽立以泳古堂詩集示余余嘗擬為作叙屢作輒不就然於心未嘗一日忘之時時攤筆伸紙若有所發已復格柵中止如是者再四至是已三年矣然竟不克就或問曰是何子之怯也余曰非也蓋為眾人酬應之易而為知己之文難夫知己則必相得相得久則必相忘其惡并忘其美忘其短并忘其長至相忘而知己已深矣賴君吾知己也客有工畫像者娶妻美嘗戲為畫之三年而不成已作客於外又三年而歸過其妻於郊乍見而豔之曰誰氏之婦也人曰子妻也客大笑急索筆畫之乃大肖客之技非昔之果拙於今也蓋相習久而忘其美也士之於知己亦猶是耳賴君吾知己也君為人豪邁熱肝膽卓卓犖犖使錢財如糞土不屑為鄙瑣齷齪態其才氣凌轅一世視世人無當意者故每不見知於人而君亦傲然不求人知顧獨與余訂性命交推誠相結始終如一曰余頻年以衣食奔走四方所至多為俗子厭鄙君獨憐

一七四

其困厄。肥然如痛癢之切已。且時時分金拯之。然君家雖素號
 富饒。而君非餘於財者。君既負意氣。而性少剛。常使酒罵其坐
 人。余每面折其過。君輒能虛己受之。少負才名。顧不屑為舉子業。
 而獨喜為詩。每一詩成。必以示余。雖相隔百里外。亦必郵致之。曰
 惟季重知我能訂我詩。蓋君之於余。境相鄰。相砥過。愆相繩。面不
 相諛。背不相議。昔越石父謂晏子曰。士詘於不知己。而伸於知己。
 管子曰。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子。今賴君。吾之異鮑也。吾何輕序
 其詩也。孟子謂誦詩讀書。必知其人。賴君之詩。蒼勁豪邁。有李太
 白蘇子瞻之風氣。魄力傲然。兀然。一如其人。然則天下之讀君
 詩者。由其詩以想其人。知其人。即可以知其詩。固無事余言。以為
 輕重。况余言又不足以輕重君者。始吾從學豫章。得交君之伯兄
 滄喬。繼而又得君。交豫章之士。聯同志者十八餘人。為文社於正
 學堂。而羣推滄喬為祭酒。當是時。諸子皆年少。負才望。意氣激昂。
 互以遠大相期勉。今未十年。其間最稱肝膽交如。江主事鶴亭。而

江西通志稿整理組
 江西通志稿整理組
 稿紙

帥編修宗德。周編修勿逸。楊內翰斗南。邱大令眉山。吳孝廉湘皋。
 皆先後振蕩。卓然稱天下士。余既頻遭大故。偃蹇青衿中。而君
 家兄弟。亦復屢挫場屋。皆將以歲貢需次。就廣文壇。窮愁幽憂。卒
 為詩人。以終老。豈非命哉。唐元稹謫江陵。為詩以寄樂天。曰。斯言
 也。不可使不知吾者。知樂天。知吾者。吾不可不使知。自古朋友當
 窮愁。失職之際。則相知倍深。而言之也倍切。予雖不文。而與君俱
 窮於時。把酒論詩。益慨然。有知己之感。嗟乎。賴君。是則君之為詩。
 非余為君敘。而又誰能敘之也。此余之所以遲迴有年。而卒不敢
 自誣也。

會昌劉安國力餘集叙

清楊枝遠

非爵詩如鶴背仙人風度翩跹如夜靜月明千里一碧不著微雲
 渣滓余於會昌交能詩之士不下數十人角勝爭雄未易軒輊然
 余私心嘗推非爵第一非爵為人天懷浩蕩與人交肫誠坦易肝
 膽朗朗照人性豪爽不事生業得錢多付酒家三上公車金盡裘
 敝歸而家產益落非爵毫不介意有別業在古廟中竹陰滿牕琴
 書蕭然去家僅隔一巷每閉門高臥輒累月不歸家無升斗不顧
 也嘗為余置酒花間分咏牡丹詩酒酣耳熱聞僮僕扣門甚急詢
 之乃云客至厨空無米非爵大笑麾之使去其高曠如此蓋非爵
 自忘其貧人亦鮮有知非爵貧者胸次浩然不為物累固宜其詩
 之能工也自歐陽之諭詩有窮而後工之說遂為千古詩人率不
 可破之成案余性好為詩近累以詩獲窮所居破屋三間仰視屋
 瓦瓌瓏洞見天日雨至則張敝蓋自蔽嘗把筆為詩饑腸輪轉聞
 雜子怒號索飯聲輒放筆大笑謂余未得詩人之工而獨得其今

江西通志館編

七六 古真

非爵亦可謂窮矣然尚有幽軒密室位置琴書筆傭所得亦時足
 救廚煙之斷較之於余窮不相若而工獨過之然則為詩者豈必
 愈窮乃愈工哉吾更疑天道五年小變十年大變造物好弄不宜
 千百萬年長守故軌自分庸劣不能為獨非爵充其所學獻之
 明堂易寒蛩之吟為鳳徽之音達而益工為將來詩人翻破造物
 案白吾將破涕為笑為非爵把酒賀之非爵名安國姓劉氏其詩
 亦曰古崖草

劉廣躬觀察算學五種序

清 李新趙敬襄

僕於世事畧無所通曉惟頗好算法能言後即猶能之家有梅方
 二氏書時時披閱若未盡解長大後益無訾省又乏同志講貫茲
 事遂廢去年至南豐遇劉公純生相得甚無所不譚顧未及算法
 今年遇廣躬明府於端州于純生為從昆之子始知其與純生皆
 好此事奉示舊所著書凡五種純生叙之火要申明古義特出新
 意於測量四率日晷乘方借根方法旁通曲密務欲以艱深歸諸
 顯易使人人皆得其門而入夫算學之重久矣於吏事尤切要財
 賦農田水利土方工築下逮日用未始凌雜皆奸欺出沒之藪非
 通曉何以馭之廉躬為人勤敏耐辛苦為吏卓然有聲用餘暇益
 精研於學國朝江右譚此事者寧都邱氏未有書德化毛氏廣昌
 獨氏有書而未顯廉躬此五種及小序書鄙見以為必傳無疑輒

綴數語於後

趙山南詩序

清 武寧 盛 謨

聖人不得已而有文其意甚微學者窮之而不得其要焉詩書易
 聖人之文也書正而直易奇而變正之所不及濬以易而又有正
 與變之所不及是通其用於詩詩和婉而善入觸於物妙以聲是
 故被之竹絲金石盎然而無垠聖人寓其意於不可知之域而喻
 人以難言則其用蓋亦神矣哉夫樂夷上下諧陰陽其節疎密其
 聲清濁高下其律損益而不亂然皆依於詩樂廢而詩亡古人之
 意不復見於世三百篇所有者言耳而其言亦不可復漢魏以還
 人莫不為詩就其言之近於古者彭澤一人而已唐以詩取士詩

粵稽蒼頡創制天下義理顯於文字天下文字歸於六書周秦以
 來籀文篆隸皆三代金石之遺自漢人變通趨時為八分真行以
 定字學之法遂日趨於簡便如江河之流而不返者其勢然也然
 八分真行之不能復返為籀文篆隸猶書契不能復返為結繩雖
 其自古而流於時自難而趨於易而未嘗無一字而不軌於正者
 有義以為之歸也夫字者數也一舉手間而即有陰陽奇偶五行
 象爻之列具體故一字之起而其夫全易焉抑字者聲也一舉口
 間而即有四聲五音清濁高下之異其節故一字之發而其夫大
 樂焉字學之源如是非好學深思心知其意詎易言正字哉夫字
 之數倍萬細則繭絲牛毛紛則千條萬派大畧其端有三曰治而
 失真也亂而莫整也博而難稽也韓退之之述蝌蚪孝經衛宏官
 書也曰凡欲為文必先識字今荒陋之儒不知古學為何物而極
 文人才志之心肆其意之所之怪怪奇奇不可捉捕至於古人點

江西省通志雜錄

二十九

畫之所以然則以為此老師宿儒之所為吾無所用心乎此也往
 往才母母董蠟鵝卵一之而無別焉故曰治而失真也自保氏
 不教外史失傳而小學不明於天下其割取浮華鉤致聲譽問以
 古文奇字茫然張口如墮雲霧古用今用何以同歸方言爾雅何
 以殊致孰能絲全縷析兼綜其條貫耶故曰亂而莫整也漢儒以
 說文解字而不知字之源宋儒以皇極經世推演其數得其源矣
 而未窮字之變宋文懿勝國大儒奉詔撰述而劉三吾進孫氏韻
 會一書頒之四方賜名正韻皆參用今古之中嗣後新都楊氏宣
 城梅氏箋釋古文並存於列未有探極原本搜羅駁辨為世指南
 者故曰博而難稽也今昆湖廖公祖其學無所不窺其於書無所
 不觀既已得天人性命之原而復以餘力旁搜遠紹咸正字通一
 書參伍考訂以集大成將獻宸極煥同文行於天下而傳之無窮
 余嘗筆中秋習清書者有年後以薦歷各垣舊學荒落將竊公之
 餘冀以自淑而若我公此書之行則上佐皇上右文之治帝功之

條布聖學之權輿胥於是乎出而又使成學治古文者因正字以
窺易樂之原而得乎結繩以來無字之初之意檢身正心以成一
代之人才咸於是書乎必之也公所正者字云乎哉

重修餘干縣志序

清 史大成

余遊匡廬道經干越登其治之冠山上有東山書院乃宋趙忠定
公汝愚其弟汝覲及其子崇憲所建延朱夫子講學處也有靈風
堂故址則朱夫子以哭忠定至此註離騷經處也今書院中奉朱
夫子忠定兄弟主而曹元妾柴強恕饒雙峰胡敬齋張古城諸先
儒以次列焉嗚呼干越理固學之藪也哉余拜已向令江子度遠
假志以考諸先儒之里居墳墓且必有生平言行為志所獨著者
江子曰屢經兵燹載籍散軼邑志蕩然無存矣其下車輒傷之廣
搜博訪力圖修復殘編斷簡頗得之甌壁間其缺失者如山川有
名可問也賦役有冊可稽也人物文章或載在國史或著於家乘
可采也幸其鄉葉寶持先生同志相與校訂草創漸成願就正焉

江西省通志

六頁

余嘆曰江子為政知務哉郡縣有志非僅以備典故也觀戶口有
增減足以審寬猛之宜觀稅課有損益足權緩急之道觀河渠之
利害則當通當塞足以補天道之雨暘觀學校之廢興則或感或

衰足以徵人才之消長觀令斯邑者孰廉介孰勤敏而知循吏之

所由古志之設也夫豈細故大凡作吏者簿書期會日不暇給間

有久於其邦而不識名山大川何狀名宦鄉賢何人者志雖具存

弗勸也况議竹乎亦未明是書之關乎政矣江子為政知務哉江

子曰耳目易窮懼弗周也傳聞易亂懼弗確也弗周弗確何以垂

後余曰否否天下事惟草創難耳有創之於前則必有踵之於後

即如朱夫子講學以明斯道而干越君子當時而遊其門者遂有

元妻其代而紹其傳者且有敢齎諸儒者其著述皆朱夫子意也
子之修是志也何懼江子又曰學博唐鍾星曾葺若干卷雖未成
書心亦勤矣善不可掩宜并書之

芝郡文獻錄序

清史簡

夫百里一賢，十里一聖，羣宗其至，以為歸也。今人與居，古人與稽，我取其型，以成式也。生長父母之邦，舉前賢之姓，字無聞，則視聽塞矣。身被先王教澤之隆，舉鄉先生之行，誼文章，不能別黑白而定一尊，則是非淆矣。予自垂髫，受先君子提命，嘗聞某邑有某先賢，有某先賢遺書，輒心識其姓氏，不敢忘。今溯前代文獻存者半，亡者半，若建文時之胡公閔，正統時之孫公原貞，成化時之孫公需，宏治時之戴公珊，正德時之余公廷瓚，蘇公章，嘉靖時之盧公瓊，舒公春芳，萬曆時之劉公應麒，陳公文衡，陳公嘉刻，陳公大綬，天啓時之黃公龍光，皆國之棟幹，邦之典型也。今欲撫拾其遺文，幾為空谷之足音矣。唯幸胡公傳者有英風紀異一編，此則不必其言之傳，而傳之者已有其人。若夫言與人之必可傳，傳而必可法者，若敬齋胡公，古城張公，詔齋余公，先人惺堂公，其學行則源洛關閩之遺也。若念齋程公，青峯汪公，星橋金公，其文辭則廬陵

江西省通志館稿紙

一八頁

肝江之氣也。資啓沃，勤獻替，則柱太傅，祝黃門，是採此又。政治得失之鑑，而董江都，劉更生之壽，蓋也。思數君子者，生當其時，幸而躬逢其盛，為宰相，為卿貳，為藩臬，為臺諫，為良牧守，則各致君澤民，為巖穴老，則亦明體適用，皆不負所學，以章國家文明之治。即不幸而身履其變，為志士，為仁人，則獨舍生取義，奮不顧家，以續網常人之紀，統是其文章，足以華國道德，足以物躬，至性足以質天地，格鬼神，聲施至今，何赫奕也。予嘗欲仿宋景濂先生評清陽人物，著鏡郡名賢記，有志未逮。今幸先後羅致，諸先生集於家，推當時休養之隆，念師友漸摩之力，卜山川祕惜之珍，與鬼神呵護之靈，雖經亂離顛沛，不致磨滅，漸盡猶得，哀集而叙次之用，示後人自時厥後，悉其姓氏，察其言行，知諸先生之遺澤在一時，而流風在百世者，悉於是焉。徵之，徵之而足尚，藉此留，有美則傳之，感而聞見，無違微之，猶或不足，亦藉此闡，無善而稱之，誣而疑殆，期關則斯編也。匪但不沒夫昔人，或亦小補於後人矣。編成，勅見江

公格叟葉公兩家子弟各以存景見示嗚呼小子於二公尤親承
 顏色者也彼都表帶之容儀時塵寤寐負劍辟咤之誠懇矣嘗再
 三今猶昔顧誰為詢黃髮者乎誦誦遺篇蓋不勝穆然興感矣亟
 為注次附於編內始志予平生所見知者又如此共計文若干卷
 謹題曰芝郡文獻著實云爾

江西省通志館稿紙

重刻崇質堂文集序

清 劉 都

李一吾先生集詩則五言古最佳有可上追陶謝者文則奏疏及
 尺牘最佳大抵先生剛方正大之氣本於天性故發為文章凌厲
 卓絕無一毫時俗頹媚態蓋文章由於心術心術正則文章亦亭
 亭孤立皎月當空自無纏繞遮蔽不則縱組織工巧鋪張環麗止
 有供寫其邪佞心胸卑鄙識見耳能取說於俗目而不足以當識
 者之一盼也先生賀王見竹選詞林述郭秋江賀已登第書轉相
 告戒其律已待人於此可以規其大概余最愛其九月赴廣詩不
 汲汲於仕進不役役於榮利而孺慕真情其纏綿不能自已者此
 則風雅之遺而非僅以文采見長者所可望其項背也此書板毀
 於寇兵燹之餘止獨留一部內折三頁已別無他本鈔補後忽於
 友人處復獲原刻一部鈔補二頁獨十卷內第十頁兩本同折使

非天僕先生重鐫則此書一綫之傳不其危哉余於天僕先生深
 有感於人事之有定數焉一吾以丁年舉於鄉而天僕亦以丁年
 舉於鄉一吾以甲年成進士而天僕亦以甲年成進士一吾會闈
 名列百有二十而天僕會闈亦名列百有二十何其歷歷不爽也
 則此書刻於天僕先生之手固有數存於其間而非偶然者尤可
 異者天僕先生與家君有水乳之合家君著述頗多蓋以屬先生
 鐫刻先生因仕途孔棘未能刊版僅刻周宣王石鼓文定本二帙
 此書於四十年前曾以呈大中丞李公深蒙嘆賞資以例理隴廩
 之費後攜此書至京師李友白先生見之如覩重寶期家君以副
 本見寄又李石臺先生一見此書便欲作序家君常笑此書投合
 率在伯陽之曹何其奇也今刻此書竟又成於伯陽之裔此則奇
 之又奇向所謂數之不可易者於此益信崇質堂集與石鼓文定

江西通志稿整理組 稿紙

本二書之刻其相值之奇可作豐邑二則佳話故併及之且以見
 凡事有一定之數惟當聽其自然而非人力之所能為也

白龍泉志序

劉景舉

語云山非仙不名水非龍不靈漢城以次山坡仙子晉之流寓是

瑞有仙也泉以白龍是瑞有龍也有仙有龍邑以瑞名也泉連縣

五里源自白龍山來流縣為白龍橋達郡為龍開河客歲舉以蜀

東漫士尹茲瑞郊國賦民瘼兩無濟奚取山川之名勝而問之若

夫白龍泉迄今不志後將何傳按厥所錄以志不朽其鄉為安泰

其神為漢槐里侯夫侯漢功臣也予漢人也新豐裂采與侯同桐

葉而么魔下吏不能與侯共德馨以侯之靈康庇萬家藉神之麻

而吏與侯傳矣乃作頌曰巖巖者石溶溶者泉血食擬萬年威名

靈爽布陌阡古志重修聿燦然時日年月應勤全大聖霞升熙聖

元

重刻玉巖先生遺錄序

清 陳弈禧

士君子讀書懷古。要當以立身為大。其有顯揚當世。展施廊廟。亦願其品節何如耳。至於不事王侯。邱園高蹈。抱道終身。寂寞幽隱。而自全吾志。此不世之士。非可以尋常測識也。然不有絕代鉅公。齒牙吹噓。詩文揚扆。幸而或傳者蓋寡。不幸而不傳者多矣。不何其人。不知其姓名。徒徘徊想像於杳渺恍惚之間。吾於宋之陽王巖先生。深有感於蘇文忠公之詩。與贊也。玉巖積學潛修。辭蒲左丞。二年之館。數購書歸隱於虔之通天巖。自號玉巖居士。當建中靖國辛巳。文忠自嶺外北還。知其名而與之遊。贈詩題像。傳刻本集。而其人亦因之並傳。予從五百餘年後。讀文忠集。而循環於胸次者。三十年。無從考論其踪跡。迨謝黔守。改補南安。竊喜文忠公之所謂陽行先者。今乃得而求也。到官一月。便加采訊。其裔孫之居南康縣者。明經。又博士弟子。尚十許輩。聞余言。欣然錄其遺稿。數篇。洎當時贈送。後人憑弔之作。彙成一帙。余取而覽之。不禁喟

江西通志館藏紙

一四

然三歎也。思夫玉巖之為人。不求知於人。而一見知於蒲左丞。又見知於蘇文忠。又見知於楊龜山。遂以八行薦於朝。官至直秘閣。而非其志也。飄然林壑。逍遙以樂其天年。此其人為何如人耶。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玉巖之謂矣。吾聞古之為邦者。謹庠序以考學業。舉懿德以立功表。此賢大夫之事也。予雖不敏。而汲於前言往行。取此而付諸剞劂者。非獨勗勉乎陽氏之子孫。蓋欲為邦之人士。鼓舞而振興之。有以感發其心志。慎弗謂古今人不相及。而拘拘於循行數墨之間也。則余誠有厚望矣。

程山文集序

新城陳道

程山文集十八卷南豐謝秋水先生著當時及門弟子甘捷齋黃亮公會編次目錄諸義書續鈔錄成帙其他雜文多散佚零亂乾隆十年冬元孫鳴謙乃彙集其書付吾友涂子于岸于岸為之采輯編訂將付諸梓而示道曰謝先生易堂畏友其言皆篤實可循不可不公於世予雖前古儒學之興至明而大振亦至明而大壞蓋自河東姚江之學浸漬於人心束髮受書即知尚名義崇本務實故一時道德經濟文章節烈士濟濟翔翔為世羽儀後稍凌弱衰微性命仁義之言則日工而行益僻學益雜且偽強者虛憍滅裂弱者蒙頭偏知沃泯莽莽依人護己上不足為國家養士之報下無以矜式閭里後之人莫究其由相戒於儒術之迂疎而不取蹈嗚呼學固如是乎哉國初吾鄉彭躬菴魏叔子憤然欲雪其

恥倡為經世實用之學而易堂之名著聞天下同時並起尚德不倦者則警山宋末有程山謝秋水二人皆亭亭特立直欲造古人之室而後已其與易堂議論救過攻非常若不相下而心誓學契乃不啻左右手惟恐或失豈非以學術崇閭人之向往各因其才力之所近非直諫之友相與切劘匡救未必不緣意氣矜尚而臨於一偏不自知也程山之學以畏天命為宗以切己為要以當前一步不放過為基址其於微顯之幾可謂審矣而易堂諸子或規其迂濶不達事情先生輒改容受之功力益勇古今情變日益熟嗚呼觀易堂之忠告程山之虛受與世之分門別戶自膠意見者迴然不侔古所謂以友輔仁者殆不過是是豈不可法而可傳哉往歲讀先生大學中庸切己錄折中簡當於前賢解說不苟為同異儀封張清恪序其書歎為有德之言今讀是編益信然吾於是

益思醫山之為人當日與諸君子時相遇從互為啟慕者當復有
在。今其書散亡不獲竝傳可惜也。

蔡水文載序

清陳道新

文雖字莫富於宋明其時學士大夫競著述以自表見雖龐雜紛
綸工拙並出而其人之性情學問寄託在是昭示來茲不無裨益
世乃不甚愛惜散亡磨滅至於今存者蓋亦罕矣昔人有言散亡
之禍甚於秦火豈非然哉余往時與友人念先哲遺文缺佚欲
網羅收集編成江西文統走書幣託四方同志轉相購求歷有年
所而應者百無一二因竊嘆文字之傳非人能為之傳也使其人
之言果皆誠中外其意理足與天地古今相維係雖當時沈埋挫
抑未能顯著而其後必有時發見愈久而彌彰然當欲墜未墜之
際非有人焉為之藏於石山石室則斯文之絕續亦未可知也新

一六

城自宋紹興間分縣人文固已大盛及明而益顯懿今國家既陶
化育百數十年人士沐浴歌詠後先蔚灼而其文籍閱四五十
年者遂已散失况遠者乎馮君耻齋獨心痛焉於是招亡失收斷簡
自親知故舊家藏以及殘碑敗冢單詞片語莫不聚而覽之既乃
精心研究求其幾於道者合為一編付之梓人其為力既勤其用
心彌苦矣使學者盡如斯古今能言之士顧不幸也耶抑余聞馮
君為人清介寡合於富貴利達無歆羨而獨於古文詞愛之不啻
自己出王荆公曰人苟道乎今必有以合乎古歐陽文忠公曰凡
物好之專而有力未有不可致者是二說吾嘗取以語學人今於
馮君益信之矣讀是編者仰先哲遺風油然而興是又編緝者倡
導微意也

黃崧甫先生日記後序

清陳道新

乾隆十八年秋道與涂瑞既編次先生南莊類彙其嗣光理復以
 日記來示道受而讀之益知先生之文與行有自來矣先生之言
 學以適用為貴學而不適於用猶農植莠稗女廢蠶繅而工纂組
 也顧天下士人眾矣而見諸實用者少豈盡躡取虛聲耶固有墨
 守文義而不知權古今違時措之宜者其傳述論說非不疊疊可
 聽而施之舉步而已膠又或矯此而馳情功業昧於端本
 澄源亦非所云精義致用者也昔諸葛武侯晦迹南陽以淡泊
 靜自訪其身若無與於天下及出而輔世凡禮樂兵農邊方守戰
 準古揆今一如其所素定見之章疏論議未嘗有意於文而能文
 之士莫之或先范文正公自少以天下為己任嘗言先天下之憂
 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卒之敷政陳言皆本此意嗚呼啼涖之水

三

一八

其流不及尋丈江河巨浸放而達諸四海非有千里之源不可得
 也先生山居十餘年蘊蓄闕深未易窺測是編特其客館所錄記
 者即此而觀亦足以見其制行之原宅心之遠矣雖位非通顯與
 世齟齬不得行其志於天而剛毅之氣終始不回非其中有以自
 得而能是乎吾嘗嘆元明以來士或空言無實幸有而一二豪傑
 可以建立者往往抑鬱不究其施所恃以維持世教傳之不朽文
 焉已耳今校先生日記益不禁低徊再三云

石渠叢覽序

何登棟著

清

陳奉茲

漢魏以前無類書。唐志所載皇覽類苑華林遍畧六家世皆不傳。傳者自修文殿銜覽始也。纂書之人不足傳。傳之以其書。蓋四庫之藏。汗牛充棟。必若目所一見。輒誦於口。耳所警聞。不忘於心。雖有子儒正平之賢。尚或難之。夫言渺衆慮。必盡鉤元。事廣殊聞。宜衷提要。使夫中材者。經典交至。檢括參合。豈不猶集衆腋以成裘。構羣材而作室哉。自是以來。唐有藝文類集初學記。宋有太平御覽。冊府元龜諸書。皆一時文臣奉詔纂修。以備深宮乙夜之覽者也。而頌學之儒。亦自以家之珍藏。與其平生所知見。蒼萃成帙。以今所傳如白樂天六帖。陸敬輿備舉文言。祝伯和事文類聚。洪駒父法語精語。諸書。其尤也。南村先生之為是書也。始取材於豫章書院之官書。其後官宗學教習。益得尊藏。賜書而遍讀之。標新領異。起例發凡。奉茲嘗綜覽始終。如望咸陽宮千門相對。萬戶如一。又如黃池觀吳師。如茶者如火者。如墨者。

江西南省通志館稿

八八頁

援袍而鼓之。勇怯盡應。三軍皆謹。若是者。其亦足樂乎。其無足樂也。昔虞伯施為秘書郎。鈔經史百家之事。以備用。為一百七十三卷。名曰北堂書鈔。太宗嘗稱世南有五絕。謂德行忠直。博學文詞。書翰也。先生古學古心。自少以詩名。西江書法。臨鍾繇。妙得肥勁。官淮寧。若朱晉夫之有桐鄉。其於五者。可謂兼之矣。使其遭過珥筆侍從。盡發天祿石渠之秘。其所著述。寧遂可量哉。詔許無雙士。來觀未見書。蓋亦有不可強馬。虞公遇而先生不遇也。

響濤山房詩序

清周學健

江自蜀走萬里至石鐘山水石相搏怒號吞吐律呂交宣勢激之
 然也鍾山上流九百里章貢交會其上灘石益高水清益駛激
 齒齒於嘈啞為清越焉故曰波迴成文大字從反今夫水順流直
 下風驅平洋一望如掌及其反旋逆折萬竅百怪乍喜乍愕不可
 涯淡文章亦然順適者難工屈折者多妙昌黎子瞻文之妙者也
 謫潮州南海迺蓋奇絕其自言若萬斛泉源在平地滔滔汨汨一
 與山勢曲折隨物賦形遂不可知故曰不得其平則鳴水石以之
 况文乎吾友相舉有蘇韓之才而淵淳浩博不見其涯每一觸發
 輒簸掉翕忽萬變惶惑耳目為豁人爭奇之其家會昌山水清絕
 築室曰響濤山房自樂也已乃北走燕趙南踰嶺觀日月出入之
 鄉搜名山石室之秘歸益讀書為諸生祭酒凡廿年矣同余舉於
 鄉而又再黜於禮部其胸中鬱怒輒見於詩讀之如海若爭鬪山
 谷齊鳴風號雨泣世徒震其氣之奔放激蕩而不知勢折使然語

江西省通志館稿紙

二十九

曰風不加倍其負翼也無力故扶搖羊角而上羊角者折勢也聲
 不折不高骨不折不堅氣不折不肅故黃河九折抵滄洲登泰山
 者十八盤乃造日觀一部史記杜詩皆自牢騷中流出歸熙甫公
 車九上土室西戶浙雨飛霜無地可避而文章遂為天下宗匠勢
 激使然也夫聲音之道蓄極必通國家明堂雅化需才正急湘皋
 氣魄又感鬱其所學必有聞聲者就而叩之和其律呂溯其源流
 與古昌黎眉山上下抗墜振斯文既倒之瀾以盡洩其鬱怒而復
 運大雅於是乎在吾聞古有伯牙學琴海上山號水溢遂移我情
 今讀湘皋詩稿如聞海上洶湧也

友人寧都魏徵君冰叔雖隱居不仕益讀書好觀古治亂之迹以
 進揣其成敗得失之所以然所著書以畧見其意者有左傳經世
 一編康熙戊午年或應詔以博學鴻辭薦竟不可起有弟子梁君
 名份字質人徵君謂可以傳吾學者自徵君沒後數年而梁子來
 京師出所為懷高堂集示余其為文鈎貫經史包括古今以立言
 究其指歸嘗慨然有濟物之意何其一似吾徵君也使梁子而得
 志則徵君之學行矣然梁子緣師志退守窮約年過四十不求仕
 故其身愈困著述愈富今徵君沒既久而其學愈重於天下者亦
 梁子之力也梁子嘗遊西塞著西陲今畧未成書適今安徽按察
 張公前駐節西安以千金資梁子縱遊塞上梁子以孱書生隨數
 騎結束出關徧歷河湟四郡以極之朔方上郡覽其山川城郭之
 險隘退而扈訊之老將戎卒得其可以資守禦習戰攻凡用兵地
 所至各繪圖圖有說西塞三邊環七千里之地形勢瞭然在日是
 書余尚未得見以梁子平時著書所嘗聞於師者觀之則信乎其
 為有用之學矣夫智謀之士俛仰規畫乘時抵隙以赴功名之會
 亦時有所論述及試之有效不效者其為己之私勝也苟利於己
 將不難懸飾利害冀以速售其說已爾梁子於世無所求於己無
 不足而又其識足以權變其筆力之馳騁足以達已見而言人之
 所不能言則其書之成以為世利益無疑也余滋喜梁子之學之
 得所傳因章連及之

梁懸蔡先生從祀九江名宦錄序

故少司馬懸蔡梁公前以按察使分巡九江道踰三十餘年九江人思之請於有司上之學使者祀諸名宦祠中又取有司申文梓之以信其徵欲垂久遠余讀其詞事固核實不能詳言而特言其大者尤徵信云公之莅九江也為天啓五六年間魏璫弄竊方熾毀天下書院以箝議已者朝下夕行無敢留議南昌有先賢滄臺子祠某直指立以麻繩縛塑像而倒曳之沈之溷廁不顧也九江陶元亮白樂天南湖一椽已鬻得二百緡矣次書院祀王文成者有司將毀而公聞大駭曰文成非他書院比也方宸濠反時九江已附逆王擒賊而復其城功德甚厚應易其綽楔曰崇報祠事自可已當是時聞者莫不縮朒公毅然當之直指卒無以難公公日與諸士遊書院中談文論道如平昔且延訪四方名雋與令嗣相扶持余固蹇鈍亦被榮遇每私窺公之吏治殆漢公卿所謂寬博之選者與時權關小司徒為湘潭石公軫餘立名節士與公權相

江一志難稿紙

五二頁

得每有欲言輒取案上素牘潦草大書付吏持去公裁會亦爾略無崖岸嗟乎茲何時也朋友文章之樂頓失讒譏辟如火炕滿神州而一隅獨化為清冷之湖也後十餘年余與石同官於浙湖舫燕語語輒及未嘗不為之淚潺湲欲下已公即世且三紀九江思之如一日此豈可強而邀之者與生平大節備載李太宰墓志余不贅特言其九江一二佚事不繫民之所感載者尚如此他可知已公三子皆有聞於時九江既得祀公而季子適來守饒州寓書於余曰貴鄉何風之厚與報曰乃公愛九江九江故愛乃公耳殆非有私於使君也

黃遠生遺著序

民國 林志鈞

民國四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晚上，我聽見我至好的朋友黃遠庸，在舊金山被人暗殺的消息，係外交部接顧少川來電報告當時腦筋所受的震動，恐怕我這一生是不會忘記的。以後打聽了好幾處，遠庸之死，是絕無可疑了。我想他這樣一個人，無影無蹤的，就真消滅了嗎？想來想去，無聊之極，就想把他生前所作的文字，編輯成書，做箇紀念。自立此念之後，一直到今日，纔把這一部遺著編好，就攔日子，實在不少了。而今且把我此時感想，寫了一篇，就當做遠庸遺著的序文。遠庸是箇最有趣味的人，他喜歡的，是談天，他所談的，忽而這篇，忽而那篇，總叫人聽著不想走，然又沒有半句粗俗鄙俚的話，人家談天，他有時批評一兩句，總是可

以發笑的，他有時煩悶起來，發些牢騷的議論，這時候往往會發見遠庸很深遠的思想，他性情是近於消極的，然又沒有一點頹唐的氣象，他一輩子沒有經過孤孤零零的生活，他最怕的是寂寞。

江西省通志館稿紙

五三頁

冀他的精神能夠吸引許多朋友，天天輪流的不斷到他家裏聚會，又不是那種大爺闊佬，高興交朋友，的脾氣自然，然而有人願意親近他，朋友到他家裏，非常自由，他對客人，也是來不迎去不送的，老辦法，有時朋友儘管幾箇人在那裏亂說話，他自己在一旁邊隨便提起草，就做那些新聞上的論說，或通信集中長篇的文章，字多半是這箇時候一揮而成的，我們所說的話，不從涉，就被他插入新聞裏頭去了，又能夠把雜亂無章的議論，或談話，編成一段，很有條理的，文字，或則觸類旁通，伸引許多道理出來，他的理解，力和他文字上的組織力，實在有過人之處，他的文字，就像他的，活發發的，天真爛漫的，不加修飾，不加思索，有什麼說什麼，他是替洪憲假皇帝幫忙的，這真是千冤枉萬冤枉，我說到這裏，不能不替他不平，他的致死原因，簡單說來，就是對於某黨中之某部分人，一向太瞧不起，而自己又在北京混了多少年，因為新

聞業的關係，又有人要利用他，帝制事起，他尚不介意，到了某內
史與他，要他做篇文字，表示贊助之意，於是遠庸大窘，一連七八
天，他想延宕不作，那邊天天一封兩封信的催促他，某日，他做了
一篇論文，似是而非的表示對於帝制之意，在遠庸以為並非怎
樣贊成，他做完了，就拿來給我看，並帶著某內史的來信，他說是
在不好意思，只得把這些不痛不癢的話，搪塞罷了，我當時覺得
這樣對付法子，實在不妥，當以為總是「不作為妙」，遠庸聽了我的
一番話，停了半响，看他像很為難的樣子，慢慢的對我道：「我們的
處境情形，難道傍人不知道，橫豎總有人體諒的，唉，我於遠庸死
後，追思此語，悔不當時再極力攔阻他，我又悟得凡人作事，萬萬
不可求諒於人，遠庸只為了這一念所誤，竟得了這樣結果，並且
受了黨派的嫌疑，究竟誰來諒他呢？」當日遠庸把那篇論文末一
段又改了，比原作分量更輕，聽說袁看了，不滿意，又叫人示意遠
庸要他再作，遠庸到了此地，再無可轉身了，設使他竟變了根本

江西省通志館刊

的宗旨，豎起降旗，那麼我們今日也再不必提起黃遠庸三個字
了，然他到了緊要關頭，始終不肯遷就，那幾天是他一生最不幸
的境遇，又真是他人格上象死活的最後一關，九月三日有早，忽
然遠庸跑到我家裏來，他向來起得不很早，此時突如其來，我早
有些詫異，見面他說：「這些人當真真，和我過不去，消息甚確，我
不再留了，談了一會，就一直往前門上了，火車，我和遠庸最後的
見面，就是這一天了，遠庸人格的戰勝，也真那一天是奏凱的紀
念日，今日他雖然死了，他的言論他的精神，彷彿還是活潑潑的，
何嘗是真死呢？遠庸一生文字，都散見各種報紙上，此刻已漸漸
無人記得了，我上文說過，想替他收集遺文，就因為報紙容易散
失的，但此事雖小，却有許多困難，第一遠庸自己向來沒有留稿，
他北京後，家裏彷彿尚留下報中抽寫的「新聞日記」一箇本子，當
時想不到遠庸會死，也就不留意，事後要尋這一箇本子，也都找
不到了，第二他在北京幾家報社發表的文字，有的報館已經停

了，有的雖未停辦，問他要本館的舊報，總是沒有，託他轉尋別
報，舊報更不用說了。在上海尋覓舊報也頗困難，總之前前後後
不知託了多少人，沒有一次達到目的。若在他國報館尋覓報，次
不會這樣困難。我們的社會，只願今日，不願明日，所以報館也就
出了一天報，真一天看報的人，過眼也就扔了，大家都沒有保存
的思想，短命的心理，不親切的人情，就此也可見一斑了。遠庸文
字除了報紙以外，也有替別人做的序文，寫給別人的信札，可存
的也有好幾篇，到了要找時，也都找不着。最後陳君慎侯承澤替
我在上海借抄時報申報上通訊，又得了梁君激溟給我一篇遠
庸的信，兩位和遠庸都是淺交，能夠這樣熱心，真是可感。此外我
在北京後來也想法找了些材料，其始終找不到的，恐怕尚不少。
到如今我也沒本事再找了，只好就巴我到的各篇，過細看了約
選了十成之六，其餘多半是照例通訊，或事情沒甚關係的，一概
都割愛。其託人抄來頭尾不全的，也只好不要。我細細讀了數十

江西省通志館舊稿

萬字的遠庸遺著，又替他定了箇去取。這是我自己找出來的責
任，自覺十分慎重。現在作為定本的若干篇，似乎都有可留的價
值。所刪諸作，自信若使遠庸復活，站在我旁邊看，見刪的，那些篇
數或者也點頭承認的。大概遠庸這部遺著，可分為三類。其（一）是
關於政治問題，其（二）是關於新文藝，其（三）是關於人生問題。我且
把他分開來一說。
（一）關於政治問題，集中這一類議論最多。遠庸的才具和性情，
既不是政治家，又不是政客，亦不是政治學者，只為他做了新聞
記者，所以雖非政客、政治家及政治學者，也不能不談政治。這就
是他多發政論的緣故。遠庸所發的政論，全用評判的態度，所根
據的材料，比較的也很正確，絕不肯信口開河的亂說。他常常發
感慨，以為新聞記者，須尊重彼此之人格，敘述一事，要能恰如其
分。調查研究，須有種種素識，同時統攝記者，這些人，那一篇夠得上
這箇資格，他自己說：「是不夠資格之一人。」這一段話，使曉得他不

肯信口開河亂說的緣故。他要做一四通訊，拿起筆來寫，在他是
一不做不賣腦力的事。他所費力的，就是一搜集材料，差不多要
直接由本人得來的消息，纔去評論他。換句話說，就是要和事主
對證明明白的，纔肯相信。然後就這箇事情上加以評論。偶然亦有
聽錯了話，替謠言做箇德律風。他到後來得了真實消息，跟著就
把前頭的話更正了。諸位如看見當時遠生通信的，應該還記得
一二。他對於職務的忠實，真有不可及的地方。這也是遠庸人格
表現之一端。我說這些話，不一定是表彰死友的意思。我是要證
明遠庸集中所有政治的議論，他所用的材料和他所取的态度，
可算是很合法的。不說假話。這一點又可算他是真實的地方。又
遠庸評論一個人，或一回事情，一種問題，他都分析得很清楚。研
究得很精細。有時列舉統計的數目，字上憑據，却不叫人覺得乾
燥無味。他的這樣本事，實在很可佩服的。可是集中這一類的材
料，搜集得很少。遠庸論事論人，又能不存成見。他對於很熟的人，

江西省志館藏

九六頁

也往往說他們的不是。說來雖然很客氣，然究竟沒有替他隱諱。
和遠庸相熟的人，知道他當時所來往的人，再看他對於當時人
物的評論，就可相信這一點。不是溢美的稱讚他。遠庸對於當時
政黨批評的不少。他在民國二年登了一箇廣告，說他的名字，從
此後不再與政黨生箇連接關係。然他相好的朋友，畢竟是共和
黨方面的。人比較的多些。他論起共和黨也並不因為熟人較多，
氣味較近，帶着有色眼鏡。就說那種顏色好。他平日談論和文字
上對於共和黨及變身的進步黨，時時發露不滿的口氣。就如集
中所收三大勢力之警告，這一篇對於進步黨，真是一毫不假借。
雖也反對國民黨，然亦是很實在的話。沒有絲毫偏袒那一黨的
意思。今日進國兩黨分子，因想當時各黨本身的行動及後來的
結果，各方面所受的影響，與各黨自身所感的苦痛，大概也都該
覺悟了。試看遠庸生前對於各黨的忠告，是否有一顧之價值。只
怕除了克見極深的人，也總肯點點頭說：遠庸的話，有此是不錯。

的這種不存成見公平評論的氣度亦是很可佩服的集中關於政治的記載財政外交兩方面尤多因為遠庸眼見俄蒙協約我國喪失了外蒙古數千里地又看見西藏問題英國一切佈置也是如俄人一樣再加以日本大隈之高壓政策居然提出二十一條要求下了袁的美敦書我國地位經此一番蹂躪不知降了多少級以上幾樣大的外交問題很觸動遠庸的悲觀再說財政就是元年公債比款問題銀行團問題六萬萬兩大借款問題七千五百萬兩墊款問題以及八釐公債案等等開得滿天星斗也是使他非常悲觀的當時財政外交牽國際交涉內連黨派關係說到財政兩箇字沒有不頭痛的自辛亥以後本來無所謂純粹之財政問題財政就是借債借債就加入外國分子在內所以財政外交變成分不開的當時遠信袁氏的以為袁能得外人信用並且他的外交手腕是出色當行的因此對於財政也相信他有辦法大家總說老頭子定有他的主意這一句話在南方固然不盡這

江元通志卷之九

一九七

麼說而在北方多數的人尤其在官僚派差不多是異口同聲的倚賴袁氏袁自己亦居之不疑他袁本來喜歡自吹的就是心中沒甚把握嘴裏總不肯落款並且還做出極從容鎮靜的態度其寔他的外交只靠幾箇外國顧問他的財政只有一箇色辦政策縱使他不做皇帝或至今未死我國的外交和財政也是絕無希望而遠庸當日對於這兩樁大問題發了多少的議論決不無病而呻的只可惜他所說的話分毫沒有效果罷了外交財政以外遠庸批評當時政治種種現象亦極有價值之言其對於袁氏箇人所下批評亦極中肯當時有一派反對袁的人無論什麼總要挾袁帶上罵他一兩句遠庸却不是這樣極端的謾罵然他極言民國必敗於袁之手他說政局之日趨於險惡者非他人為之乃袁總統之自為之也彼等及今而不改此度者則吾國命運可以二言定之蓋元解於前清而魚爛於袁總統而已政局之險惡又逆料袁之必不能自免他說世有以袁公此後將有大為者某以

為然持恐其所為無利於國並無利於身已。又如袁總統此後巡迴之途路等篇，解剖袁之心理，推算將來之結果，竟成了一箇預言家。自民國元年至四年，雖然很短時期，然而實佔我國現代史上極重要的部分。推翻幾千年的皇帝陛下，創行全亞洲全黃色人種所未曾試驗的民主政治，中間經過無數的波折及奇怪的黑暗幕遠，庸嘗說我國之政治舞臺，乃有黑幕而無明幕。他是天天在這箇大舞臺色廂聽戲的人，他是預備做戲評，所以來聽戲的。他自己沒有唱戲，却極希望改良戲劇的一箇熱心家。可憐把他也混在沒明不白的黑幕裏邊毀了。今日應該有人知道遠庸死的可惜。這幾本東麟西介不全不備的遺集，敢說將來有人要研究民國成立初期的政治及其裏面的歷史，恐怕再沒有比這篇更好的材料了。

(三)關於新文藝的。我上邊說過，遠庸不是政治家，不是政家，不是政治學者。然他却能發為政治言論，叫人家很承認他的本領。

江西省通志

死頁

這全靠他文學的天才，無論什麼事情，寫來總是活潑潑的。遠庸從前筆墨典重深厚，絕非報紙的文字。後來他作文變了極通俗的，把舊日面目登時全換掉，真是絕大的力量。他的通俗文，凡白話文所能達到的，他無一不可達到。他可謂運用文言的本家。到了十二分，他所用的文言，決不是死的，是活的。在今日大家稍知道新文藝的好處，雜誌週刊也發生了好幾種，都帶點文藝的，色彩，就是日報也有一兩家有這樣趨向。然四五以前，這種風氣一點也沒開。全國出版界黑壓壓的充滿了幾千年文藝的暮氣。彷彿是箇行尸走肉，臉上還帶着面具，拖着兩腿，好像舊的臺步，嘴裏還裝腔作勢的哼幾句道白。他偏不好好的把他真面目向人不好好的走。總而言之，是極不自然的，虛偽的，模型的，非實際的。這種種毛病，當日多數人都不曾覺得。遠庸在民國三四年間，就很主張文藝改革的必要。他以為歐洲新文化全從文藝復興時代發生。文藝是一切文化之母。他對我也談過好幾次。可惜我

編當時全沒有理會他的意思，分毫沒幫助他。是行這種新文藝的試驗，到了連庸死後，回想死友的說話，纔覺得實在有味。連庸這種思想，結局並沒有發生什麼好影響。現在新文藝潮流，並不受連庸思想的波動。連庸自己的文藝，也未到完成地位。這都因為他主張的時候，海內並無人繼之而起。因為沒有相應的作，所以不會引起研究趣味。沒有進步發展的成绩，加以剛剛發動這種思想，他就死了。若使連庸今日還在，豈不是文藝革命陣頭一箇健將嗎？他因為時代的關係，所以連自己境候也未成熟。他知道白話好處，却仍舊做他句法很長許多之字的文言。連庸的白話集中，只收了鞋襪哥小傳一種。其餘我曾看過的，還有幾篇，可惜找不到了。他不很喜歡做詩，大概是落筆痛快，攢了拍受格調韻脚的拘束。他所做的關係新舊戲劇文字，則有譚叫天新劇雜論各小品。新劇雜論是譯的，譚叫天傳託人到上海轉抄。始終未抄得。他對於舊戲劇舊小說的評論，他說：……唱戲亦一籠

江西通志卷之...

一九九頁

統主義任是何種武戲，何種文戲，其節目排場，必係千劇一律。夫戲劇與小說，蓋今日歐美人文藝之大宗，認為時代思潮之產物者也。以吾國戲劇言之，演一神仙，則其排場作法，開腔道白，猶之演官場也。演一妖怪，則其排場作法，開腔道白，亦猶之演官場也。乃至演其他各劇，無一不同一形式。……因此，以例小說，十有八九必講妖怪，講狀元宰相，講大團圓，紅樓夢中賈母不待說書之，終而預料其結果之必如是云云。此語是曹雪芹痛心罵世，包括一切，推例古今之言，非直罵小說也。國民之公毒，遠庸文藝的信，仰是合自然主義，和寫是主義為一的。這兩種不三分別的人，原也不不少。他說：文藝家之能獨立者，以其有人生觀，人生觀之結果，乃至無解，決無理想，乃至破壞一切秩序法律及世俗，所謂道德綱常，而文藝家無罪焉。彼其職在寫家，象如是現寫，不能如是罵寫，之寫亦復如是。故文藝第一義在大胆，第二義在誠實，不欺，未立責微，賤序，余既不能修飾其思想，則亦不能修飾其文字。

若真有見之發怒而冷笑者則即余文之價值也。國民之公毒吾人皆自述其感想且以最誠實單純之感想為限而決不假於造作與勸化的口吻以吾人今日之思想界乃最重寫實及內照之精神雖甚粗糲而無傷也。消極之樂觀這樣的見解與自然派尤其相近他又說余既有這直覺之思想則不能不以直覺之文字發表之。國民之公毒又頗趨於主觀的方面我聞時常想著若使遠庸沒有死今日必變為新浪漫派的文學他本是個極富於感情思想的人又是觀察力最強不過的人自然會與現代最新文藝的潮流相接近了。遠庸因為研究新文藝的結果與近代科學思想日益接近他說文藝復興繼承希臘藝術科學而發揮之所謂希臘藝術科學之精神者不拘泥於習慣凡百事物以實驗為主從實驗所得之推論以發見事物之真理是也。希臘思想之特色在認一切為自然之運路而非其終極凡人當以忠實之心研究此運路所存故其精神在實驗不在虛定在研究不在武斷。

江西通志館稿

新島思想之衝突這幾句話對於希臘時代的科學觀念其根本不同之點以及文藝界思想界所受新科學的影響雖然沒有說出來然遠庸對於新文藝新思潮已完全脫離我國自有文字有歷史以來之因襲的思想並且他發表這種議論早在好幾年以前他的勇敢和他的創造力真可令人佩服了。三關於人生問題遠庸最不幸的就是回國早了幾年受了社會的種種影響到了他明白的時候則要翻轉身來就被人處把他結果了使他永遠沒機會發揮他悔悟以後的活力我對於這一位死友所以特地多說幾句話也正為動了這一種同情是在替他可惜以下略述遠庸對於人生的觀念他常生平受病之原就是理性和情欲交戰因為交戰的結果所以一面很感受痛苦一面又好像有個解決的希望他後來極主張獨立生活和神聖職業以為從前所做種種職業無一而可他說似吾一身分為二截其一為傀儡即吾此身另有人操弄作諸動作其一

乃他人之眼光，偶然瞥見此種攝弄時為作嘔。此傀儡者之名片之銜號，定乃多種。曰學生，曰官吏，曰新聞記者，曰政客，曰律師。吾身如一牢獄，將此靈魂囚置於暗室之中，不復能動。真宰之用全失，方其桔置之初，猶若檻獸羈禽，騰跳奔突，必欲衝出藩籬，破其故所，歸其自由。耗矣哀哉！牢籠之力大，抵抗之力小。百端衝突，皆屬無效。措置既久，遂亦安之。此所謂安盲，不忘視，跛不忘履。則時時從獄隙之中，稍冀須臾窺見天光，慘哉！天手不窺則已，一窺則動，見吾身種種所為，皆不可耐。恨不能宰割之，棒逐之，縲之，恨不能即死。質言之，不堪其良心之呵責而已。……常人一生，蓋如由平地而漸入隧道，蜿蜒曲折，漸由光明而入於黑暗。其光明漸漸熹微，漸漸微黑，漸漸真黑。最後墮落，達於極地。故余歷數余之生平，雖泛泛一尋常之人，但少年為學生時，尚有一二事刻入腦影之中，不能磨滅。漸漸則不復有不磨滅之事，是而僅有不能磨滅之思想。漸漸則至此思想消歸無有，線其所有，惟罪惡與過。

江雨

失余於清醒時，平日時常欲用大力驅除其出於腦影而消滅其苦痛者也。……懺悔錄 這一段寫出人生黑暗的方面，所有拘束力最大的社會習氣，板板的法律，虛偽的道德，禮教及種種名義，蒙頭蓋面的宗教，學非所用的教育，飲食男女生理，衝動的軀殼，語言無味，面目可憎的滿街寄生動物，陰鬱的家庭，酒肉微逐的，朋友，放大投人的盜匪，奸淫擄掠的軍人，明槍暗奪的流氓，販賣人口的政究，討人厭惡的政客，官僚，萬惡之軍國主義的國家，憔悴可憐之一般平民，無一不在昏天黑地中，造成這個世界，這層層不甘一輩子做了這個世界的人。然他看各方面，是壞，却没有單把自己忘記。他知道還是自己，不濟事，所以分毫沒有怨天尤人的念頭。我剛讀他懺悔錄，就像讀盧梭和託爾斯泰懺悔的時候，受了很大的感動。遠層沒有盧梭的胆力，(盧梭懺悔錄自云：熱情發動之時，無物可以制止，所謂深思遠慮，恐怖儀節，皆離吾心，以去一切可恥可危之境。舉不足以阻我。)又沒有託爾斯泰的宗教。

信仰(遠庸雖然沒極端否認宗教為中論宗教一思想之衝突然亦
有什麼宗教的信仰所以格外苦然却不因此就變為絕對的
悲觀我上文說過遠庸在一方面感覺苦痛他方面又好像有解
決的希望究竟什麼希望呢他說吾敢斷言最後之光輝必燦爛
而無極以前之罪惡及錯誤皆為吾曹此後懺悔及進步之最可
寶貴之材料而吾新言其必發揮此最後可寶貴之光輝者何也
則以人心不死故也則以意識不死故也則以文明不死故也則
以勢力不滅故也則以此優等人類經歷程序最後可表現之共
同潮流已經磅礴鬱積迴旋周轉而漸得其安身立命之地而直
接間接相抱合故也則以自古哲人未有不經幾度之憤思自殺
而後成功故也然吾人之所敢自負者即以此試驗之結果而有
此日新新之失望(失望者以新發生之現象不如吾人理想中之
現象故也)然須此新現象從何發生即知努力之結果非虛矣此
失望之新現象固可寶貴因此失望而吾人良心自發生之一種

江西通志卷之九

1101頁

新現其將來之結果正無窮也在此失望期中吾人將何所為而
吾敢斷言一切所為無非進步消極之樂觀遠庸以新新之失望
為樂觀之理由這種見解可謂別致然遠庸那樣性情沒有弄得
精神病及自殺就靠着這個失望而不絕望的見解近來自殺及
精神病的人日多這是一點也很可注意的若說今日連望都不必
呢這個人就是沒有思想請睜開眼一看現在是個什麼世界國
內的行情那不用說了再看看到國以外歐洲經過這一番大戰簡
直是破產一般野心家始終沒有悔禍的意思還在那兒摩拳擦
掌打壞主意日美兩國也不像能夠覺悟的樣子歷史上空前大
悲劇竟不能感動他毫末就是自命思想家那些什麼什麼主義
都不過是一句話批評人家或發揮空議論彷彿是大徹大悟的
若問於本身或本國的利益關係他的原形就要發見馬上就出
醜了總而言之大家還是糊裏糊塗的今日去我們理想的時代
尚遠得很咧然眼前事是儘管叫失望我們決不因此就灰心短

氣目為悲觀是無益的且失望必一定就要悲觀我們愈覺得不
 滿足就要向上努力再說現在種種現象雖然沒有十分進步却
 是望進步的方向走譬如從前國家無論何種國體政體變來變
 去總要把他的基礎築在不平階級上今日趨勢這階級要漸
 漸站不住了從前政治無論怎麼樣文明總說不了強權色涵武
 力互內和秘密兩種毛病因為政治和社會經濟分開並且把政
 治壓在經濟上頭所以這兩種毛病越發利害今日政治已漸漸
 變為經濟化強權和秘密的毛病定歸一天可以除掉他國際的
 關係到了國內根本問題解決後之當然也隨同解決了個人方
 面從前教育不普及並且不得法貧苦的人簡直無知無識在通
 了一生有錢人家雖然得受教育但是學會本領之後說他對於
 社會有什麼貢獻只怕千百人中不得其一再說產業方面主政
 美分業制度之下人類變為機械的奴隸強制的單調的這種奴
 隸恐怕比農業時代手工時代的奴隸還要不如今日教育是人

江甯省通志卷之...

類普遍的的要求性的分別境過的分別以後都要打破凡是一個
 人都應相當同等的教育學校與社會要打成一片并要教育人
 教的普及兼教育方法的普及看專門學者的教育和強人修
 習非其所需用之科目皆是錯誤的方法看專門學者產業方面這種極端分
 業制度以後也一定會打破人格和自由的觀一天發達一天自
 然會要求產業的自治創製製造的自由這種要求現在已經發
 端了從前科學在歐洲雖然早已發達然因為宗教影響將近一
 千年始不起頭來就是十七世紀以後科學家雖然變了態度然
 純理方面與應用方面總未見十分溝通今日科學的態度與前
 不同一天比一天真定經濟明白精確有規律有組織有希望無
 論互物質的方面或人生哲學的方面都受用得著從前多少問
 題一彼一此永隔不清的今日以科學的精神來觀察他也很可
 以從複雜之中求得簡單的標準譬如實際生活這一個標準大
 概現代思想都是承認的把這標準可以解決許多方面複雜問

題上文所說的，國家社會各問題，當然離不了實際生活，就是科學問題。多事和我們生活上都有直接或間接的關係。我國科學思想之不發達，就是誤認科學為專屬於機械的物質的方面。我們曉得科學乃是人類最忠實的朋友。人類有穿衣吃飯種種的需要，科學能夠幫助我們經營進步。人類有下等動物所無之求知の本能，科學能證明其合理，糾正其虛妄。我們最大毛病是空想科學，恰好醫治這個毛病。我們最大希望是求真理，科學能鼓勵這個希望。凡事總是要研究他，試驗他，不敢武斷，不肯盲從。不存成見，不厭煩難，不怕失敗，不求遠成。這種精神，就是合於實際生活的。一個標準，再說宗教問題，也因為生活狀態，不能使人滿意，所以發生宗教的需求。又因為或種宗教距離實際的生活太遠，所以宗教改革的需求。又結之而起，改革宗教自然是文學哲學觀一元的。把許多人類頭腦都弄昏了，究竟無非某學派之一種。

這回會通志的...

二四

主張某時代之一種風氣。若說到科學的精神，是要老老實實，通明瞭，無所謂那派主張那一派反對。說出一句話，是代表事實的，不是代表意見的。因為生活不是我一個人，的關係，實際的生活，不是我可以隨嘴裡做的。道理所以不合於實際生活的文學，就沒有多大價值。哲學也是如此。從前偏重知識的學派，固然不對。後來偏重行為學派，也未見全是有個極容易判斷的道理。請問我們生活上實際是否只有知識？我們拿起腿就走，不必知道水只有行為就夠了，不必再有知識。我們儘坐著思想，再不拿來實地改驗，所有知識就是發生於自己頭腦裏邊。一面消滅於自己頭腦裏邊，究竟有什麼用處？由這極淺的道理來看，他也可曉得專講知識或專重行為，都是不成話。科學的精神，是要我們把編起來開門，能將這個編對這個門，這是知識。要拿鑰匙去試他，不能等他有開。這是行為。今日用科學方法來解決實際生活問題。

很像已經得到鑰匙。大有闢門的希望了。有什麼不可以樂觀呢。是際生活不是刻板的。他是時時變化。跟着時時進步。所以現在一切問題都非一成不變。今日雖不滿足。安知沒有滿足的那一天。況且不滿足就是從實際下手的結果。若單是抽象的空想也。就容易自己慰藉自己了。再說到人生本是一體的。所有有機的和社會的遺傳。逸壇原是永無窮盡的。我們現在的生活就是無窮無盡中間一個過程。可見得一息不能放鬆。不容退怯。人人都有的。現任的責任及將來的希望。遠庸所謂樂觀也就是這個意思。我願時常以此自勉。并願大家一同努力。我就把上邊遠庸所說的話再引來做個本篇的結論。

吾敢斷言一切所為
 吾敢斷言最後之光輝

必燦爛而無極
 無非進步

民國八年十二月林志鈞序

